



雲林

報導文學

第四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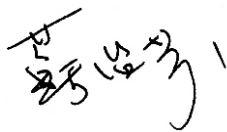
縣長序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類」徵選活動已然邁入第四個年頭，本屆（97年）徵選共分為短篇小說與報導文學兩個項目，參賽作品的質量與往年相較，已有提升的趨勢，題材也更朝多元化發展，顯見本府同仁和諸位評審委員致力推展文學風氣的苦心已有成效。

文學創作的過程十分艱辛，除了天賦，閱讀、敏銳的感受力外，尤須佐以豐富及深切的人生閱歷，一名作家的養成，因有賴於自身努力與天份，惟政府和社會大眾的支持鼓勵更是不可或缺的養份，本府秉持這個理念持續舉辦這項活動。

本冊作品專輯收錄了作者的心血，也收集評審委員們的用心，文學所表達的意涵必須和民眾形成互動才能產生價值，期盼能藉由本專輯的出版，對於本縣文學創作風氣的提升有推波助瀾的效果。序末 治芬 和閱讀謹祝福各位福慧增長，萬事如意。

雲林縣 縣長



目 錄

報導文學類

- 1-5 》報導文學類評審感言
- 4-19 》夢想乘風翱翔的林內紫班蝶
- 22-37 》探訪第一街-虎尾中山路的故事
- 40-58 》雲林糖事
- 60-77 》失足50年-雲嘉南沿海地區的「烏腳病」歲月

短篇小說類

- 79 》短篇小說類評審感言
- 82-98 》晚禱之地
- 100-110 》大頭茶
- 112-128 》母與子
- 130-143 》歸人
- 144-156 》「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要點
- 157-158 》評審委員簡介

報導文學評審感言

黃信堯

今年報導文學件數唯僅九件，雖然數量不多，但題材也算多元，且均屬深耕雲林地方，在長期累積下所得的寶貴資料。其內容包含自然生態、老街故事、糖業史話、區域疾病、醫學研究、人物故事、民俗節慶、族群歷史、稻米文化等，其多面向的探索均展現雲林多元豐富的人文與生態特色。然若以報導文學本質加以討論，會發現此次報名作品，均較缺乏「報導」的性格與「文學」的特質。

針對本次作品特質，評審會議上一致認為多屬田野採集、史料收集、資訊匯整等，將其背後龐大的資料庫做一系統整理。缺乏了報導文學中應有的自身觀點與文學價值。這些資料庫應是進行所謂報導文學創作重要的動力與資產，而非直接轉換成作品。如果能多投入一點個人對土地的情感，提升為一深具文學性、美感的文學作品，報導出更令人動容的雲林故事，將會激發並帶動更多作者投入雲林報導文學；但另一方面，又不可否認在這些作者的努力下，一點一滴拼湊出雲林繁複的樣貌。

以第一名的作品「讓夢想乘風翱翔的林內紫斑蝶」為例，評審一致認為其完全符合報導文學之性格。評審以「發展中的環保議題，經由介入的、關懷的立場探索自然保育生態，感情洋溢、深刻動人，並對地方事務提供關注」，做為其獲得首獎肯定的評語。在第二名的「探訪第一街—虎尾中山路的故事」作品中，其獲獎理由評審認為「虎尾第一街(中山路)的精彩，作者如數家珍，而且有實地的調查，並進行展然，結構完整，井井有條，圖文並茂；惟中山路上的故事，另有溫馨感人的部份，尚有發揮的空間。」

在第三名與佳作之間，評審會議有多做討論，最後在進行投票後，選出「雲林糖事」為第三名，其得獎評言為「作者出身蔗糖之家，對雲林糖農發展十分熟稔，透過報導，留下許多相關的地方珍貴史料，讀者撫今追昔，不無感慨」。另外，佳作則頒給「失足50年——雲嘉南沿海地區的「烏腳病」歲月」，評審認為「探討醫療史中，有關烏腳的雲嘉南紀事，平實真摯」。

得獎的這四部作品，均以土地人民做為出發，藉由人與土地、自然、農業、生命、疾病，試圖勾勒出雲林地方樣貌，表達雲林地方之美。

讓夢想乘風翱翔的林內紫斑蝶》

報導文學首獎

周佳靜



周佳靜

個人簡介 》

74年生，筆名：翔宇，目前就讀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大四學生。

評審評語 》

發展中的環保議題，任由介入的，關懷的立場探索自生保育生態，感情洋溢、深刻動人，並對地方事物提供關注。

得獎感言 》

謝謝評審的肯定、家人的支持，以及家鄉物、景、地的深情相伴，這場人與自然無比靜默的相聲，方能在厚實的掌聲中靦腆登場，謝謝您們。原本鬆動的執筆之手，終於又逐漸緊密起來。

讓夢想乘風翱翔的林內紫斑蝶

周佳靜

絮語

一片落葉算不算隕落，一陣塵土算不算飄零，一座遷徙的空中蝶道算不算珍寶？我只知道當蝶翼在空中撲飛時，我聽到自然界悲切的呼喚。

躺臥在青草地上，委身在大地柔情的懷抱裡，一切都在我的視線內和緩而平靜地推移著，朝露的冰涼與草莖微微的搔癢感，清晰地腳底傳到我的心坎，西雅圖酋長之語幽幽地在微風中盪漾：「人類只是生命之網中的一根絲線，不是編織者，若所有動物都消失了，我們也會一併葬身在心靈最深處的空虛寂寞中。所有的一切彼此都有關聯性，加諸在大地的傷害，終將應驗在自己身上，因為大地不屬於人類，而人類卻屬於大地啊！」

緣起

期末考後，準備返家的前夕，和友人一同造訪了台中的勤美誠品，原本埋首在書堆的我，由於友人的不經意提問：「妳知道妳的家鄉林內，有聞名全國的八色鳥嗎？湖本居民為搶救環境自主權並保護八色鳥的棲息地所投注的努力，讓我相當相當傾心，改天有機會我們一起去造訪湖本村吧！」我的閱讀思維嘎然而止了，而她卻什麼都不曾發生似地繼續在書海中遨遊。「身為北部人的她，竟然能對雲林的各種鳥類如數家珍，甚至願意親自造訪湖本村，以行動來肯定當地居民對生態保育的用心，而居住在林內鄉的我，卻不曾細究它的一切」，我的心海瞬間捲起千堆萬丈高的浪花。希冀深入瞭解家鄉的風土民情

和自然生態的渴求，就這麼在我的耳渦裡不停地迴響，愈來愈頻繁，愈來愈清晰，我終於闔上手中的繪本，起身，走向紫斑蝶，我決定追隨這位讓林內躍上國際舞台之重要功臣的芳蹤，以堅定的信念完成林內深度之旅。

紫蝶迷蹤

清晨第一道曙光穿越樹林，灑落在「熊出沒，勿近！蝶出沒，快來！」的圓形看板上之際，一隻舞動著春季溫柔的圓翅紫斑蝶，從我眼前飛閃而過，那翅背上的白點和紫光，像飛旋的彩帶，以驚人的速度旋繞在我僵硬的筋絡與心脈的秘密上，讓我的腦葉除了顫抖外，完全不具思辨的能力，讓我不禁一度懷疑這是不是一場過於興奮而產生的紫色幻夢。

忽覺陽光翕然有聲，原來是天風帶著一群綿羊雲，在群山之間放牧，我敞開雙臂，躺臥在山巔的石椅上，讓思緒恣意地在烟靄中迷航。

大幅飛揚的雲霓，在光與影的交錯中，不停地絞扭糾纏，彷彿要翻轉世界似地覆壓在我的臉上，心，猛然騷動起來，然端紫斑蝶卻無視這翻天動地的能量，依然輕柔地拍動著牠的翅翼，循著崢嶸山岩的陡坡面，朝著大花咸豐草飄流而來。

滲入了胡蜂嗡嗡聲的圖鑑，被旋風翻閱地沙沙作響，紫斑蝶從扉頁裡竄飛而出。

一場跨世代的遷徙之旅，就在滿掌都是落葉的驚呼聲中展開。

台灣本土種的紫斑蝶屬於「熱帶起源森林性」蝴蝶，牠們的體質並不耐寒，所以只要荻花在湖澤的藍睛裡消失，蒼茫的天空佈滿一片蕭索之際，紫斑蝶就會展開滑翔翼似的狹長雙翅，大規模地朝著水源充足、有茂密的植被以及坐北朝南，能有

效阻擋東北季風侵襲的山谷前進，因而形成著名的紫蝶幽谷，與墨西哥帝王蝶谷同列為世界「唯二」的越冬型蝴蝶谷。

當朔風光化而逝，濕潤的空氣裡捎來新翻泥土的氣息，紫斑蝶才會辭別亞熱帶棲息地，進而在故鄉殷切的呼喚聲中，穿越時間的風暴，再度回到林內鄉蔚藍的天空。

這段跨世代的遷徙旅程，讓我們可以在潮濕的河岸邊輕易地發現合翅成石的紫斑蝶，正旁若無人地群聚在吸水一起吸水的身影，對此，台灣紫斑蝶生態保育協會理事長陳瑞祥便曾鉅細靡遺地解釋道：「紫斑蝶在越冬期間不論雄蝶還是雌蝶都會群聚在溪畔吸水，以補充體內的水分並做為脂肪水解之用；而春季遷徙時，卻只有雄蝶會在河岸邊吸水，這是因為雄蝶必須藉由攝水行為，把溪畔裡的礦物質先儲存在精胞中，等到交配時，再透過體內的『離子震盪器』把鈉離子傳給雌蝶，以提升子代的存活率，由此可知，『吸水』是紫斑蝶提升繁殖力之不可或缺的行為。」

鹽分，除了是為下一代儲存的生存滋味外，就某種程度而言，它還是一道意味者生命的氣味，我想。

夾置在圖鑑裡的相片，緩緩飄落在我的足尖左前方五十公分處，照片中那群聚集在一起吸水的紫斑蝶，彷彿正在排列組合象形文字的學者，當我過於接近時，牠們馬上驚飛離去，直到我以退兩步、進一步的怪異姿態遠離溪畔之後，牠們才願意重返水面，繼續深究古文字的奧義。

我總覺得人類與自然界之間，存在著某種靈性的生命需索契約。今日仍為數眾多的紫斑蝶，雖然不像瀕臨絕種的生物需要我們迫切的保育，然而這卻說明了隨處可見的紫斑蝶，其實是讓生態系統得以維持平衡機能的重要磐石，一旦牠們滅絕了，所關涉的將不只是食物鏈裡支持較勁的生存網絡之瓦解，它

還關涉了生命之間精神交流的失語，而這除了會剝奪我們身為清幽景致之代言者的身分外，還會讓我們被冠上摧殘者的惡名，甚至淹沒在眾聲喧嘩的批判聲浪中，所以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才會在《瀕危的地球》一書中，透過拉斐爾為梵諦岡的簽字大廳所繪製的「雅典學院」壁畫，強調人與自然其實是一個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

思維，漸漸凝止在異常透明的空氣中。

幻化的彩衣

紫斑蝶的雙翼，是由物理色的覆鱗多層次結構而成，當光線射入鱗片的縫隙時，特定波長的微粒子就會在內部的晶體突起處不斷地進行反射、折射和繞射，因而引發寓言性的絢麗色彩，這與三菱鏡的原理是極為相似的。



◎端紫斑蝶訪大花咸豐草

如果我們細究之，甚至可以察覺蝶翼上的幻色其實大不相同的事實，端紫斑蝶翅翼上的藍，有如西藏高原上的海子一般，亮麗中還閃耀著一潭湖水藍；斯氏紫斑蝶則瀰漫著法國雅維儂莊園秋收之際，讓人微醺的果香紫；圓翅紫斑蝶則如一襲高貴的紫黑色燕尾服，絨質布料中還透著一道內斂的光芒；至於最後豎場的小紫斑蝶，則是身材嬌小的光之藝術家，牠能將藏藍色和靛青色淋漓盡致地調合在一起，進而迸發一抹讓人迷戀的瑩紫色。

蝶翼的鱗片，其實還涉及了熱能的吸收：深色有利吸熱，淺色則能反射高溫的陽光。由此可知，蝴蝶身上的彩衣，不只是一幅關乎美學的浪漫畫作，還是一則關乎鬥爭、生存與演化的寓言，正說明了我們眼中所謂的「繽紛」，對紫斑蝶而言，

其實是一道用來警告視覺性掠食者自己身上有毒的警戒色。

奮力穿越重重的人牆後，我終於和倒掛在細綆絡石上的黃金蛹，有了短暫的零距離接觸，原以為蝶蛹會閃爍著瑩燦的金黃色澤，想不到它竟然烏黑到發出銀色光輝，這讓所有參加「紫斑蝶生態導覽人才培訓研習營」的學員，不約而同地露出嘴裡像含著一枚檸檬片而合不上雙唇的驚訝表情，台灣紫斑蝶生態保育協會副理事長陳瑞祥老師，馬上漾著像初昇朝陽般清麗的笑容為我們解釋道：「蝶蛹的色澤會隨著時間產生變化，剛開始是淺綠色的，接著會變成金屬色，最後則在羽化之前，轉變成暗黑色，這時如果細心觀察，甚至可以隱約看見瑟縮在蛹壁內側的紫斑蝶。」

下課鐘聲悠揚地響起，離開教室前，我忍不住回頭望了一眼投射在白色螢幕上的影像，那張終齡幼蟲將自己的身體捲曲成「J」字型倒掛在樹枝上的畫面，一道無可挑剔的拋物線，在我的心中纏繞出好大一個問號：「是不是所有的生命，都必須先褪下舊皮，撕裂曩昔的自我後，才能展開下一段嶄新的旅程呢？」

思考的縫隙間，端紫斑蝶拍動著自隱喻死亡的金色鏈狀紋間掙脫而出的柔濕翅膀飛臨在我眼前，回應了我的疑慮，我終於查覺到一個事實：「紫斑蝶，是光，是一道可以引領林內走向未來，走向復興的曙光」。

夕陽的餘暉像升起的屢屢炊煙，緩緩浮動在古色古香的窗櫺間，我想我知道「J」字的象徵涵義了，它就是Join的縮寫，夢想的具象化，只要我們願意掙脫塵世的枷鎖，擺脫現實的羈絆，「加入」林內鄉這個大家族，我們一定可以締造一則關於老鎮新生的傳奇。

微涼，夢想還在燃燒著……。

「龍」飛「蝶」舞的愛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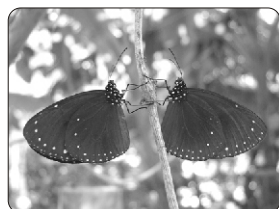
帶著輕便的裝備，邁著愉悅的步伐，哼著輕快的口訣：「小紫點一邊，圓翅兩面點，斯氏有三點，端紫亂亂點」，我的龍過脈森林之旅就這麼精神抖擻地展開了，清幽的樹林間，傳來七里香交頭接耳的細語聲，沙沙沙地洩露了春的訊息。昨夜料峭的急雨，讓今晨的林蔭步道朝氣蓬勃，柔嫩的葉脈滾動著晶瑩的雨珠，嬌羞的花瓣剔透著銀亮的雨痕，空氣中滿是新生的氣息。

一對圓翅紫斑蝶從樹冠滑行而下，彷彿恩賜地平落在我的腳尖前，我的雙臂因而起了疙瘩，手心更是不住地釋放汗水，就在我準備按下快門之際，微風輕輕一抹，雌蝶迅速展翅，以揉和了挑逗、違逆的舞姿，開始在我眼前盤旋，為了捕捉她展翅飛行時所散發的湛藍色光芒，我亦步亦趨地追隨著她的娉婷，完全遺忘了雄蝶仍停憩在階砌上的英姿，直至他飽含柔情地掠過我的帽沿，我才驚覺失策的事實。

陽光的季節，是釋放性費洛蒙（pheromone）的季節，它們細微如光塵粒子漂浮在空中，藉由不斷地糾纏撞擊，紡錘出一條又一條的愛情絲線，雖然我的雙眼一無所悉，但我知道它確實存在。

循著風，雄蝶以熟練的舞步，趕上前頭揮著紫藍色旗幟的雌蝶，然後在她身上數公分處，用一種溫柔的飛行磨挲著雌蝶的翅翼，釋放令「蝶」怦然心動的隱形氣味，牠們以充滿韻律的華爾滋持續共舞十分鐘，翻飛的愛情絲線，將紫斑蝶微微顫抖的雙翼，緊緊纏繞在一起。

嗅覺遲鈍的我，雖然無法聞賞綿綿不絕的愛情氣味，然透



◎深情相望的紫斑蝶

過紫斑蝶數以千計的觸角偵測器之破譯後，我的心版終於感受到柔情蜜意的波動。

一輪圓月，輕啟幃幕，靜悄悄地移動蓮步，從古老的山谷裡昇上了蒼勁的樹梢，銀色的光輝像珍珠一樣透過相思林灑滿龍過脈，不遠處的矮樹叢裡傳來蛙鳴的野趣，再無人語。



◎龍過脈森林步道

感動，保存在星羅棋布的時空中。

國道讓蝶

每年的三月底四月初，是紫斑蝶過境林內的高峰期，由於最大蝶流量常出現在4月5日的清明節前後，所以紫斑蝶又有「清明蝶」之稱。

此時的國道三號因為民眾返鄉祭祖時的主要幹道，所以路面常會出現令人不忍視睹的畫面——遍地蝶屍，所幸經由成功國小主任曾振南和尖端公司導演鄭文斌的拍攝與揭露，以及義守大學教授辛勤奔走和提案的雙重合作之下，終於讓國道高速公路李泰明局長理解到事態的嚴重性，因而在林內創建了前所未見的生物保育廊道。

只要紫斑蝶的流量，在每分鐘的單位樣區內達到500隻，高公局就會立即封閉外側車道，以茲作為紫斑蝶飛行時的緩衝區，保護紫斑蝶免於車潮的高速撞擊，然由於此方案是立基在不影響國人用路權益下的妥協策略，所以當蝶流量低弭之際，紫斑蝶依然會傷亡。

為完成紫斑蝶零傷亡的終極目標，高公局進一步在國道三號林內路段的高架橋架上方，架設了長20公尺，高2.5公尺的尼龍防護網，並在高架橋的下方裝設了200支40瓦的燈管，希望

藉由昆蟲的趨光性，引導紫斑蝶從橋墩下方通過，然義守大學土木與生態工程學系的助理教授鄭瑞富卻表示：「由於人造光源難以達到自然光源的平行導向作用，所以近日的引導成效並不彰，紫斑蝶還是大量地朝上方飛行。」

由此推知，協助紫斑蝶提高飛行高度的網狀防護網，將是未來用來護蝶的主要裝置，可是詹家龍老師卻語出驚人地告訴我們：「多數人都會認為網狀廊道是最可行的方案，然而對遷徙中的紫斑蝶而言，牠們卻是不折不扣的大型阻礙物，因為它會迫使紫斑蝶以繞道、改道，甚至以超乎尋常的高密度飛行量通過防護網兩側，因而造成紫斑蝶更大的傷亡。由於紫斑蝶在度冬後，體內的脂肪體已所剩無幾，若此時又必須穿越因高度估算錯誤而過高的防護網，這對羸弱的紫斑蝶而言，無疑是一場艱辛的遷徙之旅。」

然這是否宣告了高公局在生物保育上所做的努力，全然徒勞無功了呢？我想國際媒體BBC的採訪報導，就是對全民護蝶運動最好的肯定。

雖然我們尚未達成紫斑蝶零傷亡的終極目標，然人類與自然界的疏離面紗，卻已被我們成功揭除，不停在我耳畔翩飛的端紫斑蝶，藉由低聲的祕語，回應了我們的嘆息，我試著墊起腳尖，在那靠不住的立足點上，把風中震盪的物語，完整地收進心坎。

我是大地，從地上發芽的一朵耳。

順著陽光一顫一顫躍動來的方向望去，我看見成功國小的師生，忙著標放解說紫斑蝶的專注神情，我突然憶起生態作家吳明益與自我對話的一段感性文字：「我的零散紀錄紙上所記載的不只是一個假說實證的過程，它還扮演了輔助記憶的角色是年老時可能還要拿出來溫習一遍的物事，是一種檢視自己」

怎麼過」的一種儀式，而不是追求「獲得什麼」的算計。對我來說，純粹地從這些模式中獲得驚喜與美感，並循此理解、想像自己，或許是筆記錄紙上多一種新物種還要要緊的事。」我，不由自主地漾起一抹瞭然的笑容，原來那看似為了讓指尖保持靈活度的書寫，其實還鐫刻了「生態與教學」合而為一的喜悅。

關於生命，也許我們無法捍衛全部的紫斑蝶，但我深信隨著時間的遞嬗，牠們的傷亡量一定可以逐年降低，即使零傷亡的使命無法完成，我們對生態保育的用心，一定也可以傳遞給亡佚在國道上的蝶魂。

死亡是紫斑蝶，翔集也是。

翔集的夢想

奮力向空中翔翹的蝶群，那強韌的生存意志，喚醒了我們心中無以名狀的感動，一代的紫斑蝶也許無法完成全部的遷徙，然新生的紫斑蝶會接續跨世代的旅程，飛行也許會斷會續，然而牠們的遷徙的信念卻經年累月不變，當一隻紫斑蝶起飛，上千隻的紫斑蝶也飛起來了，整片森林的葉子瞬間化為火燄，朝北方熊熊的蔓延而去，也許是潛藏在心底的期待，加深了我們親眼目睹時的震撼，所以陳瑞祥老師才會為了描述難以計量的紫斑蝶翔集在蒼穹時，所形成的赤褐色蝶河而手舞足蹈，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當時振人心弦的畫面彷彿已全部收攝在老師那星辰般晶亮的雙瞳之中。

也許我們都應該改變與大自然共處時的思維，漸漸相信紫斑蝶就是流動在我們每個人體內的生存意志，保護紫斑蝶，就是保護自己，就是促使林內重生的契機。

每當寒暑假我從台中返回林內，在步下火車站的台階之前

，我總會睇望眼前這片被譽為林內鄉最繁華的廣場，笑容凝結，我的心，惆悵了，因為街道上滿是大門深鎖的鐵皮屋，以及慘澹經營的商店。或許這裡的每棟建築物都曾有一段不凡的故事，可是曩昔的繁華已逝，現今的林內商圈只存在著人去樓空的事實。

我想沉睡在安穩中的林內鄉是該甦醒了，誠如西諺所云：「當你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時，你一定要去確認它；當你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時，你則必須去改變它。」

今日的自然生態已為我們林內鄉儲備了足夠的觀光能量，莫氏樹蛙覷著嬰孩的眼神殷切地等待訪客的到來，而紫斑蝶也努力地攀越防護網，回應國人的企盼，如果我們願意拋棄柔弱的猶豫、畏怯的牢騷，我深信，林內風華一定可以再現。

然這是否意謂著，我們可以一廂情願地把自然界的生態環境，規劃成我們認為最適合紫斑蝶繁殖的理想國度呢？生態研習營中，某位學員的深情建言，悠悠地在我的心坎裡回盪：「是不是只要廣植紫斑蝶所喜愛的食草，並將林內的生態環境營造成和竹南一樣適合紫斑蝶繁殖的棲息地，就能讓紫斑蝶長期定居在林內，免除牠們跋山涉水的辛勞呢？」

原本振筆疾書的我，瞬間擱下了筆。

疑惑有如生命力旺盛的榛蕪，迅速在我的心田蔓延開來，假若夾道上真的大量栽植了盤龍木、牛奶榕、羊角藤和細梗絡石，並成功吸引紫斑蝶前來林內落腳繁殖，然卻因此破壞了其他植物的生存場域，這真的可以稱為完善的保育行動嗎？林內風光所蘊藏的原始野性，會不會在這精心設計的「自然」生態中消失殆盡呢？

在體驗自然、讚嘆美景之前，我們是否也應該學習去正視並接受自然環境的生存之道呢？

午後的林內鄉，天空閃動著沉思的光。紫斑蝶和林內鄉民都在沉思著。

關於生態保育，也許我們不需以回歸荒野作為唯一的依歸，但對於自然界的生存法則，我們也應該試著把自主權還給牠們，否則對自然界的生物而言，這是變相的干涉，而非深情的守護，美國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認為，真正的保育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人類必須提供「所有與人類一同在進化旅程中的夥伴」生存的空間，因為其他生命也同樣具有內在的生存價值，如果只是為了滿足遠道而來的國際媒體和觀光客希望目睹成千上萬的紫斑蝶翔集在空中的畫面，而特意介入林內的生態環境，這是不是會造成單一族群的扭曲膨脹呢？或許我們在保育紫斑蝶的同時，也應該讓其貌不揚的小灰蝶，其所賴以維生的蜜源植物擁有繁殖的空間，才不會讓閃動著光之軀的紫斑蝶，成為自然界裡隱喻性的霸權。

創意整合，林內起飛

研習營結束的前半小時，擔任紫斑蝶生態保育協會常務監事的李銘崇老師為我們設計了「蝶」對「蝶」的問答活動，希望我們能把兩個星期以來的課程內容再反芻一遍，當老師的說明一結束，我馬上高舉右手，一骨碌地把沉積在心中關於紫斑蝶的疑問提出：「台中大肚山、彰化八卦山以及林內觸口，每年都是紫斑蝶春季遷徙時的中繼站，請問這三處的差異性為何呢？當遊客有這方面的疑慮時，我們應該如何回應，才能正確地告訴他們林內在紫斑蝶南北向的遷徙路徑上之重要性和獨特性呢？」

李老師答道：「林內觸口是紫斑蝶向北飛行的重要門戶，經過雲林縣之後，紫斑蝶在空中集體飛翔的畫面就很難看的見

，因為蝶群會朝各個方向散逸，只有零星的個體會出現在八卦山的天空；台中都會公園，則透過大量種植蜜源植物的人為方式，吸引碎裂化的蝶群過境台中，由此可知，遼闊的天然腹地，以及成群結隊的紫斑蝶，乃林內發展生態觀光的主要優勢，因中部最大的蝶流量常出現在此。」聽完老師詳盡的解說後，所有參加研習營的學員無不露出欣喜的笑容，因為這對才在觀光界即將展翅起飛的林內而言，無疑是一碗強而有力的定心劑。

然而我的心卻莫名地慌了起來，因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環境教育中心主任陳建志的看法突然在我的腦袋中嗡嗡作響：「大自然的生物多樣性是波動成長的，不應過度解讀，地方政府如果想要將紫斑蝶做為鄉鎮發展的契機，絕對不能只靠一年之中，紫斑蝶過境林內的那幾天，應先落實「社區總體營造」的策略，才能真正將紫斑蝶的季節性遷徙與當地的產業做結合，使之成為名符其實的生態旅遊，如此才能進一步完成帶動地方經濟成長的使命。」

關於精緻化的生態導覽旅遊，我認為林內鄉仍處於兵馬倥傯的狀態，尚未完成迎接數千名觀光客湧入時的前置作業，由於林內鄉長邱世文把紫斑蝶季視為一項可以永續經營的志業，所以如何讓訪客在每年春節都能回流，乃是我們林內未來在發展生態導覽時所應優先考量的議題。縱然「遊客的數量多寡」不是評判觀光導覽是否成功的唯一依據，然我們卻必須瞭然於心的是：如果林內的紫斑蝶季想要在台灣觀光界成功取得一席之地的話，遊客量仍是功不可沒的主要功臣！而這終極目標則必須立基在完善的公共建設、鄉民的認同感、遊客的參與、資源整合以及周全的配套措施上方能達成，否則我們林內鄉的集體夢想，充其量就只是一場在無涯涘的圓圈中航行的幻夢，終

無實現的可能性，因為我們在生態觀光上，缺乏可以群策群力的向心力！

我個人認為地方政府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對林內進行資源的整合和思維的革新：

（一）研發水果風味餐

對今日追求高優質生活型態的民眾而言，生態旅遊是假日不可或缺的休閒活動，所以如何讓觀光深度化，並讓參訪的遊客在身心靈上都能獲得sightseeing和eating的滿足，將是林內紫斑蝶季必然會面臨到的課題。就實體消費而言，我們雖然無法提供高規格的接待，但透過林內鄉豐富的農特產，我們一定可以在料理上取得絕對的優勢，因參訪的遊客決不可能在外地逗留三小時後就火速返家，他們一定會攜家帶眷地在當地覓食完後才離開，換言之，如果我們可以先抓住觀光客的胃，就能進一步擄獲他們再訪紫斑蝶的心。

因此我們必須先聘請頂級的專業廚師，為林內的木瓜和牛奶鳳梨量身訂製十二道料理，讓遊客得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自由搭配菜色，享受多樣化、規格化、專業化和在地化的水果風味餐，而主廚的一流廚藝，則必須開設專業的烹飪課程，提升了林內鄉婦女的烹飪實力之後，方能獲得傳承，由此可知，如果能善用林內的獨特性，就能完成「滿足遊客的口腹之欲，實現二度就業婦女之渴望貼補家用的心願，以及提升林內鄉農產品能見度」的目標。

（二）培植給薪制的解說員

由於志工常被視為用來節省人事成本的替代成員，而非服務力量的延伸，所以機關團體常會漠視他們渴望獲得尊重和成

就感的需求，這對生態導覽而言，絕對是一道無形的傷害，原本應成為遊客、鄉民和地方政府之溝通管道的志工，卻因合作網絡的不完善，而變成交流的斷層帶，這事倍功半的成效，勢必重創紫斑蝶季的觀光形象，所以我認為地方政府除了應挹注經費，厚植充滿活力的青少年之導覽解說的實力之外，更應該釋出工讀機會予鄉內的莘莘學子，讓他們藉由對家鄉事務的實際參與，深度認識自己的家鄉，進而提升對林內鄉的認同感。

（三）建立完善的「影像」服務

只要遊客的身影一抽離觀光地，所有「以客為尊」的服務就會嘎然而止，這對觀光客的回流量，絕無任何實質上的幫助，我們究竟應採取什麼方案，才能延長對曾經參與紫斑蝶季的遊客之服務時效呢？我認為我們可以把長期拍攝紫斑蝶的影像紀錄，上傳至林內紫斑蝶的專屬部落格中，讓民眾透過清晰的視訊，隨時隨地掌握紫斑蝶的最新動向，這貼心的影像服務，一定能強化遊客的渴求—再度拜訪林內以目睹紫斑蝶成群結隊地翔集在藍盈盈的天空中。

霧散，雲開，雨歇，曙曦斜斜地從落地窗射進來，小麻雀和我一同醒來，一條透明的煌煌光柱，橫過房間，形成一道光的河流，蝶翼的氣味，隨著逐漸清晰的思緒，慢慢強烈起來，在嗅覺細胞與回憶連結的紀錄冊裡，那詩化的味道簽了名，讓我在可能與不可能的認知裡，除了凝視自然界的規律外，還發現了某種不可抗拒的可能。

待振的夢想，隨著白灼的金絲，展開那長帆似的雙翼，在藍空中划行，向遠方逸去。

參考資料

1. 《紫斑蝶》，詹家龍，晨星出版社，台北，2008年6月
2. 《蝶道》，吳明益，二魚文化，台北，2004年1月
3. 台灣蝴蝶保育協會<http://www.butterfly.org.tw/home.php>
4. 台灣紫斑蝶生態保育協會<http://cc428jane.myweb.hinet.net/>
5. 林內鄉公所<http://www.linnei.gov.tw/>
6. 林內鄉成功國小<http://www.ckes.ylc.edu.tw/xoops/>

探訪第一街—虎尾中山路的故事》

報導文學第二名

黃文榮



黃文榮

個人簡介 》

66年生，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畢業。現職嘉義高商歷史科教師。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

曾獲 》

9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優選〈戀戀糖鄉〉

96年社造在諸羅徵文比賽首獎〈訪圓林仔社區〉

評審評語 》

虎尾第一街(中山路)的精彩，作者如數家珍，而且有實地的

調查，並進行展然，結構完整，井井有條，圖文並茂；惟中山路上的故事，另有溫馨感人的部份，尚有發揮的空間。

得獎感言 》

能夠在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類中獲得第二名，我個人深感榮耀，一方面代表自己的寫作受到評審肯定，另一方面，對這次的主题，能夠受到青睞，也頗感高興。雲林是一個美麗的地方，有不少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但它卻缺少包裝、行銷，以致於乏人問津。透過本文，除了介紹自己的家鄉一虎尾外，同時希望喚醒大家關注這些有形的文化資產，保護、愛惜它們。我相信其他縣市能做到的，雲林人也能做到的。

探訪第一街—虎尾中山路的故事

黃文榮

雲林縣虎尾鎮舊稱五間厝，自乾隆24年郭、林二姓開拓後，就因為陸上交通與農業發展受阻於虎尾溪，加上地處彰化、嘉義二縣交界，盜匪出沒不定，讓後續開拓工作停滯不前。直到日資的進入與新式糖廠的設置，這裡才從杳無人跡的荒地，誕生了虎尾街。在這段發展過程中，中山路扮演著重要角色。不但是虎尾發源的起點，更有以虎尾糖廠為中心的製糖產業，以虎尾貨物掛為主的運輸產業，以虎尾郡役所為核心的行政中心，是見證虎尾近代發展的重要象徵。小時候到公園玩，經過中山路，沿途的各式街屋與建築，常引起我的好奇。長大後，由於所學與對家鄉的情感，讓我有一探究竟的動力，希望透過自己的訪查，將中山路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讓更多人了解虎尾的美。



◎虎尾鎮地圖

虎尾第一街的出現

中山路之所以被稱為虎尾第一街，並不是因為它的熱鬧程度，而是從歷史角度的觀察，中山路是街內最早的商業街路而稱。虎尾第一街的出現，正如虎尾的崛起一樣，糖廠的設置是重要因素。明治41（1908）年2月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興建第一工廠，同年11月完工。與此同時，製糖會社也積極招募日本移民來台，甚至一次120戶，166名的移民遷入。面對大規模的移民群，糖廠必須提供一個適當環境，使移民社員可以迅速融入當地，發揮工作能力。因此會社的初期建設，除了方便糖廠作業外，興建員工所需服務，是另一個建設重點。在今日的中山路上仍可見當時的歷史建物，如虎尾溪鐵橋、虎尾糖廠、虎尾公園、虎尾車站等，形成了中山路的南段。

明治43（1910）年糖廠興建貨物掛，以作為鐵路貨運經由糖廠鐵路進入虎尾後，轉運存放的據點。這一交通據點，不只聚集南來北往的貨物，也吸引絡繹不絕的人潮，因此會社又在車站以西興建16區，共160戶的糖廠市街區與日糖分配所。大正10（1921）年，虎尾庄役場（鎮公所）有鑒於民眾需求，在市街區附近，興建官營小賣市場，統一管理各式商店，如生魚店、日用品店、鳥獸肉店、野菜店、食料雜貨店。糖廠與官營市場帶來的經濟效益，使得台人陸續聚集於中山路，提供生活所需的物品與勞力服務。但由於糖廠的隔離限制，公園附近綠意盎然，景色宜人的宿舍區，僅提供日籍員工居住。至於無法居住於糖廠範圍內的台籍糖廠員工與台人商販，則居住在鐵路以北，形成以糖廠鐵路為界的居住型態，台日間壁壘分明。而這段由糖廠鐵路以北到虎尾郡役所的區段，也就是今天的中山路中北段。

老一輩的人稱中山路為舊市街，是有別於中正路新市街的稱呼。昭和9（1934）年，庄役場以中山路原有市場鄰近鐵路旁，容易發生事故，因此與糖廠協商後，取得中山路東部的糖廠土地，在此興建以新公設市場（今虎尾中央市場）為核心的昭和型商店街（今中正路東段）。在虎尾市街一遊，便可以發現這兩條路段的明顯不同。在建築型態方



◎1930年代的虎尾街地圖

面，中山路大多是台灣式店舖建築，設有亭仔腳，建築材料以木造為主，磚造較少，而中正路則是磚造建築居多。另外，根據日人富田芳郎的研究，日治末期的中山路舊市街，為了迎合製糖會社日籍員工的口味與喜好，開設不少日式餐館，如廣松料理支店、喜又亭高級料理餐館等，又有日式點心店，如木村屋、新義珍、玉珍香以及粹光堂。而新市街的經營行業更為多樣，如中川原興八的昌榮堂、蔡相洲的泰昌隆、楊德生的新協益、謝阿濤的長源行、張清鳳的榮裕行、廖元圭的新源昌、鄭爐的榮豐商店等，都是提供民眾購買衣物、化妝品、玩具、藥品等日用物品的地方。隨著中正路的發展，中山路的服務機能逐漸被取代，喪失了過去的繁華與活力，那段曾是虎尾最熱鬧的市街似乎已走進歷史的洪流中。



◎中山路上的木造舊市街



◎中正路上的磚造新市街

中山路南段巡禮

從虎尾溪畔向北延伸拓展的中山路，過去有許多糖廠的重要

建設，也遍布著商業和行政區，在這條路上可以看到許多令人驚艷的歷史建築，而這些建築背後，都有著動人的故事。首先在中山路的最南端，可以看到鄰近虎尾溪，做為溝通虎尾與斗南交通的虎尾溪鐵橋。這座橋樑原為木造，是明治 40（1907）年，大日本製糖工廠為了運輸建材與原料蔗糖而特別興建的。昭和 6（1931）年，糖廠增架鋼樑及護欄，橋樑才由木造主體轉為鋼鐵建築。民國 42 年政府又在鐵橋右側加建木板橋，提供虎尾溪兩岸居民行走往來。民國 48 年八七水災造成河堤南岸潰堤，為防止水害再生，政府撥款加建鐵橋南段，並增築橋墩與橋孔，形成今日所見的虎尾溪鐵橋。



◎虎尾溪鐵橋

虎尾溪鐵橋不僅是少數行駛糖廠小火車的鐵軌橋，對虎尾人來說，這裡也是民眾遊憩，享受午後時光的休閒去處。孩提時對虎尾溪鐵橋的認識並不多，直到數年前在「虎溪躍渡」活動中，聽到解說員的生動說明，看到五分車載著大小朋友行走在鐵橋上，才有較深入的了解。近幾年在地方人士的努力下，虎尾溪鐵橋成為縣定歷史建築，周圍堤防的美化，令人感到鐵橋的新氣象。希望透過古蹟再利用的方式，虎尾溪鐵橋能再有展翅高飛的一天。

順路而下，在中山路兩旁可以看到雄偉壯闊的虎尾糖廠，與景緻宜人的同心（糖廠）公園。這兩座日治時代的建築，是新舊虎尾人的共同記憶。虎尾糖廠前身是大日本製糖台灣工場，建於 1908 年，1909 開始運作。1911 年，社長藤山雷太以鉅資興建榨糖能力一千英噸的第二工場，1925 年再增設榨糖量一千英噸的機組，即糖廠老員工口中的「第三工廠」，使得虎尾糖廠的榨糖量一躍為三千兩百英噸，超越屏東糖廠，成為台灣第



◎虎尾糖廠

一。全盛時期的虎尾糖廠不僅是政府的金雞母，也為虎尾帶來繁榮的契機。退休的糖廠員工黃嘉益先生指出：「虎尾糖廠員工人數最多時有五千餘人，開工期間雇用季節工、採收以及搬運工人，充分創造就業機會。尤其甘蔗採收期在歲末，正是稻子收割完畢農閒時期，消耗農村剩餘勞力功不可沒」。然而好景不常，這數十年來國際糖價的低迷，製糖對台灣而言，是做越多虧越多，在逐年減低自產糖量的策略下，高層陸續關閉虧損的糖廠。虎尾糖廠雖然倖免於難，但它會不會走上其他糖廠的後塵，卻也無人可以保證。

糖廠對面的寧靜區塊是同心公園，它是糖廠設立後，日人為使宿舍居民，減少空氣污染之害，特地在工廠與宿舍區中間種植樹木花草，作為隔間帶，兼之為員工、眷屬休憩處。這塊綠色隔間帶，在會社經營下，不斷延伸範圍，增設園內設施，除了栽種土生的樟樹、榕樹、鳳凰樹，移植阿柏勒、福木、南洋杉等熱帶植物，還在廣大草坪上興建休憩所、噴水池，形成虎尾最早的公園。同心公園不但歷史悠久，更有許多政商名流在此駐足留影，如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宮、台灣總督伊澤多喜男、台灣軍司令寺內壽一、大日本製糖會社社長藤山雷太等。其中又以大正14（1925）年秩父宮來台的規模最大。據資料與耆老回憶，御臨當天糖廠上下、虎尾郡守、庄長以及官紳、民眾千餘人舉辦盛大的迎接儀式。秩父宮的御臨可說是虎尾地區第一次迎接重要人物，無怪乎民眾以目睹皇室為榮，至今耆老們仍是津津樂道。

二次大戰後，隨著糖廠發展，園內豎有不少與糖業發展相關的紀念碑與文物，如引進南非310蔗種紀念碑、八七水災修

建堤防紀念碑、雙手萬能大齒輪、臥龍山碑、若津11號老火車頭、榨蔗石磨與因應戰爭而設的防空洞等等，都是極具歷史價值與意義的文物。當中值得一提的是臥龍山碑與若津11號老火車頭。臥龍山碑是大日本製糖會社社長藤山雷太在昭和10（1935）年巡視褒忠龍岩糖廠時，將工廠前的小山丘命名為臥龍山而立。此碑原立於龍岩糖廠，民國56年龍岩糖廠關閉後，移置虎尾糖廠，是見證大日本製糖事業史的重要文物。另一輛製造於1927年的若津11號老火車頭，不同於奔馳鄉間運載甘蔗的五分車，是少數行走於輕便軌道，與縱貫鐵路接軌的「七分車」。儘管這輛老火車頭退役後，歷經風吹雨淋，外表斑駁陳舊，卻是台灣糖業蓬勃興盛下的參與者。



◎臥龍山碑



◎若津11號老火車頭

近來不少地方文史工作團體希望把虎尾糖廠與公園重新規劃，打造成「台灣糖業文化園區」。之前糖廠也在園區附近做了整理與美化工程，乍看之下廠方似乎有心進行文化投資。可惜現在去看，卻又像過去一樣，任其荒蕪。以糖廠日式宿舍為例，民國60年代由於員工人數的減少與外移，使得無人居住的宿舍乏人照料與維修，在風吹雨淋的侵襲下，棟樑、樑柱多已腐朽，磚瓦、木板、飾物綻破剝落。房子不是自然倒塌毀棄，就是改建為公寓住宅，老屋舍蛻變為各種新建築。幾年前的社區大火，老舊木造房舍更慘遭回祿之禍，不少宿舍毀於一旦。曾被推崇為「理想鄉」的模範社區，現在的殘破，令觀者不免有淒涼之覺。此外，公園內也可以發現民眾的文資觀念，確實有待加強。原本缺一角的臥龍山碑，背面竟多了一手無名人提



◎臥龍山碑的背後刻文

的無名詩，詩有多美、多好見仁見智，可是破壞文物倒是毋庸置疑。只知破壞，而不懂愛惜這些有形的文化資產，糖廠社區面臨的會是無根的過去，與失意的將來。糖廠社區的未來會如何，沒人說的準。

越過民主路後，可以看到對面的車站建築，這就是明治41（1908）年興建完工的虎尾驛，也就是早期的虎尾車站。虎尾驛是一棟長方形木造建築，入口處為破風式玄關，屋頂兩端為切角頂設計。出生於民國40、50年代的人對虎尾車站與糖廠五分車都還有深刻印象。從土庫來虎尾當學徒的父親回憶道：「到虎尾當學徒，最常搭的是五分車，在那交通不便的時代，便宜的小火車是重要的交通工具」。當時從虎尾車站出發不僅可以到達宗教聖地北港、米糧產區西螺，也可以連接縱貫鐵路運輸站的斗南、斗六，原為甘蔗運輸而建的糖廠小火車，讓虎尾成為交通重鎮。現在的虎尾驛因為客運事業虧損，於民國64年關閉，結束過去的風光歲月，但若能效嘉義鐵道藝術村，規劃為文化倉庫，相信將能重現往日風光。



◎虎尾車站



◎消失的糖廠分配所

在虎尾驛對面的大樓，今日雖然顯得寧靜，但過去可是黃金地段。車站右前方的大樓就是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經營的日糖分配所與員工食堂，每天都有不少糖廠員工來這裡購買所需的日常用品或餐飲，搭配附近的攤販店家，車水馬龍，好不熱鬧。來到平交道附近，還可以看到一些日治時代

的遺址，例如日東商船組、國際通運公司與糖廠貨物掛。台灣糖業以粗糖（俗稱黑糖仔）為主，做為日本內地製造精糖之用。明治41（1908）年縱貫鐵路完工後，總督府設置鐵道部貨物掛（所）管理，一時之間火車南來北往，穿梭在虎尾市街內。貨物掛的設立，引來日東商船組、國際通運株式會社在附近設立辦公廳舍。同時許多外地移民，也沿著貨物掛附近的鐵路兩旁，搭建臨時房舍居住，形成虎尾「鐵支路下」的雛形。然而隨著糖業沒落，汽車客運的發達，年年的虧損，致使貨物掛的業務幾乎停擺，如今只能從殘存的景物，去感受當年的風光盛況了。



◎糖廠鐵路

中山路中段探訪

通過糖廠鐵路平交道後，蔭入眼簾的是一間間的街屋建築，從這裡直到與中正路的交界，可稱為中山路的中段。與中山路南段多為日人建造的大型公設建築不同，這裡的街屋多是台人建造的私人建築。可不要以為這裡是台灣人居住的地方就沒什麼，實際上這些街屋都有著繁華的過往。今天在中山路上看到的進發商店、新興利商店、青年旅社，以及貨物掛附近的小吃麵攤等，都是當年貨物事業極盛下的產物。據耆老們所說，



◎進發商店

糖業興盛時青年旅社住宿率極高，不少達官貴人還指定住在這裡，是虎尾的頂級旅社。進發商店的老闆也談到那時候的景象：「以前我們這裡人來人往，不用多久就要補貨，哪像現在生意都被超市、便利商店給搶走了，一天的營業額



◎青年旅社

跟過去一比真是天差地別」。老闆無奈的口氣反映出糖業蕭條對中山路店家的衝擊。

中山路中段除了旅社、商店與小吃業，在這還能發現醫業的發達。木造二樓的明德中藥房，即早期王春逢行醫致富而建的，是虎尾第一棟檜木樓房。受到醫藥分業的影響，目前明德中藥房經營的範圍只剩下中藥材的批發或零售，偶爾有人購買進補藥品。屋主王仁福老先生曾說：「這間中藥房的價值，在於人們信任的醫術和藥材，也在曾是虎尾第一棟樓房的風光……」，言中流露對過往榮耀的緬懷，只可惜伴隨著時光，一切似乎逐漸消逝。中山路中段尚有周恭先生經營的周齒科醫院。周恭先生畢業於大阪齒科醫專，為本地著名士紳周新來之子，曾任虎尾街協議員、信用組合理事，深受日人重用。他的牙科醫院是虎尾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的牙科醫院。

此外，中山路上保留的街屋中，有不少是虎尾第一的行業。中山路與中正路交叉口的好好棉被行，前身是施約先生成立的江夏堂，販賣各種雜貨、藥品，是虎尾最早的雜貨店之一。中山路與和平路交接的金合成銀樓，本為日人經營的虎尾旅館，是虎尾街內最早的旅社，也是規模最大的旅社，日治時代的觀光遊旅書上常將這裡列為住宿推薦地，可見它在台灣旅宿業的地位。虎尾旅館對面的眼鏡行，在日治時代則是黃吉出資三萬六千圓打造的大型雜貨店日興商店，是虎尾街內規模最大的私人商店。中山路55號的佳人照相館，原是虎尾最早的日式糕點店—木村屋，為虎尾麵包業的祖師爺，著名麵包店青木屋，即是師承木村屋。

在中山路中段還能見到極少數的公設建築，如辰欣中醫前

身即大正12（1923）年成立的虎尾信用購買組合集會所，昭和15（1940）年改制為「虎尾街農業組合」，光復後改稱「虎尾農會」。作為金融機關的信用組合，比起農村高利貸，不僅可貸金額高，更重要的是利息遠低於高利貸，對農民來說是一大福音。

從日治時代到民國50、60年代，虎尾糖業帶動著中山路中段的興盛，但糖業衰微後，中山路中段已有日薄西山之感。虎尾科技大學與中央市場造成的「西瓜效應」，快速凋零了中山路的商機。曾經絢麗的街屋，現在卻人去樓空，許多屋舍主人不是早已搬離這裡，任屋舍自然老舊、破損，就是出售他人，改建成現代化建築。看到現在的景象，讓人不僅感慨它們未來的命運。

中山路北段調查

虎尾在1920年以前一直是附屬於土庫鎮的邊區聚落，行政與商業資源都集中在土庫。隨著糖業的發展，大量移民定居虎尾，使得日本總督府不得不重視這裏的發展。大正9（1920）年實施地方改制，將五間厝合併其他地區成立虎

尾庄，並以虎尾、西螺、土庫、崙背、二崙、海口為虎尾郡，虎尾市街便成為統籌全郡治安、戶口、司法、衛生、宗教等各項事務的中心。對這樣的新市鎮，日方開始著手興建虎尾郡役所、虎尾街役場，以及各級官舍，滿足駐地官員所需。因此由中山路與中正路的交會處，一直到頂端的虎尾郡役所，有不少官方建築。如日治時代的虎尾街圖書館（今國民黨虎尾民眾服務站）、公會堂（今虎尾郵局）、虎尾郡役所、虎尾街役場（



◎虎尾民眾服務站



◎郡守官邸

今土地銀行）、合同廳舍、郡守官邸、台南法院虎尾出張所（今虎尾基督教浸信教會）等，形成虎尾地區的行政中心。

來到中山路北段，首先看到的是左手邊的國民黨虎尾民眾服務站，這棟建築過去是日治時代的虎尾街圖書館。館內藏書千餘冊，可是絕大多數都是日文書籍，加上教育並不普及，圖書館的使用率極低。儘管如此，這座建築仍是台人集會的重要場所，虎尾第一個農民運動組織，台灣農民組合虎尾支部就是在此宣布成立。大正15（1926）年，受盡製糖會社欺侮的台灣人，為了有效團結力量，成立台灣農民組合虎尾支部，以陳故租為代表，會員有40人。虎尾支部不僅協助崙背農民，要求日本退休官員不得無償占有土地，也積極爭取、啟迪農民權益。如大正15年，海口庄同安厝、番仔寮農民的土地被撥給大日本製糖作社有地，農民組合特別提出聯署抗議。昭和2（1927）年五一勞動節，陳培初、周榮華等150多位農民在虎尾舉行紀念演講會。皆可見農民組合虎尾支部對農民權益的關心。光復後這裡被國民黨接收，成立大家所熟知的民眾服務站。

在民眾服務站對面可以看到一棟高聳的特殊建築，它是興建於昭和14（1939）年合同廳舍。日治時代的合同廳舍，為一棟容納虎尾郡直轄派出所、消防組、防衛團與保甲事務所的綜合辦公室。中央是五層樓高的塔樓，為日治時期消防單位觀測轄區失火位置的救災建築，也是當時虎尾最高的建築地標。廳舍東邊為虎尾郡役所郡屬派出所，內部為辦公廳



◎整修後的合同廳舍

舍。西邊為消防組辦公處，最外側是消防車停車處。二樓西邊有消防隊員休息室，一二樓間有鋼管相連接，以便消防人員緊急上下值勤。爾後又在廳舍二樓另建新公會堂，提供官方開會及舉辦典禮儀式之用，是虎尾的重要建築之一。



◎合同廳舍內的公會堂

光復後合同廳舍仍沿用日治時期的使用方式，以虎尾中山派出所、消防隊與中山堂的使用為主。1956年，嘉義地方法院雲林庭假二樓中山堂辦公，二樓變為審理民事與刑事的法院。1976年，國防部軍公教福利中心因法庭已於1964年結束借用，便遷入設站。1989年，合同廳舍的內部又有改變，中山派出所遷往新警察大樓，現僅有消防隊持續使用一樓空間，而原派出所空間已借予記者聯誼會使用，供記者交換訊息、寫作之用。至於二樓亦因軍公教福利中心遷出，現處閒置中。2000年，在當時的立法委員王麗萍的奔走下，召開公聽會，終獲得保留的共識。2001年，虎尾合同廳舍和虎尾郡役所、虎尾郡守官邸一同列為雲林縣縣定歷史建築，目前已完成修繕規劃。

直走到了林森路與中山路交會處，便能看到一棟雄偉氣派的建築——虎尾郡役所。它是大正9年（1920）台灣總督府實施地方改制，成立虎尾郡後興建。大正10年9月開工，大正11年（1922）建築落成，據〈台灣日日新報〉記載，落成當天官方特地召開慶祝會，由台南州知事主持、州下郡守、街庄長群聚，會場冠蓋雲集，顯見上級對這座建築的重視。由於郡役所空間狹小、周邊設備略嫌不足，昭和6年（1931）1月決議擴張改第二階，同年6月1日郡役所舉行落成典禮，宣告



◎鳥瞰下的虎尾郡役所



◎郡役所內的拘留室

正式完工，呈現出今日所見的郡役所型態。

虎尾郡役所是二層樓的廳舍建築，為日治時代虎尾地區的行政與治安機關。所內除了辦公課室外，還有刑事間、拘留所，以及各種社會事業單位，街醫、公設產婆與向信會等。不僅見證了虎尾地區的發展，也是台灣少數僅存的日治時代郡役所，深具歷史價值。光復後改郡為區，郡役所成為區公署辦公處，歷經三任區長。直到1950年實施地方自治後，改為虎尾警察分局。1989年，虎尾警察分局遷往新大樓，之後郡役所便處閒置狀態。1997年在地方人士的極力爭取下，現被規劃為布袋戲主題館，為雲林縣定歷史建築。

郡役所內部主要分三個部份，臨街的中央主題建築物、內部庭院兩側的附屬建物，以及內庭中央一座獨立的二樓建築物。中央主體建築的一樓部份以清水紅磚建造，門廊表面以洗石子手法建造，形式較為厚實；二樓部份為木構架，外加細鋼筋與水泥砂所構成的補壁。整個二樓的窗框部份直接外露，形式上模仿歐洲半木架構，展現出輕盈精緻的感覺。內庭兩側附屬建築物原為警察單位內部辦公室、拘留所與庫房，和中央主體建築一樓部份的構造形式相同，均為磚木構造。面向庭院的迴廊，是不同於主體建築物的磚砌圓拱，不僅作為行走的通路，也供員工休息之用，更是庭園與房間之間的緩衝與轉換地帶。庭院內獨立二樓建築物〔原郡守辦公室〕的一樓為磚造建築，二樓部份主要為木柱樑結構柱間補壁，由台灣傳統建築中慣用的「編竹夾泥牆」構成。郡役所高聳宏偉的外型，三合院式的空間佈置，以及紅磚式建築型態，深刻影響當時虎尾地區的建築風氣，顯現出雄偉壯闊的氣象，是極具特色的建築風格。

近年歷史建物再利用蔚為風潮之際，虎尾郡役所、合同廳舍及附近的郡守官邸三棟歷史建築，被規劃為布袋戲文化園區。郡守官邸目前是雲林故事館，郡役所與合同廳舍則是每年11月國際偶戲節的重要展場，郡役所為展演布袋戲的掌中館，合同廳舍提供給各國布偶社團表演的萬象館。對雲林人來說，布袋戲是地方的重要特色之一，北管及潮調兩大派，即以雲林縣為濫觴之地。北管布袋戲大師有聞名全國的黃海岱先生，潮調布袋戲則以薪傳獎得主鐘任璧先生為代表。黃海岱老先生為虎尾人，鐘任璧先生則於西螺發展。開發布袋戲主題館不僅符合雲林特色，也提供在地生活、藝術、教育、文化的空間，以及與社區對話的窗口。



◎各類特產與民俗技藝

中元文化祭與國際偶戲節是虎尾地區的兩大盛事，然而國際偶戲節比中元文化祭更多了一份接觸世界的新鮮。舉辦偶戲節的那段時間，郡役所內充斥著各式不同的戲偶，如野台戲戲偶、金光戲戲偶，以及電視布袋戲戲偶等，各類戲偶在比例及造型上的可觀，令人嘖嘖稱奇。當然在國際偶戲節中，絕不能錯過各國偶戲的表演，看到這些來自美、德、法、日等國的布偶戲團，與台灣布袋戲同台演出，這不只是視覺上的一大饗宴，也是盛大的文化交流活動。



◎國際偶戲節時的戲偶展覽

虎尾第一街的展望

走在虎尾中山路，處處可見歷史的遺蹟，這裡雖然不比著名的北埔老街、三峽老街，甚至不如斗六太平老街、西螺延平



◎殘破的糖廠宿舍

老街，但在虎尾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從1997年全國文藝季後，不少專家學者與在地文史工作團體提出保留、造街，或是糖業文化園區，在他們的努力之下，不少珍貴的文化資產獲得了保存。而虎尾巴文史工作室的楊彥騏先生，與大崙腳文化協會同仁們，向大眾推廣、介紹這些遺跡，也讓更多人了解它們的價值與意義。

2000年雲林縣政府文化局推動登錄歷史建築時，虎尾郡役所、合同廳舍與郡守官邸被指定為歷史建築，在縣府的挹助下，這三處歷史建築成為雲林縣整修再利用的典範。然而中山路大部分的老舊街屋或歷史遺物卻不像這三處歷史建築幸運，地方人士辛苦地搶救後，再利用的計畫不是不受政府相關單位青睞，就是政府開了支票沒兌現，造成大量等待經費整建的閒置空間。近日走一趟中山路，看著路上街屋的破落，心中充滿著不捨。虎尾從「五間厝」的小農村，形成後來以中山路為中心的商業小鎮，再逐漸轉變到今天的現況。它有著豐富的文化資源，我希望布袋戲主題館是雲林文資利用的開始，而不是結束，倘若將虎尾郡役所、郡守官邸、合同廳舍、中山路造街與糖業文化園區等，串聯規劃為休閒藝文地區，不但可以帶動虎尾商圈的發展，也能將雲林之美展示推廣。相信別的鄉鎮可以，虎尾沒有理由辦不到的，不是嗎？



◎糖廠洗衣部的現況

雲林糖事》

報導文學第三名

張清海



張清海

個人簡介》

25年生，筆名：張清清，嘉義農校農藝科畢業、教育廳中等教師美術科考試及格。曾於44-47年間任東勢國小教師、47-48年間任文安國小教師、48-55年間任東勢國小教師、55-91年間任東勢國中教師。現職農夫。

曾獲》

83年教育廳、師友雜誌全國教師節徵文首獎〈擎起那承傳的薪火〉

91年青溪全國文藝創作報導文學類首獎〈不驚田水冷酸酸5篇〉

93年綠川個人史文學獎〈漫漫荊棘路〉

9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類優等獎〈台西的前世今生〉

96年綠川個人史文學獎首獎〈一對四年次賢伉儷家史〉

評審評語》

作者出身蔗糖之家，對雲林糖業發展十分熟稔，透過報導，留下許多相關的地方珍貴史料，讀者撫今追昔，不無感慨。

得獎感言》

自百年前雲林人求生存最重要農作物就是甘蔗，一代一代揮汗拼命，辛酸血淚隨著歲月綿延，到西元二十世紀末葉，時代改變衝擊糖業步向衰微凋零，台灣37家糖廠僅剩北港、善化二所勉強運作，滄海桑田變遷，本文細說見證。

雲林糖事

張清海

1. 細說從頭

追溯雲林百年歷史，甘蔗和水稻是攸關百姓生活息息相關農作，而甘蔗影響層面尤其深廣，蔗農一直都在資本家與政治共構剝削壓榨中奮鬥求生，汗淚交織道說不盡，情節容後細說。

雲林出現種蔗製糖的起源有兩種說法，一是西元1621年(明代天啟元年)，中國人顏思齊率領26名閩南漢人登陸西部魷港(笨港)立柵定居，不久返閩南家鄉招募3000名窮人，過來魷港和水燦林展開筆路藍縷拓荒墾殖。就是這段時間，唐山人帶蔗苗過來雲林沿海栽培。

另有一說，顏思齊率眾登陸魷港次年，荷蘭海軍將領雷爾生率部佔領澎湖，1624年與明軍交戰八個月，明廷為結束戰局與雷爾生議和，要求放棄澎湖，不干涉荷軍佔領台灣。荷人於這年登陸台江鹿耳門(今安平港)，揭開據台殖民38年序幕。其時中國閩南發生旱災、蝗災造成饑荒，有兩萬多窮人接受台灣「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來到台南一帶拓地栽培甘蔗製糖，行銷日本、華北、呂宋和波斯，於此之前，甘蔗已隨著閩南早期移民傳來台南和南部打狗、阿猴，以及中部諸羅雲林一帶了。

兩說時間都在17世紀初葉，甘蔗是外來移植落地生根，發展為三百多年來影響台灣國計民生最為深遠的蔗糖特用作物。荷蘭人從台灣蔗糖獲得三十多年外銷貿易鉅利；隨後鄭成功來台執政，台灣中、南部包括濁水溪南岸到笨港溪平原生產蔗糖，於鄭家商團運作之下行銷南洋和英國，也和鹿皮一起出售日

本，交換銅、鐵、鉛，用來製作槍砲子彈鞏固國防反清復明。其時台灣蔗糖已熱力四射了。之後西元1683年滿清帝國降服鄭氏政權接掌台灣，台灣特產茶、樟腦、稻米和蔗糖，都透過外國商行加入國際貿易，這段時間雲林土地開發拓殖擴大發展，自中央山脈西麓林內、斗六、古坑台地，緩降連接虎尾溪、笨港溪流域平原，延展到西部沿海都普遍出現水稻甘蔗，而蔗作更因國際糖價居高外銷需求殷切誘因，栽培面積超過水稻，漫原遍野一望無際甘蔗青紗帳，蔚為雲林特殊景觀。

雲林蔗糖源源不斷從笨港，海口海豐港(又叫狀元澳)，以及嘉慶年代以前存在的東勢厝舊虎尾溪船頭厝河港，運銷廈門、南澳、澎湖馬公，以及華北、日本和歐洲英國。

從顏思齊登魷港開發，歷經荷據、鄭朝、清朝，蔗作在雲林土地密植深耕，歷史悠久有二百七十多年。

2. 軋蔗取漿

雲林勤勞質樸蔗農，自十七、十八世紀年代胼手胝足打拼生產，收成甘蔗運輸使用牛車，近的蔗園也有用人力揹負蔗捆送到「糖廊」壓榨製糖。「糖廊」工廠都選擇區域蔗園中心，或近傍庄邊建造；結構為一金字塔圓錐形尖頂闊底竹架覆蓋稻草或茅草厝頂遮日避雨，棚屋中心擺一對留有齒口公母硤輪「石車」，重二、三千斤，其軸心串一木軸，聯結大犁彎拉桿。作業一貫進行，牛車專司原料搬運，工人負責剝蔗莖餵公、母「石車」，對研硤榨，有人鞭牛繃犁彎推動「石車」，因為太重了，要用15到30隻健壯的牛，每二或三隻聯合一組「牛掛」協力同步推「石車」打轉研榨，每一掛牛壓榨一桶蔗汁已耗盡體力，再換另「一掛」牛接替。休息的牛有「牛婆」負責餵食蔗尾蔗葉補充體力。工作的牛腹下吊一尿桶，避免工作中尿急

停下又影響衛生。足以想見軋蔗取汁是多麼耗力費事，也可看出，從犁土整地做壟種甘蔗到採收搬運，硤汁製糖的過程，憨憨的、默默苦幹的役牛應屬功居第一，如果沒有牛的神力幫助，漫漫兩、三百年歲月，雲林和台灣島不可能見到遍野漫原蔗園青紗帳景觀。

每一批原料反覆硤榨三次，一百斤原料約有六十斤原汁，一桶桶扛到大棚屋鄰旁「糖間」，倒入大鍋熬煮，專司「火工」寸步不離控制火候，「糖師」在沸騰的糖汁投撒牡蠣殼灰粉降溫，憑經驗判斷於糖汁結晶八分糖時加麻油，倒到「糖槽」用木棍攪拌，如此換鍋煎煮三、四次，不停攪拌避免糖汁沉澱到鍋底焦黑，一直熬到純淨濃稠，冷卻成菜糖（紅糖）。

分工嚴謹的「糖廊」約十五甲（一公頃等於一、〇三甲）蔗田就設一家，每家日產半噸菜糖（紅糖），賣給街市糖商，糖商送到「糖間」加工洗去糖蜜製成精緻的白糖、冰糖，轉售外國商行，或直接載運大陸、香港、日本出售。

據推估，清代台灣有「糖廊」兩千多家，估算雲林占有兩百多家。分散各地，因時空移換改變至今已湮沒，當時使用的「石車」硤輪還能見到，有一個擱在雲林文化局西北隅，虎尾糖廠同心公園有兩對，一對擺在「茂園」錦鯉池南隅入口，又一對在11號蒸汽車頭東南角新式鋼造硤蔗機械鉅輪兩旁；此外褒忠鄉順天宮廟前，斗六市崙峰里道光年代閩人劉萬通遺留棄置尚能找到。另外一處有憑有據卻不見實物，海口東勢鄉程海村西南方田野，據兩位地方許姓耆老口述見證，日據昭和10年（民國24）那裡尚有老「糖廊」遺址，棄置石車和鏤有荷文字母、直線浮紋奇特紅磚，日本人征派百姓做「公工」造道路，統給埋到底下做地基，上面覆蓋厚厚砂石，就這樣消失了。

3.竹枝詞「斗六吏」

雲林的蔗糖生產，伴隨著先民走過荷據、鄭朝到清代，血汗投入與產品互動循環，蔗糖跟稻米一樣照顧著人民生活，而蔗糖屬自由經濟，人民視生活需要與國際糖價走俏時大力投入，不受政治因素牽制，糖業與人民生活相輔相成血濃於水。

到西元1895年，一股來自東瀛帝國強悍外力介入，致使安定景況全盤顛覆。

日本人在兩百年前德川家康發展商業時，曾經思謀據有台灣，荷人卻早一步佔據台灣。到西元1895(明治28)年，日本終於實現野心願望從「馬關條約」取得台灣、澎湖，從此台灣農民步入漫長黝黯歲月，百年來享有植蔗產糖買賣的自由被徹底剝奪、箝制。日人據台初期傾力鎮壓武力抵抗義民和不服歸順原住民，接著處心積慮從這塊土地和人民榨取利益，一方面進行衛生、交通、水利、電力、農業各項建設。他們為了獲得更多的雞蛋，需要養肥台灣這隻大母雞。這一切開發建設都為了大量生產挹注帝國政府財源，培養日後奪取南洋群島擴張勢力。於據台第三年，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即以振興產業為殖民政策重心，積極獎勵糖業，不擇手段動用警察強權悍然併吞農民土地，再轉給日本資本家支配；之初藉口確定土地所有權，頒布法令強制無可證明所有權土地，及無確證之山林原野，悉數編入國有。

實際情況是，清朝以前年代土地登記制度尚未完備，人民耕地憑證多付闕如，有數目龐大數代傳耕土地被編入官有，其他持有憑證土地也被壓到低賤價格強制收購，再轉給日本資本家。人民失去土地生活陷入困境，甚至無以為生，但日本警察逮捕反抗者嚴刑笞杖脅迫；另方面，百姓對一、兩年前日軍於

斗六門、庵古坑和石龜溪不分良匪殘殺無辜三萬多人，焚燒近五千戶民房的雲林大屠殺慘痛餘悸猶存，最後屈於淫威失去土地。

雲林農家失地血淚，有位中國近代思想家名人梁啟超，留下竹枝詞「斗六吏」五言詩為見證。西元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在中國推動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日本，梁氏曾應台灣人民權鬥士領袖霧峰林獻堂之邀請，偕女公子令嫻來到台灣滯留訪問兩週，分別於大稻埕和台中霧峰兩地會見台灣遺老晤談時局，提建言啟迪本省同胞；行程也來到斗六造訪前清秀才吳克明，獲知日本官廳結合資本家榨取雲林農民土地，感觸深刻寫「斗六吏」竹枝詞以抒懷。

原文如后：

警力陣斗六，數百如合圍，
借問此何者？買地勞有司，
赫赫糖會社，云是富國基，
種蔗須得田，定價何便宜？
小人數畝田，死父之所遺，
世守亦百稔，饘粥恆於斯，
願弘一面仁，貸此八口飢，
欲言吏先嗔，安取聞言詞，
府令即天語，豈天乃可違，
眾雛各有命，何不食肉糜，
出券督畫諾，肘後吏執持，
拇印朱爛熳，甘結淚欲垂，
昔買百緡強，今賣不半之，
忍痛不敢直，方命還見達，
一日買十甲，一月千甲奇，

入冬北風起，餓殍闌路歧，
會社火煙突，驕作竹筒吹。

從日本據台第六年1900年開始，日本資本家結合官廳勢力陸續在台灣設立現代新式糖廠，到1926年資本額達二億六千萬元。台灣耕地總面積80萬甲，有785,000甲被官廳劃作製糖會社原料採取區，占總面積百分之九十八，期間雲林縣也陸續設立四家新式糖廠，在官方結合會社嚴厲執行原料採取區制度之下，傳統舊式「石車」硿蔗「糖廊」已無法取得原料，那矗立蔗田中金字塔圓錐建築物便一家家關閉，傾圮，消失。

4. 雲林四廠

日本官方霸佔土地又廉價強制收購農民土地，提供扶植日資企業，造成社會貧富天壤懸殊，生產最基本的土地集中於官方和企業，農民失去土地依附，在壓抑支配之下更加窮困。而台灣糖業繼續踐踏百姓壯大成全國獨一無二產業，蔗糖供應日本內地已綽綽有餘，還拓展大量外銷。從1900年設立台南製糖會社以來，各地陸續建設新廠，總數達三十七家，其中雲林境內有四家。

第一家建於1909(明治45)年和1912(大正元)年，依傍北港溪畔的虎尾五間厝庄頭先後建設兩所新式製糖工廠，不過幾年扶搖直上成為東亞規模產能第一大糖廠。

虎尾廠的出現，對雲林產糖結構造成空前變化，在現代化經營需求之下，廣達五萬三千甲原料採收區的壓榨產量突飛猛進，打破舊「糖廊」時代記錄，同時牽動其他工商業，引帶虎尾歷史演變。五間厝聚集四面八方人口，小村落在二十餘年間發展為三萬人口街鎮。重要新建設有精心規劃的廠區、員工宿舍區、學校、醫院、公園等等，前所未見綠化美化社區，接連

都市計劃實用理想街廓。街上設有各級機關如郡役所（等同市政府），合同辦公室（多家機關單位集中辦公大建築），各級學校、醫院，戲院，市場等等。

新興市鎮虎尾交通以糖廠「虎尾驛」車站為中心，五分線鐵枝路四通八達放射狀延伸，東通斗南斗六接駁縱貫線鐵路（縱貫鐵路於虎尾糖廠設立前一年1908年全線通車連貫台灣南北）；北向抵達西螺濁水溪畔鄉鎮，西向直指褒忠、東勢厝、海口（台西），西南抵北港區域。載運原料、肥料、貨物及客艙五分車，嘟嘟嘟冒著濃煙奔馳原野曠郊，成了最吸引人的雲林新交通文化。

糖廠的牽引帶動，到1930年，五間厝虎尾鎮終於超越歷史悠久的土庫鎮，和縱貫鐵路經由的斗六、斗南大鎮，以及早年邁步發展的北港和西螺，各踞一方展現芳華。這是二十多年以前五間厝庄腳人做夢都想不到的，在太陽燦亮光輝下揚眉吐氣的奇蹟。

繼五間厝建廠，1912年日本人又在北港、斗六兩地設立新式糖廠。北港是最早期閩南漢人移民雲林發祥地，明朝天啟元年顏思齊登陸拓墾便以產糖馳名，其後漢人代代傳承，日本人設廠勢在必行。這北港廠規模也相當龐大，廠房二枝大窗，二列壓榨機械，二列鍋爐，在台灣新式糖廠陣容中年產（製）糖量名列第四。其員工宿舍設施和環境綠化美化，學校、醫療、休閒俱樂部和公園設施，也都十分完備。它的五分線鐵枝路貫穿四周鄉鎮，又通往嘉義市，嘉義縣六腳、朴子、新營、台南。

斗六坐落中央山脈坡地和西部平原銜接緩衝地帶，台地海拔平均50公尺，排水良好，又有山區「地形雨」潤澤，距離西海岸甚遙遠，不虞勁猛季風侵襲，颱風災害也不大，是農業生產寶地，又當中、南部走廊交通阻塞，自清朝以來即是雲林地

區的行政中心與商業重鎮。以此優良條件日本人迅速納入糖業發展重點。

原來斗六有一家台灣人的糖廠，西元1909(明治45)年，本地前清秀才大地主吳克明，與台灣糖界名人台南鹽水王雪農合資於斗六南郊大崙庄大崙溪旁創設大崙製糖會社，產製紅糖，才一年餘被日本人收買，改組為「斗六製糖株式會社」，更換新式機械產製白糖；到1940年產能達850噸。斗六廠擁有大潭農場（現開闢設置雲林縣政府、文化局、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縣議會、地政事務所、雲林醫院暨台大分院、縣體育場，以及斗六市公所、衛生所、斗六公園、住宅區、國中小校區，雲林科技大學校區等等地址），茄冬腳農場（現在環球大學、維多利外語學校，及921地震災戶斗六新闢安置社區、公園）；還有溝仔墘、湳仔、崁腳、烏塗仔、溪邊厝、溪州、石榴班等合計九農場，面積兩千多甲，再加民間「約耕」一千六百甲，控制原料面積近四千甲。五分線運輸鐵枝道六條，客、貨運線三條，以糖廠門口大崙車站為起點，軸心放射狀通往斗六、斗南、虎尾、古坑、崁頭厝山區，以及東方梅林山區，東北方濁水溪岸林內鄉。

日本人併購吳克明、王雪農原創大崙製糖會社，於廠區南緣北港溪上游支流之一芭蕉溪建造水壩閘門蓄水利用，淼淼潭水澄澈如鏡，映著潭心浮島天光雲影和夾岸綠樹竹林，東方一座座山峰巒影，四季裡雁鴨鷺鷥成群悠游，帝雉、喜鵲、藍鵲百鳥棲枝啼轉，景緻宛若一具體而微日月潭世外桃源美畫。傍著芭蕉溪水壩北岸廠區，辦公室宿舍遍植奇花異卉椰樹榕樹菩提樹七里香，區內規劃員工幼稚園、神社、醫院、康樂室、俱樂部，大崙溪公園和芭蕉溪公園，網球、藍球、排球和棒球場。環境設施之完備美善，庄頭人視為人間天堂。

西元1935(昭和10)年，日本人在雲林西部埔姜崙(褒忠鄉)建設雲林第四家製糖會社(龍岩糖廠)。這是日據年代台灣37家新式糖廠的最新一家，也是最後一家。

「龍岩糖廠」的設立，有一段鮮為人知秘辛。西元1933年春，大日本製糖會社社長藤山雷太指派二名幹部親信專程前來雲林視察業務狀況。二專員乘船抵基隆，搭坐縱貫火車來到斗南，轉乘虎尾廠斗南站營業線，抵達虎尾廠已傍晚六點多，時值春寒料峭氣溫很低。當時住到會社俱樂部「台春館」，永井日糖商務員自翊台灣沒有「洋食」(西餐)，只有虎尾會社俱樂部「台春館」可以享受到「洋食」，二專員對虎尾廠刮目相看，第一印象留下好感。

翌日是紀元佳節。上午八時許會社營業部長高橋氏做招待嚮導，前往鄰近五間厝神社參拜，感謝保佑虎尾廠發展崢嶸，為台灣唯一產糖量達每日一萬擔，原料採收區擴充到五萬三千甲，運輸鐵道長達一百四十哩，壓榨原料三千二百英噸。這個廠有一特殊先進作業，別的糖廠都用石灰液加入沉澱槽清淨糖汁，唯獨本廠使用石車攪拌一氣呵成。

參觀工廠二小時，離開廠區、乘坐無頂蓬ガソリンカー——(汽油馬達卡)飛快駛向西方洞安厝(今同安村)農場視察，勁風吹襲氣溫降低，隨著車行快速倍感寒冷，感覺宛如置身內地(日本)冬天。專員豎起大衣外領遮掩臉頰稍稍抵擋寒冷。

原來洞安厝農場是濁水溪和北港溪二大川近海沖積平原，隸屬台南州大平原(註：嘉南平原)，有日產一萬擔製糖能力，是聞名於世的台灣第一廣闊蔗園，坐落虎尾農場西方二十多哩，視界廣漠有如置身「らゴビ」(註：大戈壁沙漠)。

東支那海邊陲，有如水滴的撮爾小島台灣，竟然有如此廣袤茫茫砂原，使人有如置身夢境。

ガソリンカ——抵達終點，佇立瞭望，不像山丘也不像壟丘的平緩砂丘向地平線無盡延展，純粹的無涯際沙漠風景。嚮導中村技師說明，砂丘都會隨著風的方向移動，使人心中充塞著荒漠的蒼涼。再說沙漠地缺水，連日常飲水都不方便，農作灌溉用水更加困難；又加冬季季節風吹襲砂丘會移位，對蔗作栽培和人的居住都一樣困難。自以前到現在，都要依靠梅雨和颱風帶來雨水相助。如果廣漠土地任由棄置，實為國家的大損失；目前急務逐步進行植造防風林，也努力建造渠道引進灌溉水源，期待改良土地提高蔗作產量。工作人員都有共識，在艱困中付出苦心犧牲代價，期待有成功之日，虎尾廠已無法消化這麼大面積原料，對增建新廠榨糖，必要性已迫在眼前，引人深思。

註：本段落原始資料出自70年前日據年代，虎尾糖廠日人(佚名)記錄著述，更見其實實性，本文作者摘要漢譯。

龍岩糖廠催生成功。日本人充分發揮積極闢練精神，廣袤如大戈壁沙漠的洞安厝農場，造林防風興建圳渠灌溉土地改良成效相當卓著，蔗作產量倍增，新廠有充足原料補給，研榨能力達年產一千二百噸，遠遠超過斗六廠年產八百五十噸。自營農場比斗六廠多了將近一倍，包括龍岩、阿勸、大友、貓兒干、同安等等，再加上「約耕」民戶，面積席捲雲林西部到海岸。本會社「龍岩」糖鐵小火車，東邊接駁虎尾、斗南、斗六，西方直達東勢厝、海口庄(台西)，北方到濁水溪南岸麥寮、崙背、二崙、西螺區域。運輸原料肥料貨物，也營運載客班車，在公路汽車罕有年代，成為西部海口地區通往外地最順暢便利的走道，為落後閉塞的西部民眾所喜愛。

這龍岩廠也跟雲林前三個廠一樣，充分呈現日本人環境規劃的闢密巧思，以火車站為軸心，東邊設集會慶典與戲劇表演

綜合禮堂，北邊接台灣平地最幽美地點「臥龍山」，南邊越清水潺潺「龍溪」對岸，迤邐日式庭園，栽植南洋引進的熱帶花木，優美景緻招徠四季遊憩人群。糖廠員工宿舍四百多戶。家家有扶桑、黃榕樹籬，每一庭院都是花卉綠樹的藝術組合，翠蔭深處洋溢寧謐詩意。和前有雲林三個糖廠一樣，龍岩糖廠也有專設日本人員工子弟小學，本省人子弟要去廠區南邊埔姜崙公學校上學。

雲林四家糖廠，每家都有代表性景觀特色。虎尾糖廠商請英國 west wood 公司設計，日本人施工建造，橫跨北港溪十座巨大拱形鋼樑橋墩共構美麗鐵橋，全長近500公尺，橋面鋪設762公厘軌距五分線鐵道，又加鋪一條鐵軌合於國際標準鐵軌1067公釐軌距，縱貫火車可由斗南站駛入虎尾；三條鐵軌可行載貨載客小火車大火車，更理想的鐵橋西側搭建人車共用走道「蕃薯庄板仔橋」。日據年代開始，這座宏偉壯觀兼實用的鐵橋已名聞遐邇。

北港糖廠的五分線糖業鐵道，於西元1911(明治44)年建廠完成同時通車營運，西接口湖，北經元長、土庫到虎尾，又去到嘉義新港接大林線；1917年增加客運線東到嘉義，經由竹圍仔、北社尾、牛稠山、三間厝、中洋仔、新港、板頭厝、灣仔內，是一條黃金路線，高峰期每日有22班次對開，載客約五到六千人。這五分線樞紐車站「北港驛」建築，氣勢壯麗結構細膩，它的規模和精緻在全島五分線找不到能與之媲美的第二家。

前文曾有提及，斗六糖廠南傍北港溪上游支流芭蕉溪，建造水壩蓄水利用，那淼淼潭水映著天光雲影山巒樹林，群鳥聚集婉轉啁啾，美得像日月潭。再提到新建龍岩糖廠就使人想到火車站北方「臥龍山」，它是台灣萬年千年造山遺蹟，老古早

年代，北境濁水溪乾燥溪砂為風暴挾捲飛到此地沉降堆積，造成大丘陵，東西蜿蜒數公里，佔地約20公頃，婉似一巨龍伏臥，本地人叫「大坪崙」。日本人相中地理於此建設糖廠，大日本製糖會社社長藤山雷太前來視察，改名「臥龍山」，題字勒鐫石碑；山上建造神社鳥居，御神石燈、登山步道及多項運動設施，山坡有貴賓招待所，涼亭噴水，樹石盆藝；常年綠蔭融融鳥鳴啁啾，廠區、宿舍區、球場、公園、圖書館、幼稚園井然有序羅列山腳。美與實用完美調和無懈可擊，蔚為雲林平地第一勝景。

5.蔗農心酸啥人知

從1909到1935年，日本人在雲林境內大刀闊斧設立四家現代化規模龐大製糖會社，蔗糖產量推向歷史新頁，年年締造空前紀錄；但究其實際，如果沒有蔗農的血汗耕耘就無可能實現，最不公平的是，勞苦功高的蔗農，自始就在資本家壓榨剝削中打滾，無法擺脫貧窮。

這其中有三個黑暗陷阱，一是生產前金制度，一是工資剝削，一是購買原料價格。

蔗農急需資金緩解生活困境，會社依生產契約面積貸放前金約制之下，無論如何要拚生產償還以免受罰；又為彌補家計自家田事做完也要受雇會社農場做臨時工。同樣的職位工作，台灣工人工資不到日本人一半，一般是日本人每日2.9日圓，台灣工人1.3日圓；這是會社工場的情形，到原料農場的工資更低，台灣人每日1日圓，而日本人是不会出現在寒風吹襲或炎日曝曬田地做工的。

另一項農民所生產原料，收購價格一律由會社片面單方決定，蔗農不得異議，任由會社宰割；載運到會社交割過磅又被

暗中動手腳剋扣斤兩。有一年西部採收區蔗農欲知真相，委託三位庄頭保正(村、里長)一道去會社交涉，三個大男人跳上台車過磅求證，結果淨重只有50斤。

「三個保正50斤！」大笑話在民間輾轉流傳，會社是真的「吃人吃鐵」，但廠方狡計推諉，是磅秤故障的緣故。

蔗農靠著原始勞力燃燒生命油膏謀求活路，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便注定貧窮過日子，居住簡陋土塙厝、竹槓厝或茅寮，穿補丁打赤腳吃蕃薯；相對的會社日本員工生活層次高高在上，居住窗明几淨花木環繞清幽宿舍，大人小孩都衣著光鮮穿鞋襪出門，三餐吃米飯，閒暇享受公園遊憩，上俱樂部，表演廳，或打球運動健身。這些現實的善美利益，會社外面的農村永遠看不到。蔗農的心酸委屈永遠存在，怪不得農家對會社劃世紀製糖事業沒有美言歌頌，民間普遍流傳怨嘆心聲，道是：

世間第一慙，種甘蔗乎會社磅！

有一位人道主義日本人學者矢內原忠雄，曾於1930年來台灣做瞭解觀察，結果大膽表示同情，贊成台灣民主運動，也對日本官方與資本家掛鉤共構壓榨剝削蔗農深深不以為然，在他著述「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註：周憲文漢譯)說了公道話：日本製糖會社對待蔗農，等於是甘蔗原料獨一收買者，而貧困的蔗農在會社貸放生產前金制度約制之下，淪落為會社的長期使用人。

台灣蔗農等同是製糖會社工奴。

6.戰火焚糖鄉

世事詭譎婉似走馬燈，令人眼花撩亂不明其所以。

西元1941年12月7日，日本為了保障皇家艦隊能自由航行於太平洋，由留美出身的海軍總長山本五十六主控發動偷襲珍珠

港，美國被迫宣戰反擊，太平洋浩瀚水域與島嶼基地燃起熊熊戰火，燎原漫到日本本土四島，延燒波及台灣澎湖。

雙方鏖戰纏鬥進入第四年，日軍敗象畢露，空防瓦解，米國戰機攻擊轟炸日本四島和台灣。就在昭和19年(1944)10月某日午後，米國航空特遣艦隊戰機飛臨虎尾空襲，投擲炸彈攻擊日本空軍飛行基地和虎尾製糖工場，酒精工場中彈爆炸，烈火燃燒三天三夜，火光濃煙數里外清晰可見。

從第一次空襲以後，米國戰機陸續空襲虎尾，糖廠廠房嚴重破壞，市街人口傷亡和建物摧毀也相當嚴重。

不久北港糖廠也遭到轟炸，製糖部廠房機器徹底破壞，癱瘓停工。有似骨牌效應，與軍方共同合作在龍岩糖廠設立製造「丁醇」燃料酒精工場，被列入空襲目標，投擲炸彈爆炸，大火整整燒了四天四夜。

坐落北港溪上游芭蕉溪畔斗六糖廠，某日嚮午拉過嗚嗚嗚空襲水雷警報，米國戰機盤旋上空投下一顆炸彈，落到廠房北側辦公廳簷腳鑽入地底沒有爆炸。警報解除後附近百姓紛紛跑去探看，可能日本人有意藉機教育民眾提高警覺預防空襲傷害，只在坑洞旁圍繞草繩示警，沒有出面攔阻觀眾。

有驚無險過了幾天，來了一件吊詭的事，日本兵押來大群紅髮碧眼鷹鉤鼻「阿督仔」，據說是中南半島擄來的英、美敵國戰俘，入夜關禁在芭蕉溪水壩南岸溝仔埧公學校停課教室，白天帶到會社平交道對面蔗園採收原料甘蔗，列隊扛蔗捆徒步過去廠房壓榨。其時空襲頻繁不間日，會社很難雇到人工和牛車進行原料採收，大群戰俘被驅使於日本兵槍桿刺刀脅迫之下做奴工，會社得以勉強進行製糖。逢到拉水雷空襲警報，戰俘們停下工作，對著盤旋偵察友機蹦跳揮手歡呼，個個笑開口瞪大眼睛。只有這一刻俘虜們是快樂的。

日本人利用英、米敵國俘虜做人質，米機投鼠忌器每回都一匝又一匝低空盤旋安慰著落難的同胞，沒有發動攻擊轟炸廠區建築。一天又一天過去，會社始終保持安全無恙，應該歸功於大群戰俘。但這段日子裡戰俘有不堪勞役折磨病死，或不堪饑餓偷摘路邊工業用榨油植物蓖麻籽嚼食以致中毒身亡。日本巡查徵召大崙庄青年做義工，用麻袋草蓆裹包屍體，抬到溝仔埧公學校南側圳岸草埔草草掩埋。悲慘的事件一樁接一樁發生。戰爭的殘酷，侵略者的罪惡，卻由異國無辜青年承擔惡業，這樣的世界，公平正義到底在哪裡？

註：本文作者世居大崙庄，前述英、美戰俘做人質，親眼目睹，可做見證。

7.終戰演變

西元1945年8月，米國投擲第一顆原子炸彈於日本廣島市，隔幾日再投擲一顆於長崎市。日本徹底戰敗，無力反抗宣布投降。隨即退出台灣，結束51年殖民統治。

同年11月，國民政府成立「台灣糖業監理委員會」，接收台灣所有日產，包括一切建設和土地物資機械，雲林虎尾、北港、斗六、龍岩四家糖廠都在內。

斗六糖廠在盟軍大舉空襲轟炸長達一年期間，因為敵國俘虜人質戰術得以保持毫髮無傷，領先開工榨蔗製糖。虎尾、北港、龍岩工廠已嚴重破壞，在人力物力極為短絀情況下，胼手胝足於兩年間先後修復開工試俾，加入生產行列。幾年間雲林糖業恢復蓬勃氣象；產品源源供應中國大陸，抑制國共內戰引起的通貨膨脹，助益彼岸國計民生。從此以後延續到1963（民國52）年，台灣蔗糖輸出始終佔外銷第一位，為國家財政及國際貿易收支平衡重要倚賴，同時奠定日後台灣經濟發展基礎。

1949（民國38）年，國府帶大陸200萬軍民撤退台灣，驟然

增加龐大人口，台灣面臨增產軍需民糧問題，政府不得不釋出民間原料甘蔗區域，讓蔗農有機會選擇種水稻或種甘蔗。到1952(民國41)年，國際糖價轉趨低迷，稻米價格上揚，雲林各地蔗田紛紛改種水稻，縣內四家糖廠同時面臨推廣蔗作困難危機，台糖公司急謀突破困境，向世界產糖國徵求優良品種，獲得南非聯邦納他爾蔗試所贈送310種苗三十六芽，是該試所從印度引入的雜交子實改進成功的，芽苗試種於虎尾糖廠苗圃，做單芽繁殖和宿根兩項對照比較實驗，結果一樣分蘖旺盛獲得產量、糖分「雙高」。於是擴大推廣，稻農見種蔗有利可圖，紛紛回頭種甘蔗。到民國43年，栽培面積擴增到七萬多公頃，蔗糖豐收，糖業危機解除。

這項為台糖創造起死回生傳奇的甘蔗品種，全名叫NC0310。

終戰後時空現實環境的改變，台灣有史以來首度出現農業生產米、糖相剋轉折，規模最龐大企業台糖公司老店從衝擊中學到危機意識，積極開發蔗渣及副產品多角經營，增加利潤分擔經營風險；另方面總公司採取斷然措施關閉不具經營效益糖廠，包括北部新竹廠，中部彰化、埔里、溪州三家，再合併南部總爺和蕭壠廠為麻佳總廠，三崁店及車路墘為車乾廠。

台灣糖廠廠所緊縮，雲林縣四廠都未列入，蔗農繼續勉力耕耘，一步一腳印，到民國55年以後，台灣又一次出現時空現實環境改變，工商業化如火如荼，從農村拉去大量青、壯年勞動人口，留在農鄉莊腳打拼的都是老弱殘兵，這便影響到生產力；偏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世界糖產供過於求，各國削價競銷，國際糖價直直落。雲林四廠開始走得顛顛簸簸了。

8.糖鄉遲暮

艱辛困頓年歲，台灣島世紀製糖老店，仍然肩負供應國民消費和爭取國家外匯任務，企業經營轉型突破困境勢在必行。鳴槍起跑，項目包括：工場更新精製產品，開發擴充農場增產，加強副產品開發如酵母食品、台糖冰品、有機肥料、合成建材、礦泉水、飲料、卵磷脂、紙漿等等；民國70年起投入砂糖主業，開發養豬、製油、精緻農業蝴蝶蘭、土地開發砌厝、油品、物流、商流等八大事業經營發展。另方面，蔗糖外銷年年虧損必需「絕地求生」，把國內資本、機械移往東南亞越南發展，從人工勞力價廉降低生產成本，提升國際競爭力。

在糖業腳步踉蹌年代，雲林蔗農便目睹了風華褪色的悲涼，境內，也是全島廠齡最新，機械最先進優越的褒忠龍岩糖廠，於民國56年先「中箭落馬」，停產關閉。自西元1935年10月8日落成生產，到1966年漫長31年風光歲月至此畫下休止符。拆卸機械設備賣到越南，廠區所有建築物一一剷去，夷為平地，除了部份出售給中央廣播電台興建褒忠分台，都闢為種植原料甘蔗農場。

後續還有令人扼腕歎息憾事，龍岩會社倚傍的20公頃蜿蜒數公里雲林平地最優地景「臥龍山」，被短視的地方民代運作標售中央高速公路局，整座山土一方方裝到五分車台車，千趟萬趟運去斗南段填塞路基，山頂神社鳥居、御神石燈古蹟和休憩運動設施全部不知去向，只留下數十年前日本製糖企業龍頭藤山雷太命名題字鐫勒「臥龍山」石碑，移到虎尾糖廠「同心公園」一隅，做為一座好山地景曾經矗立西部褒忠平原千年萬年歷史見證。

西元1991(民國80)年，蟬聯七十九年優良紀錄的斗六糖廠，也擋不住糖業蕭條宣告停工關閉，巍峨如山廠房、倉庫與斗六地標大烟囱，從地平線上一一消失；留下辦公廳舍及宿舍區

和公園，與大崙庄頭隔道路鄰接的部份開發砌造一幢幢透天樓房住宅出售。廠區南邊風光明媚的水壩潭水縮得小小醜醜，原因為擴充土地增產，多年以前就動用推土機推附近高地泥土填塞溪灘砂床做田地種甘蔗，原來寬寬溪面縮小如一條排水溝，仿若日月潭清波粼粼映照浮島藍天竹林嵐影美景，從此永遠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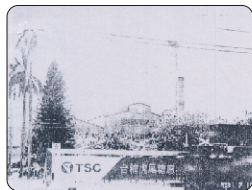
到九十年代，雲林縣鄉間，從山腳迤邐到虎尾溪北港溪夾岸平原連接到西部海口，漫原遍野的甘蔗青紗帳已經看不到了。於此傳來台糖總公司已有決策，近年內留下虎尾廠，北港廠停工關閉。至此雲林糖鄉的流金歲月漸去漸遠，榮華盛世景況模糊淡出。驀然回首，且唱何日君再來，徒然傷流逝。



◎北港糖廠-火車運糖蜜(日據時代)



◎1935年由西向東拍的龍岩糖廠



◎保持完整的虎尾糖廠 薛鳳娥攝

附記：

- ◎記事報導背景及動機：筆者家族世居雲林種甘蔗討生活，先祖父為滿清光緒年代斗六舊糖蔗農，先父為日據年代斗六糖廠原料採收區蔗農，曾自營農場十八甲，擔任過會社甘蔗委員。筆者四十四年畢業嘉義高農農藝科，躬事農耕，為虎尾糖廠原料採收區蔗農。世世代代與甘蔗生產息息相關。
- ◎田園調查單位：斗六糖廠、虎尾糖廠及同心公園、北港糖廠、龍岩糖廠遺址及龍岩村、有才村。
- ◎口述耆老：
 - 黃金河先生，民國十二年次，日據、民國年代服務龍岩、虎尾糖廠歷四十年。
 - 黃添生先生，民國二十年次，日據、民國年代服務北港糖廠歷四十五年。
 - 曾文卿先生，民國三十七年次，服務龍岩及虎尾糖廠三十多年，現仍在職。
 - 李茂興先生，民國四十四年次，服務虎尾糖廠三十多年，現仍在職。
 - 許從命先生，民國二十年次，日據年代曾於龍岩糖廠東勢厝原料區工作。
- ◎參考文獻：連橫「台灣通史」、「雲林文獻」、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民國八十八、八十九年各期「台糖通訊」半月刊、楊彥驊「虎尾的大代誌」。
- ◎2008年季夏完成整理撰述。

失足50年—
雲嘉南沿海地區的「烏腳病」歲月》

報導文學佳作

沈文台



沈文台

個人簡介》

38年生，大成商工職業學校商業科畢業，文建會編劇研習班廣播及電視編劇第一期結業，曾任摩登家庭雜誌社編輯部主任，太廣傳播公司節目製作、策畫、編劇，台灣新聞報記者，民眾日報記者，現職自由寫作。

曾獲》

86年台灣新聞處優良作品贊助出版〈台灣鄉土傳奇〉
89年中央日報2000年中文創作十大好書獎〈台灣燈塔圖鑑〉
90年文建會第三屆台灣文學獎報導文學獎〈孤燈照滄海〉

93年雲林縣第二屆文化獎一報導文學類獎〈雲林瑰寶、台灣燈塔老街圖鑑〉

96年國史館台灣文獻優良文獻書刊獎〈糖都虎尾一個因糖而興盛的市街〉

評審評語》

探討醫療史中，有關烏腳病的雲嘉南記事，平實真摯。

得獎感言》

寫「烏腳病」這個過時甚久的老舊題材，其實有兩個原因：一、為自己多年新聞記者生涯中，曾經目睹那些與死神搏鬥，臉上滿是驚懼無助神情的病患，以及家屬們令人鼻酸落淚的悲慘際遇，留下一段親與採訪記事。

二、為這塊土地上曾經走過的一段苦難歲月，留下些許文字見證資料。題材固然老舊，卻不應為後人所陌生遺忘。落花都入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回首前塵，應非「不勝唏噓」幾字所能形容。

失足五十年

雲嘉南沿海地區的「烏腳病」歲月

沈文台

前言

今（97）年6月3日，駐防於雲林縣麥寮鄉的海巡署第13海巡隊，邀請國內醫學界人士尊稱為「烏腳病之父」的王金河醫師，和多年來持續參與烏腳病研究，目前擔任台大雲林分院醫學研究發展部主任的曾慶孝醫師，共同在斗六舉行一場「愛在烏腳蔓延時」研討會，探討烏腳病在台灣走過的歷史。

不過，高齡92歲的王金河醫師，由於身體健康欠佳，無法親自南下，原本排定由他現身說法的這場研討會，只好臨時改為在台北台大總院，以視訊連線的方式進行。

乍看這一則被擠排在地方版報紙邊框角落的「小」新聞時，不少人在滿頭霧水之餘，也不免感到詫異與迷惑。

烏腳病——這個曾經令人聞之色變、不寒而慄的「邪門怪病」，不是早已銷聲匿跡，不見蹤影了嗎？怎麼時至如今，從人們記憶中散滅消失多時的陳年往事，居然還有人興致勃勃，猶如白頭宮女述說天寶遺事般，又再度重彈舊調一番呢？

其實，也難怪大家納悶不解。

不論對時下絕大多數年輕一代，或者是半百以下的中壯年人來說，「烏腳病」的確是個相當陌生的名詞。即便是年力就衰，齒搖髮白的老年人，對昔日曾被稱為「邪魔瘟疫」的烏腳病，也多半語焉不詳，說不出個梗概來。

或許由於這一層緣故，烏腳病當初形成與發病的原因，直到今天還是一道解不開的謎題。它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生，是否已經完全滅盡絕跡，這些撲朔迷離、淆亂模糊的問題，依

舊沒有人能夠說得出正確答案。

然而，這個曾經橫行肆虐台灣西南沿海鄉間半個多世紀，恣意凌遲過無數病患身心，裂剝支解過無數病人手腳，奪走無數寶貴生命，更造成無數家破人亡慘劇的邪靈惡煞，縱使它蟄伏沉寂已有一段時日，是否再度逞兇為害亦不得而知。但「前事不忘，乃後事之師」，我們實在沒有任何理由或藉口，繼續輕忽坐視，不願試著去認識瞭解它！

怪病肆虐 愁雲慘霧

民國43年左右（註1），一種在濱海漁村裡被稱為「烏乾蛇」的怪異疾病，突然像惡魔纏身似的，悄悄地在台灣西南沿海地區的幾個鄉鎮蔓延開來。

罹患這種怪病的民眾，先是眼睛發紅，手腳不時會有陣陣輕微麻冷與痛癢的現象，接著手指或腳掌部位，陸續浮現許多大小不一的黑色斑點及花紋。經過一段時間之後，這些黑斑花紋開始有如蛇類爬行一般，不斷往上竄升擴散，手腳也逐漸發冷變黑，繼而萎縮枯乾，最後硬化成為酷似焦黑木炭，不停斷裂脫落。

有些患者，可能因體質差異的緣故，當黑斑花紋開始竄升擴散後，手腳會出現水腫潰瘍的症狀，不斷流出腥臭膿液，最後逐漸腐化糜爛，血水和膿液持續淌流不停。

「烏乾蛇」怪病，最早發生於何時，或者最先出現於何處，並無相關的文字記載資料可供引證。不過，根據醫學界人士研判，大約在日據殖民統治末期，亦即太平洋戰爭前後這一段時間，台灣西南沿海一帶的七股、北門、學甲等地區，便曾經有過類似的病例出現。當時，民間依據病人發病時，患部黑斑花紋有如蛇類向上爬行，手腳不斷黑乾萎縮等症狀的特徵，將

其命名為「烏乾蛇」。

只是，這個不明病因的邪門怪病，當年何以發生、致病症狀為何、罹病人數多寡，乃至於最後如何消失不見……等等，這一切相關的細節情景，由於時空環境驟然變遷因素，以致長年披著一層神秘面紗，外界始終無從窺知全貌。

因此，在事隔十餘年之後，當「烏乾蛇」怪病又再度「死灰復燃」，開始在西南沿海漁村裡橫行肆虐，不少病患在面對著此一恐怖可怕疾病，卻渾然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起初僅是將手腳浮現的黑斑花紋，當成一般皮膚疾病，自行找些草藥搗碎敷貼，或以現成膏藥擦拭塗抹了事。直到黑斑花紋不斷竄升擴張，而且經常有一股針刺骨椎、痛徹心扉的感覺，令人坐立難安，苦不堪言時，這才驚覺自己可能染上「不可等閒視之」的頑強惡疾。

然而，知道自己遭到惡疾纏身，是一回事；如何醫治這種不明病因的疾病，又是一回事。

早年——尤其40年代初期，正值台灣剛從戰爭浩劫站立起來不久，百事待舉，百廢待興的時候，偏僻農鄉漁村，非但各項民生物品極為貧瘠匱乏，衛生醫療資源更是嚴重欠缺不足。民眾一旦遭逢突如其來的天災人禍，或是罹患重大流行疾病，十有八九往往視為是「怒犯天條」，引致老天爺興師問罪的一種天譴責難。

在那個神權天威不得違逆的年代裡，唯一可以獲得贖衍解脫的途徑，只有求助四境八鄉的列神眾佛，懇請祂們代為向「天際帝王」元始天尊告罪美言，祈求天神能夠體恤蒼生百姓「處境堪憐」，早日頒賜聖旨，調派天兵天將前來平妖伏魔、祛除疫癘，讓各方善信蒼生無病消災，生活作息回歸安寧平靜。

為了禳災祚福，冀求合境平安，地方上的一些大小廟宇，

紛紛架設天壇、建置天台，大肆「號召」轄境四域的信徒民眾們共襄盛舉，踴躍參與郊天、修醮、修齋、五臘、百福等各式各樣的祭典法會活動。廟內供奉的鎮殿或陪祀王爺、千歲、府侯、將軍等眾多神祇，也爭相在善信民眾萬頭鑽動、前後簇擁下之，一路鑼鼓喧天，鞭炮此起彼落，聲勢浩蕩的穿街過巷，四處巡狩遶境，各顯神通趕妖逐魔。

此外，不少私人神壇道場，更是不落人後鼎力相助，三天兩頭扶鸞問事，頻頻透過專司凡間與仙界訊息傳達的「乩童」，當面向威赫神尊請求諭示剋毒除病的「靈方聖符」、「仙丹妙藥」，好讓病患服用早日痊癒康復。

然而，這些林林總總，冀望借助「神蹟異象」，來為地方驅邪除魔，也為病人消災治病的苦心與努力，並未如願以償獲致預期功效。病患手指腳掌部位初始浮現的黑斑花紋，非但日漸竄升擴張，甚至更形嚴重惡化，有的開始萎縮枯乾，硬化焦黑；有的則不斷潰爛腐化，流出的血水膿液，更伴隨著一股難聞腥味，臭氣沖天。

這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病變發展，使得許多原本滿心期待病情能夠漸趨好轉的病患，眼看著自己好端端的一雙手腳，在妖魔邪靈的無情侵蝕摧殘下，不斷枯乾焦黑或潰瘍糜爛，變成一副支離破碎，不忍卒睹的悲慘模樣。他們先前抱持積極樂觀心情，望眼欲穿苦苦等待的結果，竟然獲得這般殘酷不堪的下場。任憑再怎麼堅強勇敢，恁誰也無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挫折打擊。

不少悲慟莫名的病患，有人一夕之間情緒崩潰，忽而歇斯底里哭笑吵鬧不停，忽而靜坐沉思不發一語。一些傷心欲絕的病患，茶飯不思，終日以淚洗臉；也有人在萬念俱灰之餘，最後竟然選擇仰藥、懸樑、投河，以結束生命的方式，來為自己

尋求解脫。

無數引人一掬憐憫同情眼淚的不幸悲劇，使得原本寧靜祥和的農鄉漁村，頓時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

診所施醫 一線生機

民國49年，基督教芥菜種會負責人孫理蓮女士，本著教會長期宣揚的「以藥醫人，而傳其道」精神，率先在台南縣北門鄉設立烏腳病診所，聘請王金河、謝緯醫師二人共同主持，專門為罹患「烏乾蛇」怪病的民眾，提供免費醫療照護服務。

這是「烏乾蛇」怪病，在雲嘉南沿海地區橫行肆虐多年以來，第一個專門收容病患的醫療診所。

診所開設之初，捨棄民間沿用多時的「烏乾蛇」，改以「烏腳病」為名，背後還有一段「經過多次深思熟慮」的爭論考量。王金河醫師說，烏腳病的症狀雖然出現在病患手腳兩個不同地方，但在一般人的認知中，雙腳畢竟是用以行走移動，支撐人體軀幹的主要部位，腳的「份量」遠比手來得重要，這是不爭的事實。若是在手腳兩者無法同時並存，非得缺一不可的情況下，相信大多數人還是寧願選擇「留腳去手」。北門診所經過多次研商，最後決定選用「烏腳病」做為名稱，道理即在於此。這也是日後大家熟識「烏腳病」，卻不知烏腳病最初叫作「烏乾蛇」的原因所在。

「北門診所」的設立，不僅為沿海漁村眾多烏腳病患開啟一線生機，同時也使得人人談病色變的此一惡疾，過去如何摧殘病患軀體生命，以及病患們如何忍受無情病魔凌遲，種種令人怵目驚心的悲慘景象，再也無所遁形，全都赤裸裸地呈現在世人面前。

不曾經歷過烏腳病折磨的人，的確無法想像每次發病時，

病患口中所形容的：「地下有洞要鑽進去，天頂有蓋也要攀上去！」究竟是何等痛苦的滋味。事實上，不少病患在遭到怪病纏身之後，整個人幾乎已完全變了樣。他們經常將自己禁錮在暗無天日的痛苦深淵中，除了自卑自責，避不見人外，更是一面咬緊牙根，忍受肉體錐心刺疼的煎熬，一面強作鎮靜，克服心中漫無邊際的驚嚇恐懼。然而，不論他們如何努力，肉體的疼痛和心中的恐懼，還是如影隨形一般揮之不去，既無法擺脫也不能卸除。在叫天不靈、呼地不應之餘，他們只能終日以淚洗臉，茫然無助地渡過淒涼悲慘的歲月。

北門烏腳病診所成立初期，收容診療的對象雖然不多，但住院就醫的病患，幾乎每一個都是罹患惡疾已有一段時日，手腳患部開始出現硬化焦黑，或是潰爛腐化，病情較為嚴重的病人。

王金河醫師說，烏腳病屬於末梢血管疾病，也就是醫學上所稱的「血栓症」。不過，由於患者多半均已延誤可以使用藥物控制病情的最佳診療時機，為了防止病毒繼續侵害全身，避免細胞壞死現象日趨惡化，危及病人生命，醫師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不得不斷然採取「截肢」措施，以開刀手術的方式，將病人手腳患部切除。

可是，切除病人手腳患部，並不是醫治烏腳病一勞永逸的方法，因為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患部截斷的地方又繼續開始出現黑斑或花紋，這是病毒再度復發擴散的徵兆。為了讓病患保住生命，必須再一次進行截肢切除手術。如此一而再、再而三，週而復始循環不斷的治療方式，使得烏腳病在醫學界，又被稱為「高位截肢病」。

烏腳病令人聞之色變的可怕地方，在於始終找不出導致發病的原因，醫師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唯一能夠「治療」這種

怪病的方法，只有像廚師拿刀切菜一般，將病人的手腳患部一截一截切除。駭人聽聞的烏腳病，也因而被人叫作「分屍病」。

儘管診所在教會財力物力多方挹注下，可以免費提供病患住院診療及醫護看顧服務，可是對長期以來一直飽受身心折磨的病患們來說，罹患這種時時刻刻籠罩在死亡陰影下的怪病，除了整天提心吊膽地在鬼門關前徘徊掙扎，默默忍受「生不如死」的痛苦折磨，淒涼心境無處可以憑訴之外，讓他們感到更為傷心悲痛的是，周遭一些原本偶而還會前來家中關懷探視的親戚朋友，自從住進診所鋸腳斷手之後，竟然將他們視為恐怖可怕的蛇蠍猛獸，一個個避之唯恐不及，甚至連血濃於水的骨肉親人，也從此形同陌路，再也不聞不問。

為了減輕病患內心無處排遣的孤寂痛苦，同時也為了防阻他們萬念俱灰以死尋求解脫，王金河醫師和同樣也在診所看護病患的太太毛碧梅，經過多次研商後決定向教會提議，爭取在診所內設置草蓆工場，設法教導病患學習蘭草蓆帽的編製技巧。

王金河醫師說，設置草蓆工場的用意，並非打算強制這些行動不便的病患們參加工作，或是利用他們千辛萬苦製作完成的疊蓆草帽來出售牟利。相反的，診所聘請師傅來指導他們學習編製技巧，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鼓勵他們勇敢走出自我禁錮的封閉牢籠，重新尋找生活的樂趣和目標。

「教導一個身心健全的正常人，專心學習一技之長，都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況這些切除手腳，身體虛弱，且又欠缺生活自主能力的烏腳病患。」

明知不可為而為，需要更大的毅力和勇氣。王金河醫師和毛碧梅夫婦二人，耗費無數時間與精神，全心全力為烏腳病患

打造的草蓆工場，終於如期興建完成。空曠寬敞的工場內，除了放置幾台簡單的編織、裁切、滾邊機具外，再也空無一物。王金河醫師說，烏腳病患最大的障礙就是行動不便，徒有再多再好的設備，如果病患無法操作使用，到頭來還不是淪為一堆廢鐵！更何況興建這座工場的用意，只是為了鼓勵病患們彼此互相交流打氣，激發他們內心潛藏的求生意志而已！

「只要有一個病患能夠從這裡站起來，勇敢走進人群社會中，再怎麼辛苦都值得！」

王金河醫師期盼病患「走入人群社會」的願望並沒有落空。數年後，果真有一個被鋸掉雙腳的病患楊李爾，憑著機靈聰明頭腦、勤快敏捷雙手，以及堅強過人的意志，成為第一個在螢光幕上公開亮相的烏腳病人。

她的故事，不僅感動了無數觀眾，也為烏腳病患帶來了改變一生命運的嶄新契機。

病患的故事／之一

住在台南縣學甲鎮的陳仙化（註2），是個農家子弟，和守寡多年的母親相依為命，母子二人守著家中幾分薄田，勤奮節儉務農維生。24歲那年，他憑著媒妁之言，迎娶住在鄰近村庄的楊姓村姑為妻，夫婦二人相敬如賓，十分恩愛，翌年生下一個女兒。

詎料民國47年，也就是陳仙化26歲這年，他的左腳不幸罹患了「烏乾腳」怪病。患病初期，他雖不惜舟車勞累，大老遠跑到台北台大醫院就醫，無奈院方一看到他的左腳模樣，隨即以「病床不足」為由，不願收留他。

「這種中了邪的怪病，剛剛開始蔓延時，國內沒有任何一家醫院肯收容患者。」陳仙化說，醫院不肯收留烏腳病患的原

因，主要是由於當時醫師還探究不出致病原因，不敢冒然操刀施藥。

不久，陳仙化左腳的黑斑花紋，開始慢慢往上竄升。每次發病，一陣陣錐心刺骨的劇烈疼痛，逼使他不得不去找人稱「赤腳仙仔」的密醫，注射止痛針劑。可是藥效一旦退去，那種無法用文字語言形容的劇痛感覺，很快又穿透全身。

不忍心看著兒子遭受病痛折磨的老母親，心急如焚，多次帶他到附近神壇求神問卜。自稱「神僕」的乩童，指示他每次發病時，一定要用力拍打患部，直到蛇眼跑出來，再用針戳刺，把烏蛇給逼出來，然後貼上一張王爺公的聖符靈咒，疼痛立即消除，永不復發。

「把整隻腳拍到瘀青，又有啥用？還不是一天痛過一天，痛到都快不省人事了！」

陳仙化咬牙苦撐三年，直到腳掌壞疽硬化、枯乾脫落，才隻身前往北門烏腳病診所，接受王金河醫師截肢手術。之後，他一直在草蓆工場工作渡日，這一待就是30多年。

陳仙化住進診所截去左腳不久，老母親臥病不起，沒過多久就撒手人寰。他那位日夜操勞，同時得要服侍一老一少一幼嬰的老伴（其實在一起生活還不到6年），在母親走後的隔年，也不支倒地含恨離去。

「家破人亡，這就是我這個烏腳病患一生的寫照！」

病患的故事／之二

住在嘉義縣義竹鄉的翁阿葉^(註3)，從小乖巧依順，是個左鄰右舍人人稱道的「好女孩」。20歲那年，她聽從父母作主安排，嫁給外表看來木訥老實的作田郎謝福為妻。

謝福是家中獨子，翁阿葉翌年生下一個女兒後，一心一意

想要生個兒子，為夫家延續香火。詎料事與願違，第二胎還是個女兒。但她並不死心，仍然殷切盼望「有子萬事足」的美夢，能夠早日實現。

就在第二個女兒即將屆滿周歲之前，翁阿葉的右腳不幸罹患了烏腳病惡疾，而且病毒很快向上擴散，隨即被丈夫送到北門烏腳病診所，由王金河醫師動刀切除。

儘管失去了右腳，連走路都不方便，翁阿葉還是不忘為夫家延續香火的心願，堅持出院回家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皇天不負苦心人，數年後翁阿葉終於如願以償生下一個兒子，並且替他取名為「傳宗」。託天之幸，她的烏腳病惡疾一直未再復發，歷經多年茹苦含辛，總算把兒子拉拔養大，也為他完成婚事。

現年70多歲的翁阿葉，可能是眾多烏腳病患中，少之又少的一個「幸運者」。目前她和兒媳孫子一起居住生活，雖然兒子和媳婦每天都得外出工作，賺錢養家，但媳婦出門之前，總會將電鍋、便器和其他日常用品，全都擺在床邊，讓行動不便的翁阿葉隨時便於取用。

「少年仔出去賺食卡要緊，我這個從死神手中撿回一條命的老伙仔，能夠活到這個歲數，已經感到很滿足啦！」

病患的故事／之三

住在台南縣學甲鎮的李爾^(註4)，是北門烏腳病診所草蓆工場裡不可缺少的一員「大將」，她的頭腦聰明，反應敏捷，手藝精湛。由她巧手匠心編製的精美草蓆、草帽、手提袋，無一不是教會兄弟姐妹個個稱道讚嘆、人人愛不釋手的傑出工藝品。

可是，有很多人卻不知道，命運乖舛的「學甲新娘」，新

婚不到四個月，就被烏腳病惡疾奪去了雙腳，如果不是王金河醫師和丈夫一再苦口婆心勸導，這位終日以淚洗臉的「歹命」新娘，斷然不可能讓自己的生命還有發光發亮的一天。

50多年前，外表長得端莊秀氣的農家少女李爾，經由族親長輩的居間介紹，嫁給在銀行當辦事員的楊姓丈夫。豈料晴天霹靂，新婚還不滿四個月，她竟然被烏腳病惡疾纏身，雙腳同時發病，而且在短短不到一個星期時間，病毒很快就開始擴散蔓延。

飽受驚嚇，一時片刻間還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是好的李爾，已被夫家送進北門烏腳病診所，隔天隨即接受王金河醫師手術切除掉雙腳。

一個荳蔻年華的美麗少女，新婚燕爾，正值人生最為快樂甜蜜的美好時刻，即使作夢也永遠不可能想像得到，自己竟然在倏忽之間，從歡樂雲霄頂端，跌入了無底的痛苦深淵。這個痛不欲生的沉重打擊，使得李爾數度想要以自我了斷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王金河醫師雖然十分同情李爾的不幸際遇，卻也不忍見到她自怨自艾的痛苦模樣，於是便經常趁著巡房看診的時間，一再安撫勸導她，加上李爾的丈夫只要一有空，就騎著機從學甲跑到北門診所來陪伴她，對她噓寒問暖，關懷備至。

在王金河醫師不斷灌輸信仰哲理，以及丈夫情深意濃的感召之下，李爾終於逐漸走出痛苦泥淖，開始到草蓆工場學習編織蓆帽的技藝。由於她天賦聰明敏銳，雙手極為靈活，不僅很快練就一雙精湛的手藝，而且經常巧奪天工，編出許多別出心裁的精美作品。

為了鼓勵更多病患見賢思齊，王金河醫師除了將她堅強的故事拍攝製成紀錄片外，還特地帶著她和一名年幼病患，一起

到台北接受台視「大同世界」節目訪問。李爾的故事播出後，使得無數觀眾深受感動，有不少人更忍不住為她的際遇同情落淚。

民國83年，李爾因舊病復發，從此離開了人間。

一聲令下 快馬加鞭

民國59年——也就是距離基督教芥菜種會在台南北門鄉設立烏腳病診所十年之後，過去一直以「致病人口分散，涵蓋面積廣大」為由，將烏腳病列為「地域性疾病」的台灣省政府衛生處，終於頒訂一紙「烏腳病防治計畫」，並且撥款補助北門診所（註5）。這是烏腳病在西南沿海地區橫行肆虐多年以來，政府部門首度和惡疾怪病有所接觸。

這年，王金河醫師親自帶著手藝靈巧的「歹命新娘」楊李爾，和一名年僅8歲的小病患，一起到台視「大同世界」節目接受訪問。楊李爾不向命運低頭的堅強故事播出後，隨即在全台各地造成極大震撼，不知有多少觀眾為她動容落淚。令人聞之色變的烏腳病，也首次揭開神密面紗，呈現在國人面前。

可是，「歹命新娘」楊李爾的故事，以及烏腳病肆虐為患，令人不寒而慄的恐怖可怕模樣，雖然像一塊石頭丟入溪流湖水中，掀起了一陣陣漣漪，但水波並未蕩漾，不久之後一切又回歸於平靜。

直到事隔三年，也就是民國62年間，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故總統蔣經國先生，得知烏腳病在西南沿海地區肆虐為患的消息後，隨即立刻驅車南下，前往北門烏腳病診所巡視。當他親眼見到診所內收容的多名病患，有的失去一手、一腳，有的雙腿全遭鋸除，一個個愁容滿面，悽苦無助忍受著病魔摧殘折磨的情景時，他強忍著內心的悲痛，毫不遲疑指示政府各相關部

門單位，除了必須立即成立研究小組，全面調查病患人數、致病原因，以及儘速興建烏腳病防治中心，由政府負責收容照顧病患外，並且限令最遲在民國67年以前，必須將烏腳病徹底消滅。

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的這聲令下，一改政府單位過去對烏腳病漫不關切的態度，果真有人開始快馬加鞭，著手進行調查研究工作。

民國62年底，台灣省衛生處除了成立烏腳病防治小組，聘請台大醫學院專家學者調查研究烏腳病致病的原因外，同時也完成各地烏腳病患人數統計，總共有1321人，其中以台南縣的741人為最多，其次為嘉義縣448人，另外還有133人，分別為雲林縣和高雄縣。這是烏腳病在西南沿海地區猖獗橫行近20年來，政府部門首次對外公布的病患人數資料（註6）。

姑且不論這份病患人數統計資料是否完全詳實正確，但它至少具體指出罹患烏腳病的患者，遍布於台灣西南沿海的雲嘉南等幾個縣市，幅員範圍的確相當廣大。

由台大醫學院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的烏腳病調查研究小組，經過多年觀察與追蹤後發現，罹患烏腳病的民眾，以經常赤腳接觸土壤的農民、漁民和鹽民居多，而且這些病患彼此間也有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長期飲用含砷量高達0.3PPM以上的井水或地下水。專家學者們除了一致認為，罹患烏腳病的原因，必然和井水、地下水及土壤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外，同時也認定烏腳病是一種慢性砷中毒疾病，改善民眾飲用水的水源與品質，應是消滅烏腳病最為具體有效的方法之一。

為了改善飲水品質，台灣省自來水公司先後投資十餘億元，在雲嘉南沿海——也就是烏腳病肆虐情況較為嚴重的濱海鄉鎮，積極興建蓄水塔、給水站，一方面大量提供潔淨自來水給民。

眾飲用，另外一方面則陸續封閉各地的地下水井。

專家學者們認為，只要斷絕地下井水源頭，烏腳病的新病例便不會再發生

防治中心 走入歷史

民國66年11月，由省府斥資興建的省立台南醫院北門烏腳病防治中心竣工完成，正式啟用。初期除了對外開放門診，為烏腳病患提供完整的全程醫療服務外，也將原本收容於基督教北門烏腳病診所內安養的三名「老病患」蔡文筆、陳仙化、洪紡，同時轉移至防治中心接受看護照顧。這三名舉目無親，無依無靠，而且渾身都是併發症的「老病患」，雖然手脚殘缺不全，但他們長年在北門診所就醫，個個閱歷經驗都相當豐富，搬遷到「新家」後，不但扮演起護理人員和住院病患之間的「橋樑」角色，更是協助院方安撫、勸導、照顧病人的最好幫手。

北門烏腳病防治中心，是政府機關設立的第一個公立烏腳病醫院，在烏腳病患遍布西南沿海的雲嘉南等縣市，而且罹病人數又超過千餘人之多，照說醫院開張後，應是人潮川流，「生意興隆」，不料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每天登門看診的病人寥寥無幾，幾乎門可羅雀。

直到民國70年間，北門烏腳病防治中心由原先隸屬於省立台南醫院，改隸嘉義醫院，接任主治醫師的王銘玉，經過用心仔細觀察後發現，罹患烏腳病的病人，不少由於腳部疼痛，多半不良於行，加上身體虛弱，以及交通不便等諸多因素，往往將到醫院求診看病視為畏途。這是烏腳病醫院「生意清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為了充分發揮政府照顧烏腳病患的良旨美意，他決定將原本在院內坐等病患登門求診，消極被動的診療方

式，改為採取主動出擊，以巡迴醫療和家庭訪視等積極作為，來突破烏腳病患就醫的障礙。

「免費的便當，不論再怎麼美味可口，需要的人如果無法前來拿取，一切的苦心和努力，到頭來還不是白忙一場！」

年輕的王銘玉醫師，把醫護人員下鄉為烏腳病患服務，視為是一種拉近醫師與病人之間距離的愛心行動。尤其對長年飽受痛苦折磨的烏腳病患來說，診療醫護服務到家，至少能夠讓病人的心情感到舒坦一些。

不過，他的「造福烏腳病患」願望，卻受限於時空環境，未能全然付諸實現。因為，早期的巡迴醫療服務，大多由防治中心醫師和護理人員，利用中午休診時間，每週一次隨著台灣省政府偏遠地區巡迴醫療隊下鄉，由於醫護人員不足，選定的看診地點不多，再加上往返時間多於看病時間，以及醫療隊給藥的方式缺乏管理和追蹤，所能獲致的具體成效，自然也就相當有限。

為了改進「心餘力絀」的缺失，王銘玉醫師隨即將第二階段實施的醫療服務方式，改為由防治中心人員，按照排訂的行程，分別在嘉義和台南兩地沿海各個鄉鎮，採取定期與定點看病診療。實施固定醫療服務，除了可以及時有效了解病人的實際需要外，更能儘早發現新病患，越早提供對方早療服務，越能避免病人受到「高位截肢」之苦。

民國73年，接任烏腳病防治中心主治醫師的陳春元，根據自己十多年來持續不斷觀察發現，烏腳病具有潛伏性，發病時間的長短，端視個人體質的不同而有差別；曾經長期飲用井水或地下水的民眾，在烏腳病蔓延流行的「高峰期」未曾發作，並不表示以後永遠都不會發作。這種現象，也充分顯示出烏腳病的病源，很難能夠在短期之內加以徹底撲滅。

因此，陳春元醫師將防治中心第三階段實施的醫療服務工作，改為每週進行家庭訪視，由院內醫師和顏素芬、劉麗珠、李秀綢三位護士，分別組成訪視小組，每週三輪流到病患家中，為他們量血壓、打針、換藥，並為每位病患建立兩份醫療病歷資料，一份交由病患隨身攜帶，方便他們用來求醫看病，另外一份則由防治中心建立電腦檔案資料，以利於追蹤患者病情。

烏腳病患需要長期醫療照顧，防治中心訪視小組的巡迴醫療服務，正是擴大醫療網，發揮預防與治療功能的最佳管道。

有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成立不到一年，卻做得有聲有色，在沿海漁村廣受民眾稱道好評的烏腳病防治中心巡迴醫療服務小組，不僅一舉為全台各地「催生」了無數群體醫療中心，使得這些地方醫療資源「新貴」，幾乎和圖書館、游泳池並駕齊驅，成為當時各個鄉鎮首長引以為傲的「施政建設成果」。尤其更為重要的是，民國74、5年間，當烏腳病又再度「死灰復燃」，雲嘉南沿海地區罹病人數不斷直線上升之際，防治中心巡迴醫療小組立即展現疏導指揮病患就醫，提供各地醫院病患病情資料，以及技術與經驗交流等多面向的服務，使得這一波來勢洶洶的烏腳病惡疾，在醫學界人士同心協力、攜手合作之下，很快便獲得有效控制，並且逐漸沉寂下來。

民國84年11月，北門烏腳病防治中心「完成」階段性任務，功成身退後，決定將現址悉數拆除，改建為現代化的省立新營醫院北門分院。不論對烏腳病患、醫護人員、研究學者或當地民眾們來說，這座曾為烏腳怪病揭開神秘面紗，救人無數，也上演過為無數悲歡離合故事的小醫院，從此走入歷史，成為許多雲嘉南沿海地區民眾的一個共同記憶。

走過20餘年歲月的北門烏腳病防治中心消失不見了，然而

橫行肆虐半個多世紀，奪走無數人命的烏腳病，當真已經完全絕跡了嗎？

這個解不開謎團的疑惑，究竟有誰能夠告訴大家正確的答案？

註釋

註1：基督教北門烏腳病診所成立後，王金河醫師根據病人自述患病時間推算，民國43至44年間為發病期。

註2~4：74年至75年，筆者四次在台南北門、學甲、嘉義義竹等地，走訪醫護人員與病人隨身筆記。

註5：民國64年，台灣省新聞處出版「台灣光復四十週年特刊」，肆—9—20頁。

註6：出處同前，但民國61年為烏腳病第3波發病期，74年為第4波。



雲林

短篇小說

第四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短篇小說評審感言

胡文淵

整體而言，本屆文化藝術獎得獎短篇小說的特色，寫作方向有普遍自生活中尋找創作素材之勢，具透析在地文化的側面意義，是為可喜之處。「晚禱之地」主題頗佳，劇情轉折不俗，引人入勝；「大頭茶」文筆細膩，道盡人生起伏，哀愁中一轉念又能海闊天空；「母與子」台語用詞優美，對話鮮活，十分有在地特色；「歸人」描寫遊子回鄉的複雜心情，文字的閱讀感受雖不盡精準但餘韻猶存，鋪陳出生活在雲林的簡單幸福。以上均為評審團所推崇。

晚禱之地》

短篇小說首獎

詹潤芝



詹潤芝

個人簡介》

68年生，台灣藝術大學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學士。曾於90-97年間任台大醫院雲林分院護理師，目前就讀台灣藝術大學戲劇與劇場應用學系碩士班。

曾獲》

83年華醫女聯文學獎佳作〈情歸何處〉

86年華醫文學獎小說組第3名
〈隱憾〉

87年華醫文學獎小說組第1名
〈名字〉

評審評語》

平常故事，突出奇鋒在盈樺自殺負罪名，而肚中子不是男主角，彼以個人心裡創傷，因救老人方知人間之苦，又與地方連接，取得救贖，主題頗佳。

得獎感言》

感謝這八年來在醫院遇到的所有人、事、物，使我對於這片土地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雖然雲林地區這幾年逐漸發展，但人們的熱情及純樸卻沒有減少。初見米勒之《晚禱》時，直覺它就是在描寫雲林農情，《晚禱之地》也因此誕生，並成為我告別護理工作的一筆記錄。承蒙文化處舉辦此次活動，更感激所有評審老師的厚愛，使得《晚禱之地》得以見世。身為作者的小小願望，唯冀望這部小品，能在文字流入讀者視覺之時，引領讀者體驗雲林鄉情之美，也願它能为讀者的心靈帶來一絲溫暖。

晚禱之地

詹潤芝

應劭離開了生活將近三十年的台北，來到了眼前這個從沒造訪過的城市，帶著一包簡單的行李，還有一身的疲累。臉上滑下鼻樑的鏡框、皺摺的藍色襯衫，足以做為疲累的證物。怎麼會答應來到這裡？現在的他有些不了解當時的自己。

人生有很多事情是這樣的，一旦選擇了，就連後悔的機會都沒有。

雲林比他想像中來得熱鬧。放眼望去，沒見到在雜誌上的四合院，也沒有他原先想像的鄉野風情。他原本還以為，必需涉足在田間小路，一路詢問田間播種的農婦，然後踩過無數的小細石，也許，還會有雨後的泥濘黏附在舊鞋上，風塵僕僕的走到醫院提供的宿舍去。

當嚼著檳榔的幾個大漢將手中煙蒂熄滅，對著應劭走過來時，他握緊手中的筆記型電腦，並在腦海裡做好了攻防策略。當走過來的幾個大男人，客氣的詢問是否需要搭車時，他先是鬆了一口氣，暗自笑了自己的多慮，毫不考慮地選擇了其中一位。司機一路上問了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想必是為了避免沉默，而應劭也是有問必答。或許，是為了彌補方才誤會對方為地痞的罪惡感吧！他極少見的主動與初識的人閒談起來。到了醫院提供的宿舍，進到自己的房間內，除了一片白之外，沒有別的了。躺在硬冷的床板上，應劭心想，在這個空間裡，自己是唯一的生物。這樣的想法令他倍感孤單，疲累的身軀已成身外物，唯獨噬骨的孤單，像鬼影似的緊緊吸吮他。而四周白色的牆，成了回憶女神蒼白的嘴，硬生生的把他活吞。

來到雲林的第一夜，月光雖然皎潔，但卻照不進應劭的心裡。

翌日，來到了新任職的醫院，人事部報到的手續完成後，便有人領他到院長室。舊式的建築裡，昏暗的色系並不使人感到焦慮，四面慘白的牆，反倒還添了幾許熟悉感。

「院長在聽院務報告，應該馬上就回來了。」秘書手邊整理著辦公桌上堆積的公文。不久，一名面具威嚴的中年男子走入，並用手扶了一下鏡框，以審視的態度看著應劭。

「院長好。」應劭有些緊張的站起，雙手抓皺了筆直的西裝褲。映入他眼裡的院長，戴著銀框的方形眼鏡，連臉上皺紋的線條都顯得有規有矩。

「周醫師吧？請坐，」院長做了個手勢，示意要秘書退下，「我看過你的資料，相當優秀，歡迎加入我們的團隊。」

「謝謝院長。」應劭用手扶了一下鏡框，以掩飾自己的不安。

「年輕人來這裡歷練很不錯，」，他喝了一口咖啡，然後雙手懷抱在胸前，「本院注重的是工作表現，好好努力工作，」隨後又補了一句說道：「這裡不會干涉你的私人生活。」

應劭沉默了幾秒，為了躲避那雙銳利的眼神，他趕緊回答道：「是，謝謝院長。那麼我先出去了。」就連關上門後，他都覺得隨時有一對眼睛注視著自己。那種犀利的眼神彷彿可以將人看透，看透你生命中所有的往事。被侵略的感覺讓人無處可逃，還伴隨著有種令人作嘔的不適。

* * * * *

醫院先安排應邵支援急診，跟主管打過招呼後，開始了他第一天的工作。急診室的玻璃門一開一關，彷彿是淘氣的命運之神要人猜謎，下一個出現的患者是怎麼樣的？

這個地區病患的流量極大，和原本應劭估計的不同。他原

以為，應該有時間整理下一篇要投稿發表的論文，想不到，卻連讓他泡一杯咖啡的時間都沒有。剛處理完宣告急救無效的患者，不久，警衛和護士又推了一床年輕的患者，身後還伴有幾位警官和家屬。

病患為三十歲男性，前額一處撕裂傷，並伴隨有咖啡色嘔吐物的腸胃道出血症狀送入。應劭在與外科醫師一起合作，很快的將他額上的傷口縫合。

「魯先生，」應劭拉下口罩，病患的酒味沖得他頭暈，「你的電腦斷層初步看來沒有顱內出血的狀況，去做完胃鏡後，可能會需要住院。」應劭翻著手中的舊病歷，發現這是位長期酗酒、習慣性腸胃道出血的病人。

病人滿臉醉意，抓著應劭胸前的識別症，「周一應一劭一喔！」他猛然從病床上坐起，撐了一下滑落鼻樑的黑粗框眼鏡，「你新來的，我教你啦！」他意識到自己已經引起警官的注視，才鬆開應劭的識別證：「我這種病情要直接住院，瞎米咧可能需要住院？你是不是菜鳥啊！」

「請問你是他的父親嗎？」應劭轉頭注視陪伴在旁的家屬，「這個狀況還是要先做胃鏡止血。」

「我不是他的家屬。不過，要做什麼檢查我都會幫忙到底的。」這位中年男子無辜的回應著。

「你不負責的話，」魯先生大聲叫嚷著：「我就去法院告你。」

一旁的警官抓住魯先生的手，將他鬆開：「魯先生，客氣一點。你自己酒後騎腳踏車，然後自己去撞人家停在路邊的車輛…」另一位警官雙手插腰，接著說道：「要不是林先生報警然後送你過來，你現在還倒在路邊當路障呢！」

在傳送人員帶離魯先生一群人後，應劭搖搖頭，開始處理

等候看診的病患們。中午用餐的時間，應劭和新同事們一起用餐，新同事們相當健談，他雖然有問必答，但也不主動談起什麼。

時間經過了幾週，應劭對於這裡的環境適應了許多。晚上又結束一床病患的急救，他拖著疲憊的身軀等電梯。電梯內，與一位護理同仁和他閒談，才知道時間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了。正要和護士道別，推著工作車的清潔人員突然倒地，嚇得護士小姐當場尖叫。經過一翻診查後，診斷為出血性腦中風，和腦神經外科醫師聯絡，並確認病患推入手術房後，應劭才又再度離開了急診。

「周醫師，」年輕的護士眼眶含著淚說道：「早上看到伯伯時，他還把病人留下的花束拿到護理站送我們，怎麼一下子就在我面前中風了？」

應劭無奈，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來安慰她。他想，生命的無常無法用言語概括，而對於人生，他自己也是不確定的。趕回普通病房處理病患的不適症狀後，終於回到值班室。洗完澡後，凌晨兩點又有緊急電話請應劭出來做心導管。在導管成功執行後，技術人員輪流抱怨著深夜執勤，與他一同值班的賴醫師，倒是試著緩和周圍不愉快的氣氛：「學弟，還好嗎？」他輕拍了應劭的肩膀，「第一次和你合作，我們還蠻有默契的！」

「謝謝學長。我很累，先走了。」應劭面無表情卸下鉛衣，逕自走出了導管室。其實他並不是冷漠，只是沒有力氣說些什麼。他覺得很累，似乎所有的事件，全部都集中到這個小天地了。彷彿醫院成了獨立運轉的小宇宙，而自己成了個孤獨的守夜人。今晚的事件以及與護士的對話，倒是提醒了自己，曾經具有經不起死別折磨的心，只是看多了病與死之後，心好像也已經不在了。當年壓住父親血流不止的傷口，以及宣布死亡

時間的那刻場景，像幻燈片似的在他腦裡播放，接著又是未婚妻盈嬋的喪禮。應劭心底悵悵的，但說不上心痛或是其他感覺。對於這些往事，他從沒有落下一滴淚，或是紅了眼眶，反倒是相當漠然。

過度疲勞的身體，不允許應劭獨自處在回憶中太久，沉重的眼皮與太陽穴旁的疼痛，帶領他拜訪到另一個國度。

* * * * *

一個月過去後，應劭發現，這裡的鄉親和北部的民眾不太一樣，性格鮮明的各種人都有。他們甚至很有自己的主見，有的還有些誇張。幾天前，應劭遇上了一位因肺炎發燒，需要住院打抗生素的老伯。當他建議至少住院三天觀察時，老伯從病床上迅速的坐起，用台語大聲地說著：

「三天喔？不行啦！我的豬仔會死光光啦！」

「阿伯，你的白血球高到一萬八，這樣很危險。我跟你說三天，已經是最少的天數了。」應劭拍拍這位老伯伯的肩膀。

「醫生，你為我好我栽（知道）啦！」老伯拉起身上白色背心擦著額頭斗大的汗珠：「我哪係（如果）住院是豬仔比較危險，養了這麼久不能讓牠們死啦！」

「阿伯，豬叫別人幫你餵就好了。你的身體比較要緊。」應劭用著極度不標準的台語回應著。

「你唔災（不知道）啦！我養的豬會認人，豬仔比人卡巧一么、（聰明）咧，我沒去不行啦！」老伯講話的神情，像是放不下自己孩子似的不捨。

應劭和伯伯討論了許久，可是他還是堅持要回家工作。當傳送人員要送伯伯到病房住院時，才發現這位伯伯已經不見了。就在大家急於尋找伯伯身影的時候，才發現老伯伯鬼鬼祟祟

地在門口，已經要搭上計程車了。

「阿伯，你在做什麼啊？」陪同應劭跑出來的護士，氣急敗壞地問著。

「你們不放我走，我只好偷走，健保卡我不要了啦！」老伯拉著計程車的門把不肯放。最後，應劭只好聯絡家屬並告知其危險性，並和家屬達成協議，提供病情診治的資料，讓他在附近的診所就醫追蹤。

到雲林服務了三個月，這樣的經歷讓應劭啼笑皆非，但他也開始對這個城市有了新的看法。這裡的生活，在忙碌中還讓人保有清醒思考的機會，從前在北部，只能順著擁擠的人潮往前進，沒有喘息的機會。就連生命的腳步也一樣，等到你想清楚，已經上了末班車了。

下班後，接到好友的來電，對方以疲累的聲線畫出近日台北的輪廓。聽在應劭耳裡，有種與過去剝離的疏離感。「聽你這麼說，鄉下還蠻有趣的，」博仁在話筒的另一頭，打趣卻仍疲憊的說著：「下次去看你，你會不會已經變成農夫了？哈哈！」

「當農夫也沒什麼不好。在這裡幾個月，我發現都市人和這裡有很大的不同。」應劭坐在書桌前，望著桌上已泡好的茶。

「你是說人口老化的問題？還是，鄉下人比較難溝通？」

「不，都不是。」杯子裡飄出的氤氳伴著綠茶香，讓他感到放鬆：「他們很認真的工作，不是為了升官或成名，或是賺錢。」

「諷刺！你是說都市人比較膚淺？」博仁語氣有些反抗，但隨後嘆了一口氣，靜默了幾秒：「我想，從某一個角度上來說的確是。庸庸碌碌，過著不知何時止盡的生活，但你不能說

這樣的生活就不具有美感。」

「扭曲的美感，像是孟克的畫。」應劭的腦子裡浮現了『吶喊』的圖像，然而他喜歡孟克的諸多作品，唯獨這幅例外。

「你說的是『吶喊』吧！」博仁學著畫中人低聲的叫喊，隨後憤怒的說道：「一切！一切就像畫的那般扭曲，對我們自身沒有任何意義，而我們卻得遵循遊戲規則不斷的努力下去！我厭煩了。」

「當了這麼久哥兒們，我一直沒問你…」應劭有些遲疑，但話到了嘴邊卻無法嚥下不談：「你會不會怪我？實際上來說，你比我更需要這個職缺…」

等不及應劭說完，博仁倒是先開了口：「也許大家都認為我該這麼想，但我偏不。」他冷笑了一聲，「管他們那些人怎麼想，當初出事的時候，他們是什麼樣子！我希望你早日走出盈嬋的陰霾，早點回到從前的開朗。」沉默了半晌，又突然笑了起來：「別又講不開心的事，說說你那邊的生活吧！」

說起盈嬋，應劭心底總是悵然，但他很快又打起精神來，回想這幾個月生活的點點滴滴，佯裝無事的平淡語氣說道：「我倒覺得這裡像是米勒的『晚禱』，那種純樸踏實的感覺，在北部沒有機會親身體驗。話說回來，你若是不喜歡那樣的工作環境，為何不選擇離開？」

「我會的！但是在成為頂尖之前，我沒有資格說放棄！」博仁的音調隨著情緒越來越高漲，「總有一天我要爬到最高的位子，然後親手將它摧毀！」他很快的冷靜下來，語調較為平靜的說：「你該慶幸離開了這個大染缸。」

「不是染缸，是豬籠草。在那一瞬間，我掙脫了它滑液的吞噬而存活下來，卻不知道該飛去哪裡。」應劭望著窗外的農田，「你該找個時間暫時跳出來。人生不應該只有一堆研究和

藥水味，或是整天被人用分數評比，以及不斷的勾心鬥角。」

掛上電話後，應劭又想起盈嬋的死。不知道為什麼，他開始允許自己去思考這段往事。也許，潛意識中自我保護的防衛心態已經瓦解，或者，已經有足夠的能力承受回憶伴隨的疼痛？他心底沒有答案。

經歷過幾次戀愛，最終總是『門當戶對』的問題。應劭到最後只得在父母的要求下，反覆不斷地去相親。他雖是個聽話的孩子，但骨子裡總是壓不下心底的叛逆，開始出現與雙親反抗的動機時，方盈嬋就這樣出現了。有過七年的共學時光，踏出職場後再度重逢，總是會有一份『他鄉遇故知』的特殊情感。決定娶她，無非是到了該成家的年紀。

憶起這段流產的婚姻，他深知自己對於盈嬋，喜歡是有的，但卻不到愛的程度。雖說不上是愛，但他們對於生活、職場上的自我要求，卻是共同一致的。更何況，盈嬋家世好，雖然不是什麼有錢人家，但雙親皆是教授。

周家雖從應劭的祖父開始，憑著地產致富，但幾代以來，學識不高，在社交場合總是難登大雅之堂。有了錢，自然要求更上一層樓，心底也希望能跟「暴發戶」這樣的字眼絕緣，到了應劭這代，家中才出了幾位知識分子。對於這份得來不易的轉變，父親總是有著異於常人的執著。若能擁有出身書香門第的伴侶，自然像愛這樣的東西，就顯得可笑而不重要了。

決定婚期後的前幾個月，盈嬋不知是否壓力太大，加上她不滿應劭仍然與舊情人一起共事。醫院內的八卦以訛傳訛，更是火上加油，總說成與事實不符的版本。盈嬋面子掛不住，罕見地與他爭吵了幾回，要求他終止參與前女友的研究計畫，還一度鬧著說婚不結了。應劭知道她壓力大、情緒不穩，自然也就不大在意。不大在意的結果，直到應劭被主任找進了辦公室

，見到盈燁哭腫的眼，他才答應回去把婚期往後延三個月。之後，盈燁又為了應劭尚有合作的舊情人大吵一架。

在這件事上面，他整個是支持自己的。何況實驗計畫是教授指定的，對於工作上的發展來說，他認為盈燁應該要體諒些。不管過去如何，現在只是平淡的朋友，就算有愛，也是放在心底的。婚姻身體上該守住的基本誠命，他是絕對嚴謹的，但至於那形而上的，就是他的自由了，僅剩的一點自由。

後來，盈燁又主動提出要求，將婚期提早一個月。婚期多次更改，應劭堅持不答應，換來的結果竟是她跳樓身亡。自殺的地點就在醫院，應劭和博仁趕到時，警方也到了現場。盈燁的臉是朝下的，沒想到她竟這麼氣他，連最後一面也不願意見他。幾天後，驗屍報告出來，盈燁懷了身孕。醫院的同事指指點點，說他腳踏兩條船逼死盈燁，其實他不那麼在意。真正揪住他靈魂拉扯的，是那未出世的孩子。孩子不是他的，他從沒碰過盈燁，是出自對她的敬重，而今這份敬重，竟成了諷刺！怪不得，盈燁會在延婚期後，又戲劇化的再催婚，原來她是算計好的。對於死去的人，再多計較也是枉然，可是他總覺得自己上了當，硬被扣上了一頂大帽子，不單單是帶了綠帽，還得啞巴吃黃蓮，背上不忠的罪名。所有人都認為是因為他的不忠，逼得她跳樓。這事沒多久，應劭的父親也因車禍意外身亡了。頓時間，他生命中的一切，就像齣還沒演完的戲，突然間停擺了。可故事還是得進行，只是重要的幾個角色自顧自的離開了。原本該精彩的一齣好戲，竟落得四不成調。

博仁是一路走過來的夥伴，明白這一切內幕的，也只有他。醫院在他們可以晉升主治醫師的那一年，開了分院僅只一名的缺額。應劭不願意與博仁競爭，而博仁卻堅持『肥水不落外人田』，要他堅持下去。最後，應劭果然順利爭取到職位，最

終還是到南部來了。和博仁閒談的這個夜晚，讓應劭察覺自己與過去有些不同，但究竟是什麼不同，他也說不上來，也許正式得到博仁的諒解令他釋懷。潛意識中的直覺告訴他，自己將會有所改變，而這樣的轉變是好的。

* * * * *

連續假期前，恰巧碰上接連幾天的大雨，要返鄉過年的同事都找上了應劭換班，他沒有拒絕，倒是很乾脆答應了。節日沒有阻擋前來就診的人潮，反而比平常更加忙碌。過年的日子，有時想起遠方的母親，心底總覺得有些孤單。

急診同仁推進了一位臥床，年約四十的中年男性，主訴腹部悶痛多日，稍有發燒情形。應劭幫他做了一些檢查後，很快地診斷出是闌尾炎。

「王先生，我是周醫師。你的狀況是闌尾炎，也就是我們一般俗稱的盲腸炎，可能會需要開刀。是不是可以聯絡你的家人來？」

「但是我的肚子不會痛得很厲害，我不想開刀，」躺在病床上的病患，雙眼直看著天花板，漠然的說著：「醫生，你給我開點止痛、退燒的藥就好了，我不開刀。」

「先生，你必須要知道這個闌尾炎可能帶來的嚴重性，它有可能會造成腹膜炎，嚴重甚至可能死亡。」應劭雙手交抱在胸前：「這樣好了，先幫你辦住院，等你家人來了再跟外科醫師討論。」

「我不住院，」病患有些吃力地從病床上坐起，「麻煩你給我開點藥，我要出院了。」

「王先生，」應劭的語氣開始不悅，「我預估你的狀況是必須要開刀的。你的狀況會愈來愈嚴重，這樣下去會有可能致

命的。」

「沒有那麼嚴重，」王先生掀開被子下床，緩慢下床走了幾步路：「你看！我都還能走，我要出院。」就這樣，應劭堅持自己的立場，多次詳盡的跟他解釋病情，以及住院開刀的必要性，最後病患還是堅持自動出院。過年上班的心情不是很好，急診的病患又源源不絕的湧入，再遇上這樣的情況，應劭的心情開始有些煩躁。連續幾天，應劭值班的時間內，陸續都有嚴重急需轉院的病患，或者是大量傷患，忙到連上洗手間的空檔都沒有。下午三點，他終於可以坐下準備吃午餐，但是，馬上又有電話通知他去看新來的患者。

病患由推床送入，高燒、腹痛且有盜汗的情形。應劭看到病患的舊病歷，是前幾天闌尾炎的王先生。病歷記錄顯示，在當天他堅持自動出院後，又陸續到急診就醫，幾次都是打完止痛藥物後，便辦理自動出院。

不久，外科的柯醫師也來協助，應劭和他討論病情後，一同來到病床前：「王先生你好，我是外科的柯醫師。這次的狀況不能不住院，你必須要馬上開刀。」柯醫師解釋的同時，應劭注意到王先生臉上有些像似油彩的殘留物，五顏六色的顏料和著他的汗水，而他身上的白色背心，也沾染了少許色彩。病患身旁還有一位表情十分焦急的女人。

「醫生，」王先生從微弱的雙唇硬生生擠出幾個字：「你先幫我打止痛…讓我退燒就好了，我…不開刀。」

「王太太嗎？」應劭對著王先生身旁的婦人說：「根據你先生的就診紀錄和各項檢查，他的病程有快速惡化的跡象，從闌尾炎拖到現在成了腹膜炎，再拖下去可能連命都保不住。」

婦人不發一語，眼眶泛紅地看著自己的丈夫。王先生倒是先開了口：「醫生，你不用跟她說。我要辦自動出院。」

「你以為醫院是什麼地方！」應劭突然大聲起來，語氣越來越激動，「你知不知道你這樣進出急診，每一次都是在跟自己的命開玩笑！」應劭緊握手中的病歷，表情相當嚴肅，隨後對王太太冷冷的說道：「如果連病人都不願意對自己的生命負責，恐怕我們也沒有責任幫他什麼。」

「兩位醫生，對不起，真對不起，」王太太九十度向應劭鞠躬道歉，哽咽地說著：「不是我們不配合，真的不是。」抹著臉上泉湧的淚行，「我們沒有錢開刀，也沒錢住院。真的很對不起，家裡已經好久都繳不出健保費，包括我先生先前來急診的費用也都是跟鄰居借錢。實在是已經沒辦法再借到錢，才會…」

應劭對自己方才無法克制的憤怒感到後悔，語氣也變得緩和許多：「王太太，如果只是錢的問題，告訴我們就好，何必一再拖延呢？」

「對不起，周醫師」，王先生在太太的攙扶下坐起，虛弱且微聲說著：「我們戲班能賺的，也就只有這幾個節日。現在看戲已經不流行了，加上經濟不景氣，邀班的人越來越少…」他緩慢說著，有些難以啟齒，也漸漸紅了眼眶，緊閉的唇像是不許所有委屈脫出口似的，硬生生被吞到肚子裡去。暫時撫平情緒後，才又緩緩的說：「今年好不容易可以唱幾檔戲，如果不撐著上戲台，恐怕家裡孩子和父母都會跟著我一起餓死。」一提到孩子，王先生的淚再也忍不住，夫妻兩人掩面低聲的哭著，深怕吵了其他人安寧，卻又壓不住滿腹的無奈：「我知道自己給您造成了太多困擾，但是希望您原諒，實在是不得已啊！」

應劭突然有種當頭棒喝的感覺，心底還有許多複雜的情緒。柯醫師的聲音劃破了沉默：「王太太，你們先安心住院，我

們會聯絡社工協助，就算不符合補助資格，醫院也可以和你們協商的。總之，人命要緊，其他的事情再慢慢解決吧！」王先生順利送入開刀房後，夜裡的急診異常的寧靜。應劭總算鬆了一口氣，整個人躺在值班室內，彷彿身上千斤重似的，連手指都動不了。腦子不斷播放下午發生的事件，太陽穴的抽痛打著節拍，然後他撥了電話給博仁，訴說整個事件。

「我了解你的感覺，」博仁靜默幾秒，「不過說真的，到現在我還覺得不可思議，怎麼可能一個家庭連健保費都繳不起。在都市的急診室只會看到拿錢砸人的家屬，怎麼會…我們是活在同一個世界吧？」

「說實在的，我覺得很愧疚。我原以為他是那種高度不配合，卻又要指揮我該做什麼的人。」

「投射的關係吧！你看我們幹這一行幾年，遇到多少是那種死要拖，自己搞到很嚴重，才又叫立委來壓你一定要醫到好的人！常常遇到這樣的人，『不爽』都已經成了反射動作了。」

「我以為這種事情只會在健保開辦前才有。不知道怎麼具體的說，總之現在我心情還是很複雜。」應劭輕揉著自己額頭緊皺的雙眉。

「磨到後來，哪會記得當初的熱誠呢？」博仁沉默了許久，突然一下子精神了起來：「我們可以讓病人因疾病而死，但卻不能讓病人死於貧窮！周應劭，我們一定得為這位病患做些什麼！」

「我知道該怎麼做了。」應劭心底有了盤算，振奮地掛上電話，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翌日，清晨六點，應劭到了外科病房，來拜訪昨日開刀的王先生。來到病床前，王先生睡得很熟，沾有優碘的手術服還

沒換下，陪客床上則有兩個孩子睡著，而王太太則坐在鐵椅上倚著床欄睡，看來是有些寒的。應劭靜靜的站了三十秒，返回護理站拿了一床棉被，為王太太披上。

王太太被應劭的舉動喚醒，並沒有受到驚嚇，只是看著他，聲音沙啞的說道：「周醫師，你沒穿醫師袍，我看半天才認出是你，」她趕緊起身來，又看看時鐘：「你這麼早喔？來來，這給你坐。」

「不用了，我來看你們一下就得走了，」應劭說著。此時王先生也醒來了，他的表情似乎有些吃驚，應劭微笑著：「我聽這裡的長輩說，要收下這個轉運，病才會好得快。」他將一只紅包袋塞進王先生手裡。王先生還來不及反應，王太太將紅包遞還給周醫師：「醫師啊，這樣是做什么啦？」

「收下吧！」應劭將紅包又再塞回王先生手裡，緊握住他的手：「就算社工審查你們符合補助的條件，錢也要好一陣子才會下來。」

「真的不好，你們已經這麼幫忙了，」王太太又紅了眼眶：「社工有講，住院的錢可以分期還給醫院。」

「孩子還是得吃飯，你身上也得要留點錢。就當作我是你們的朋友，來看看你們。」

「謝謝你，真的很謝謝你…」王先生紅了眼眶。

「這幾天我會再找時間來探望你，」應劭看了看錶，拍拍王先生的肩膀：「我得走了。加油！」然後帶著前所未有的輕鬆，大步地走出病房。應劭跨出的這一步，帶著的不是自以為是的自傲，而是他的心在人生以及醫療界沉寂多年後，又燃起了一絲的火光。

凡事「事出必有因」，王先生的故事給應劭上了一課。他相信很多事件的背後，其實有著說不出口的苦衷。大多數的人

常常「身不由己」，有時並非刻意要傷害其他人，這個道理人人明白，但卻常常遺忘。有很多故事的真相，是花一輩子也釐不清的。走在長廊上，應劭突然想起盈燁，也許她的背叛不是刻意的。

大年初四，應劭依然不得閒，必須支援過年門診，雖然鄉愁依在，但心底卻很踏實。一位身穿白色汗衫、身著短褲，頭上戴著斗笠的老伯與一位年輕家屬走入。

「楊阿伯，你叨位（哪裡）不舒服？」應劭依舊用著生疏的台語問著。

「少年仔，」楊伯伯輕輕拍了他的肩膀：「係襪（是我）啦！」

楊伯伯身旁的年輕人見到應劭疑惑的表情，主動解釋道：「周醫師，我阿公就是半年前想從急診逃走，回家養豬的那一位。」他見到應劭憶起後，便又繼續說著：「周醫師，阿公是特地送自己滷的豬腳來給你，希望你過年可以加菜，而且豬是我們自己養的，不用擔心是病死豬。他說，還好當初遇到你，把他轉介回我們那邊的醫院繼續治療。」隨後他們寒暄了一會兒，楊伯伯為了不打擾他看診，便和孫子離開了。

在年節團圓的氣氛下，原本無法與家人同聚的落寞，突然遇上了楊伯伯這樣溫馨的舉動，讓他著實感動。一位老人家帶著自己的孫子，從麥寮跑這麼一趟，不求什麼，只單純為了讓他接收到這一份心意。下班後，他回到宿舍自己一個人，吃著楊伯伯送來的豬腳。窗外的月光特別皎潔明亮，輕柔的透進心底，還帶著暖和人心的溫柔。

幾日後，接到母親的來電。雖然隔著視覺的阻礙，語調卻透露著她的不放心。她在話筒的另一端，小心翼翼的問著，是否要回來祭拜盈燁？應劭心想，該是時候回去面對她，並且與

無緣的岳父母聚一聚了。

幾年後，博仁和應劭在雲林地區開了一家診所，並在本地成家定居。這裡的鄉民著實可愛，人情味特別豐富。與其說他們來雲林診治了許多病人，倒不如說他們交了許多朋友。

某個秋天的下午，孩子因為飼養的獨角仙死了，要求應劭帶他到公園，好為獨角仙舉行葬禮。「請上帝把獨角仙帶回去天堂養，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小男孩像個小大人似的，自己起了個小墳，並以樹枝做為十字架，還模仿神父為獨角仙舉行了葬禮彌撒。應劭默默看著自己的孩子，回想孩子十年來的成長，回程的路上，孩子天真的問著：「對了爸爸，為什麼人一定得死？」

應劭彎下腰，輕吻了孩子的額頭：「為了讓活著的人，活得更有意義。」

大頭茶》

短篇小說第二名

蘇量義



蘇量義

個人簡介》

63年生，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學士。現職美術設計師。

曾獲》

94年寶島文學獎佳作〈光明〉

94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類
首獎〈戰〉

95年花蓮文學獎優選〈越過這
座山看見海〉

9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類
首獎〈童養〉

95年馬祖旅遊文學獎優選〈飛
躍海峽中線〉

評審評語》

文字細膩有情，寫一苦命女堅強面對的姿態頗成功。全文情緒掌握平穩，是一篇堅實短篇小說。

得獎感言》

我們都是世界上唯一僅有的存在，也許有人經意或者無心而造成傷害，我們應學習如何放下，在難過與希望的縫隙中，讓自己過得更好，如同一朵不知名的花，也應為了盛開而努力著，我這樣期許自己，也感恩著一切。

大頭茶

蘇量義

「阿嬤，今天好嗎？」

師父穿著一身鐵灰的衣服，打開門，從房裡湧出的冷氣輕輕扯動著他下垂的衣角，走進病房。

冬日的陽光，穿過玻璃照進病房內，光線裡看得見如牛毛般的顆粒飄散，阿嬤躺在床上，小小的身軀，連光線似乎都快變成一種重量，輕輕壓著她淺淺的呼吸。

阿嬤輕輕張開眼，帶著笑說：「師父啊！你來看我啊！」然後吃力的起身把床邊的棉被往旁邊移動，試圖空出一個位置來。師父快步向前說：「阿嬤您不用忙，我坐旁邊的椅子就好了。」阿嬤就不再拉扯床單，順手攏一攏稀少的頭髮，試圖把它弄整齊一點。

「阿嬤，你有沒有想要坐起來？」

「好啊！這樣就麻煩師父了。」

師父站在床尾把把手扳起，轉了幾圈，把床鋪稍微傾高一點，讓一直躺著的阿嬤，可以坐著又不至於太費力。然後倒了點水給阿嬤喝，阿嬤拿著玻璃杯喝了兩口，若有所思的沉默著，雙手緩慢的轉著玻璃杯，眼睛不時看往窗外。師父問說：「阿嬤，要把窗簾拉上嗎？這樣會不會太亮？」

阿嬤回過神來，笑著說：「不會啦，那是我特別拜託護士小姐，幫我把窗簾拉開，我想看看窗外，順便曬曬太陽！」

其實太陽怎樣斜照，離阿嬤的床鋪都有點遠。那道泛著光的午後斜陽，多少也為整天開著空調的房間帶來一點想像的溫暖，因為這裡比別的地方更嚴格控制溫度，把外在的干擾降到最低，一點的陽光也被一點的寒氣給抵消。今天阿嬤的精神稍

好，護士小姐才願意把窗簾拉開，有時候太強的光線，對病患並不太適合。

而真正溫暖的從來不是遠方。

「師父啊，那個窗外開的花是什麼？」阿嬤眯著眼睛，往外看著。

在十樓的高度，窗外哪來花？遠遠的只能看到大王椰子，葉片隨風左右搖晃，阿嬤的視力嚴重的衰退，光影晃動其實只是她想看到什麼，於是什麼就呈現在她心裡。師父並沒有說什麼，只是把窗簾拉上一層透光的薄幕，光線也就不那樣刺眼了。轉身過來坐在阿嬤的身邊。

阿嬤說：「師父啊，歹謝，我都忘了我搬到十樓來了，還以為看得到外面種什麼花。不過你看窗外的陽光，已經很多天沒這樣了。這幾天都是灰灰陰陰的，心情都好不起來。」

「是啊！沒辦法啊，冬天就是這樣！」師父把棉被往阿嬤的腋下拉攏一點。阿嬤突然說：「如果是高雄，大概就不會是這樣了吧！？」阿嬤回過頭對著師父笑著說：「我幾十年沒回去囉…故鄉不知道變成怎樣了…」阿嬤輕輕的搖著頭，似乎搖晃著陳年的茶，瓶中有些微的記憶被搖晃起塵埃，隨即沉澱。不過因為今天的陽光，阿嬤似乎多想起些什麼，把手中的茶又喝了兩口，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五十年，已經五十年了。

阿嬤算數不好，可是一年累積著一年，她可沒忘記。扳著手指算，這五十年的辛酸。

「師父，你知道嗎？我離開家已經五十年了。」

師父看著她，握著她的手說：「阿嬤，你在想家嗎？」

阿嬤搖搖頭說：「那個地方，早就沒人在了。」阿嬤緩緩的說起記憶中那個曾經充滿魚腥味、漁船、碼頭的旗津。像首

早期的台灣歌謠，阮曾經是一蕊父母呵護ㄟ花，輕聲唱著不知愁，遇到少年郎，希望一生把阮陪。以為人生就是這樣了，一車嫁妝、幾個孩子、安穩的生活。幸福只是模擬著不會再改變的最後一幕。

多桑幫阿嬤找了一門好親事，獨生女的她，帶著豐厚的嫁妝嫁過去了。人生一無所知也就柴米油鹽開始過下去。酸甜苦辣總是先嚐到甜頭接著苦就來了。男人很好，只是好不過三秋，沒有動靜的肚皮竟成一潭秋水，雁渡寒潭，雁去，潭連影都留不住了。

滿是魚腥的港，貓兒又怎能不偷呢？男人結識了煙花女，不久就討作細姨了。阿嬤只好無奈的同意，那個年代，光是沒有生育就足以是納妾的理由，而男人有事先告知就算是仁至義盡了。細姨帶著小孩風光嫁過來，原本兩照相安無事，但是姨娘怎能容忍凡事都得問一個不能生育的女人，於是開始挑撥是非。

日夜動輒得咎，伴隨著酒酣耳熱，棒棍齊下，那種身心的折磨跟凌遲沒有兩樣，只是化整為零的不時爆發。花朵的枯萎不是日換星移，而是一夜間就凋謝了。丈夫已經不是那個熟悉的男人，這一切的轉變，除了心寒之外，以別無他法。

阿嬤於是叫了車，原封不動的把所有嫁妝都帶回娘家，只是娘家已經沒有爹可靠，孤女寡母，看來似乎也只能任人欺負。

青春啊！親像褪色的糖果紙，沾點水平貼在玻璃上，乾了，以為就可以恢復平整。但風一吹還是得各自嫁風娶塵，隨著生活轉著轉，沒有餘地，也回不去了。阿嬤很平靜的上街買菜，卡桑在房內流著淚，生活得在巷弄內喧鬧細語中過。

「師父啊，你不知道，左鄰右舍每天不停的探問，想知道些什麼。這灰頭土臉回到娘家，發生了什麼事，誰會不知道

？別人的關心只是好奇而已，每天應對，心親像刀在割啊！」阿嬤拿著袖角，輕輕按著眼角，乾涸的目眶硬是按出水。醫院的布料乾爽卻不吸水、任由淚珠停在衣角，師父拿張面紙給阿嬤問說：「阿嬤，你要休息一下嗎？」

阿嬤停了一下，說：「沒關係，好久沒講講以前的事了，說說也好。」

阿嬤閉起眼睛，像是想起什麼的繼續說：「那年那些日子，我還記得一個人親像是踩在雲裡，走路都沒有個輕重，也不知道怎樣過活。然後很久後的一天，那個人提著水果，到我家，跪在我父親的牌位前，低頭不語，要我跟他回去。窗外、門口到處都是人，卡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的一直流目屎，我站在她旁邊，知道旁邊都是人在講話，但我聽不清楚，他們講了什麼。我一滴目屎都沒流。目屎如果流盡，那還有什麼代誌可以傷心？」

在那個當下，我很明確地知道我哪裡也回不去！我一個字一個字的說：「我已經跟你離婚了！所以請你離開…」說完後隔天，我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旗津了。

我帶著一箱簡便的衣服，離開我自小一步都不曾離開的南部故鄉，想說往北就到這個島的最北吧！也沒想過一個女人家能做什麼？我只想遠遠的離開，越遠越好。我在北投車站下了車，這裡終年雲霧繚繞與冬日霧鎖海港有著相似的感覺。我沿著山路沒有目標的往上走。

那年的冬天很冷，整條街都是胭脂水粉味，凝結在霧氣裡，久久不散。山邊的櫻花開出紫紅色的妖艷，白天有著歌舞昇平褪去後死寂的味道，我看見電線杆上貼著告示，有一家日式旅館正在應徵女侍，沒多想拿著紙條照著地址，就去應徵了。多桑以前教了我一些日語，不算流利但用來溝通也足夠了，憑

著會說日語這點，我就這樣順利錄取了。

後來我才知道女侍是做什麼的。也因為我的長相，並不真的需要去陪酒，而是負責接待一些日本客人。那時候與其他女侍一起睡在鋪著榻榻米的通舖，其他人都是終夜笙歌，天快亮了才準備睡覺，而我則是開始收拾前夜的棉被，換下骯髒的被單。在旅館後面的小院子洗淨後，用棉布把吃剩的粥，一點一點的擠成漿，然後把被單放入浸泡均勻，撐開晾乾。北投冬日濕冷，並不容易乾，那時候總會想起終年都是陽光普照的南部...

而日子就這樣一天挨著一天過了。

我還記得，有時我會獨自一人，往更高的山上走去，沿著山頂小路的盡頭有間小小的寺廟。北投的春天，山上都會開滿一種白色的花，散發著一股淡淡香味。白色花瓣，鮮黃花蕊，凋謝的時候很完整的一朵掉下來，沈甸甸的擲在地上發出一聲悶響。很久以後才知道它叫做大頭茶，跟旅館庭院裡面種的白山茶是差不多的品種。只是女將不時把白山茶剪下，斜斜一枝插在渾厚的陶器裡，擺放在玄關處，我就不曾見過有誰剪枝插過大頭茶的。

於是我總會忍不住的把花拾起，帶到山頂的小廟，把花供奉在碟子上，點柱香，香煙裊裊，遠處可以看見觀音山。看著霧起，側躺的觀音山浸水成一艘回不去的船。

我哪裡都不想去，也去不了哪裡。

這個工作一待就是十幾年。十幾年後，北投開始沒落了，於是我第一次離開北投，換了家自助餐店幫傭。在旅館工作多年，早就淹蓋來自南部那個女人的身影，俐落的手腳已不復見曾經是明珠的溫潤，再退一步也只剩下恭謙的笑容。隱身於市，我並不想給人看見。

「師父啊！人生真是有趣。我到哪裡幫忙，哪裡就會很順利的賺大錢。我離開北投山上的旅館，換到一家自助餐店幫忙，老闆提供我住宿。小小一間的房間，比起以前的通舖，好太多了。十幾年來我終於有一間小小的房間，我非常的滿足。」

「我一待也十幾年，看著他們小孩一個一個長大、唸書、畢業。店面也從小小一間，換成有幾十個座位的食堂。我不只一次的建議老闆把存下來的錢拿來買房子，然後我分租他一個房間，畢竟我也有點捨不得離開這家人。」

「只是啊……」

師父拿了杯子給阿嬤喝口水。阿嬤休息了一下，然後繼續說。

「人都是不知足的，有了錢就想要更多的錢。賭贏了一次，就期望會有下一次，心肝也就越來越大，失去的總以為會以倍數回來。只是過去的就回不來了…世間人都不了解！」

就這樣，老闆迷上六合彩，越賭越大，錢水裡來火裡去，很快的什麼都沒有了。樹倒猢猻散，阿嬤最後的一個棲身住所也就沒了。

「老闆人很好，對我也親像親人一樣。只是最後伊連自己都沒辦法顧齊全了，更何況是我？最後我只好離開了。」

幾十年後，阿嬤還是一只皮箱。

阿嬤自己找了間公寓，獨自居住，只是年紀大了，行動漸漸不方便。雖然常有義工去探訪，夜深人靜想起自己的一生，不免目眶泛紅，也是會流淚的。

有一天晚上，阿嬤突然腹部劇痛，想喝杯水都沒辦法走到只有幾步遠的廚房。雙腳癱軟的跌坐在床邊，扯著棉被，一動都不敢動的瑟縮在地板上。疼痛像閃電鞭抽著身體，繩索一收束，整個腹部就像是殺豬用鐵勾離地懸吊一般。只能任由豆大

的汗珠自額頭滴落。

忍耐似乎已經不足以應付隨時會來的疼痛，天空泛白轉眼又昏黃，阿嬤想起自己的一生，眼淚不禁掉出來。苦瓜落地生，藤蔓蔓延搭成棚，都是苦啊！

阿嬤第一次覺得人生在世像龜剝殼，真苦、真痛……。她第一次如此的渴望想死。

「師父啊！我自小有空就念佛，不管發生什麼事情，第一個反應就是唸阿彌陀佛，只是為什麼我的命會這樣苦？」阿嬤的聲音有點哽咽。拿著剛剛的面紙，不時的拭淚。師父握著她的手，靜靜的聽著。

原來……師父第一次拿到阿嬤的病歷表就覺得奇怪，阿嬤在醫院裡面雖然稱不上健康，但是總是笑臉迎人，很親切的招呼其他探訪的人，為什麼會在志工訪視的地方，附註病人有自殺的傾向……。而且也不曾見到有誰特地來探訪過她，她就像是一朵山野林間兀自開著的大頭茶花，很淡地散發著寂寞的味道。

「師父啊！那次我腹部痛到不行，兩天兩夜後，在昏昏沉沉的狀態下有看到阿彌陀佛喔！那時候我好想跟著阿彌陀佛一起走，可是他卻對我揮揮手，要我離開，然後我醒之後就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阿嬤有點迷惑的說：「師父啊！為什麼阿彌陀佛不肯帶我走呢？是我受的苦還不夠還是不夠虔誠？為什麼……」

師父跟阿嬤說：「也許阿嬤還有什麼事情未了吧！如果時間到了，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阿嬤的。你那樣虔誠的唸佛，一定可以到西方極樂世界的！你要堅定信心！」師父很慈祥的對阿嬤說。「你要好好照顧身體，不要想太多了。」

其實師父也很清楚，會到安寧病房都是重症病患，而他們

所作的臨終關懷也就是讓即將臨終的人心靈上能有所寄託，面對死亡不再有恐懼，也不帶著牽掛離去。而關懷的不只是臨終的病患，更要安撫家屬。

畢竟面對死亡沒有一個人是習慣的，不知何所來，也不知何所去，恐懼無明是一定的。即便深知生命是一個和合現象的佛教徒，地獄只是你自己嗔恨的覺受，在臨終時候如果鬆弛了信仰以及覺知，那就得漂浪六道，不知所歸。

《金剛經》云：「一切相皆不可執著。」但又真有多少人做到？

阿嬤單純高興地說：「師父啊！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往生到極樂世界，然後幫阿彌陀佛割草。」剛剛流過淚的眼眶還紅紅的，但是可以聽出她內心的期待。

「阿嬤，你去極樂世界就可以享福了，不用割草這樣辛苦啦！」師父被她逗的笑出來了。阿嬤很不好意思的說：「不會啦，能幫阿彌陀佛割草，整理極樂世界也是很好啊！」

病房外陽光漸漸西斜，隔著玻璃窗，窗外是個娑婆世界。娑婆是梵文的音譯，意思就是堪忍的世界，也就是一個可以忍受的世界，而對阿嬤來說，也許這個世界連堪忍都不是。

阿嬤那次腹痛後，送醫檢查就已經是肝癌末期了。

接著治療，阿嬤的狀況一直沒有好轉，沒多久就住進臨終病房了。

天色開始昏黃，但還不到開燈的時候，師父跟阿嬤一起看著窗外的夕陽。阿嬤突然有所感的說：「師父，你會不會覺得我一生很可憐？」

在阿嬤的眼中，窗外的那個世界也許已經朦朧成一片，視力退化讓她辨識更加不易。但是可以感覺，即便過了半個世紀，阿媽獨自養活自己，沒有依靠任何人，但是那個背叛的傷，

一直在她啃蝕她的心。兩眼昏花但心裡是雪亮的，過往並沒有過去，阿嬤一個人生活卻背負著兩個人的過去。

畫地自限，以為不跨過那個地理上的範圍，就可以遠離傷害。其實距離並非絕對因素，如同單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有時候只要某個人的存在就足以造成傷害。

師父把椅子拉近阿嬤，手握著阿嬤的手，很慎重的說：「阿嬤，我覺得你這輩子活的很有尊嚴，丟臉的是你的先生。在那個時代，你能讓你先生跪在祖先牌位前面懺悔，讓全村的人都看到了。而阿嬤你那麼的堅強勇敢，毅然離開，靠著自己努力生活，沒有依靠任何人，也沒有怨天怨地，阿嬤你活的很有尊嚴！」

阿嬤聽完後，愣了一下，眼淚終於忍不住的往下掉。她哀哀切切的哭了起來，這五十年來的辛酸、這回不去的怨與恨、拒絕了的故鄉、拒絕了港都的霧笛、在這一時刻得到了宣洩。不過連這樣的宣洩，阿嬤都選擇了小聲的啜泣著。

師父靜靜的牽著阿嬤的手，讓這五十年來的淚水盡情的流落。佛陀曾問弟子說：「這世間的海水多還是眾生累世流的淚多？」然而，這一切昭然若揭。

日光燈亮了起來，冬天的晚上總是來得比較早，窗外已經墨黑一片。師父再拿了水給阿嬤喝。阿嬤平緩了情緒後說：「師父，你這樣看破，也對。」

「等我身體好一點，就讓醫院安排去住療養院好了！畢竟我也老了，堅持一個人住那還得讓社工人員跑來跑去，這樣不太好意思。」

「師父啊！我有一些衣服跟碗盤，可能要麻煩你幫我處理一下。我老了，也用不到那樣多東西。看你是要送人還是回收都好，把那些處理好，我要去哪裡都沒有牽掛了。療養院裡面

什麼都有，帶去也是麻煩人家。」

阿嬤突然小小聲的說：「師父，我可不可以有個請求。我覺得你的聲音好好聽，一定是上輩子常說好話。你可不可以有空的時候來講經給我聽？我這世人只會唸佛號，我也想聽聽師父講經，我想知道阿彌陀佛講的西方極樂世界是長怎樣。就算聽不懂，聽你講經我也會覺得很快樂。」

師父說：「阿嬤，您放心，我有空就過來講經給你聽。」

「你這樣說，我就放心了！」

「阿嬤，你要好好照顧身體喔，這樣聽經才会有精神。」師父一邊起身一邊把椅子歸位。把阿嬤放平，順便整整棉被，再把床調整成平躺狀態。窗外的寒氣透過玻璃，緩緩的傳入。師父把窗簾也拉上，相較之下，室內反而比戶外溫暖許多。不知道是不是如此的緣故，阿嬤的臉比平常潮紅許多。

北風正呼號而過，密閉的玻璃窗錯覺似的感覺窗簾些許的搖晃。

阿嬤說：「師父啊！有空可以到北投山上走走，現在正是大頭茶開的季節，雖然不比山茶花漂亮，不過每朵都有小碗那樣大，也是很美的。我想我是看不到了……」

「阿嬤！不會啦，你只要把身體照顧好，以後還是會有機會上山去看的。」師父安慰著說。

阿嬤已經累了，她說我想睡一會。師父說：「那我下禮拜再來看阿嬤囉！」

阿嬤閉著眼睛，笑著點頭示意，轉眼就睡去。師父安靜的把門闔上，想著說下禮拜要帶著阿彌陀經過來講給阿嬤聽。鵝黃的睡衣跟潔白的床單，遠遠看來就像一朵盛開的花。阿嬤安穩的睡在花裡面。

阿嬤這一睡再也沒有醒來，夢裡滿山的大頭茶正盛開著。

母與子》

短篇小說第三名

張清海



張清海

個人簡介》

25年生，筆名：張清清，嘉義農校農藝科畢業、教育廳中等教師美術科考試及格。曾於44-47年間任東勢國小教師、47-48年間任文安國小教師、48-55年間任東勢國小教師、55-91年間任東勢國中教師。現職農夫。

曾獲》

83年教育廳、師友雜誌全國教師節徵文首獎〈擎起那承傳的薪火〉

91年青溪全國文藝創作報導文學類首獎〈不驚田水冷酸酸5篇〉

93年綠川個人史文學獎〈漫漫荊棘路〉

95年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類優等獎〈台西的前世今生〉

96年綠川個人史文學獎首獎〈一對四年次賢伉儷家史〉

評審評語》

母子親情對話，細膩而生動，台語用字優美，欲與雲林地方文化的主軸產生聯繫，企圖心很明確。

得獎感言》

母親是佛祖的化身，用她的真誠和生命照拂子女，每個人打出生開始霏霏雨露歲歲日日享受母愛，然而世間子女是否人人都能深刻體會，感恩？

母 與 子

張 清 海

K的潛意識，埋伏一超視覺超時空無姿貌形迹鎖鍊，細若游絲繫纍方寸地，彷彿無懈可擊的宗教信仰，無瑕無垢底天演，迤迤翩翩悠悠暢寄於他的精神宇宙。

母親鍊，就是母親鍊，親子心腹底惇惇情素，他的人間無量瑰奇生命真迹。

K和母親溫婉和衷生命繫結，始自天地混沌初開哇哇墜地那一刻，不，正確說應是坐臥胎盤期已愴愴伏筆，真正有意識甦醒感應，卻延宕到入公學校唸書這年，已經八歲了。

四月裡，夜色迷濛五更早，母親附到他耳邊叫醒，帶出去埕邊古井打水漱洗，去灶腳吃粥，再摸著昏天暗昧上路。這時父親和弟弟還在床上睡眠。

竹仔厝、土确厝禽舍牛稠，黑影幢幢處，傳出喔喔雞鳴，走到庄頭百年大榕公樹腳，折向東邊道路，K明明知道今兒箇起大早要去一個地方，卻忍不住好奇再一次追問：

「阿母，天猶未光哩，咱欲來去叨位？」

「欲來去湖山岩，謝佛祖。」

「湖山岩，底叨位？」

「湖山岩，叨內林的山頂。」

「內林底叨位，真遠是嚟？」

「內林哦，茄苳腳過去，劉厝庄過去，溪邊厝過去，埤仔頭過去，楓樹湖過去，咬狗庄閣過去，彼邊山裡。」

「咱欲爬山嗎？」

「過內林，才爬山。」

「爬山一定好玩，嘛閣有危險，是嚟？」

「山路慢慢走，小心走，嘛未危險。」

「按呢，阿弟哪會沒做伙來？」

「伊免來，你要來。」

「為啥咪？」

「你嬰仔斷奶彼年，破病真嚴重，阿母去求佛祖保庇，乎你好起來，你大漢了，今仔日欲去謝佛祖。」

很早以前的事，那時K開始學說話走路，挺活潑健康的囡仔，突然沒來由生一場重病，發燒嘔吐呻吟，不說話了，不走路了，也不吃了，躺著起不來，目眶深陷泛黑，氣息微微弱弱，斗六街醫生也沒辦法了。父親母親非常著急憂愁，母親趕去內林山頂湖山岩，流眼淚祈求觀音佛祖救命，賜平安爐丹；後來繼續去看醫生，K漸漸好起來……

幼年故事，母親說過幾遍了，總是聽不厭，一次又一次央求再說說，聽著時腦門兒裡就有幻象，一個病懨懨氣若游絲的娃娃，眼睛闔閉著睜不開了，一個姿貌婉然身穿白衣觀音菩薩自雲端冉冉下降來看伊……

東方山頂泛現魚肚白曙色，黑夜昏昧餘波退潮。沿途阡陌縱橫禾作迤邐，早起的鳥兒打精神鳴囀。K聽聲分辨，有體態玲瓏嬌小的綠繡眼和半天仔，有稍大一點的麻雀、白頭翁，更大的斑鳩、烏鶯、九官，姿態很搶眼的喜鵲和長尾娘仔，全都醒過來了。

茄苳腳和劉厝庄過去了，到溪邊厝庄邊，奔出山谷的野溪活水淙淙琤琤嘻嘩著切過路基，上頭跨著三、四尺寬一、兩丈高竹排便橋，K驚喜的加快腳步走上去，背後傳來母親呼叫：「啊啲！」他停步回頭笑：「阿母過來！」

「呃！」她怯怯佇步，流露關切不安：「你行卡慢咧噢。」

孩子逞勇敢挺胸脯，誇張地巴踏、巴踏重重踩過去彼岸，回頭揚手招呼：「阿母，過來唷！」

她靦腆的搖頭，站到橋頭左看右看，轉到岸邊，蹲彎著腰撥開萋萋繁茂野草樹叢，吃力地扶著膝蓋下到灘地，提起裙擺伸足探探水流，小心翼翼撩落去。

K便一直站著看她的緊張，粼粼水波漫到她膝上了，她雙唇抿緊肩膀晃著，努力挺著，費勁地對抗蛇群一樣刁鑽的波流漩渦，搆到邊岸，再費力排開樹叢茅草，爬到路上。

K好玩的笑說：「阿母沒膽哦。」

她笑文文承認：「是啊，阿母沒膽。」

原來她五、六歲時到鄰家找童伴玩耍，不小心從樹上跌下來，折斷胳膊，以後就很怕爬高或過小橋便橋，這天來到路上碰到竹子橋，渾身起雞皮疙瘩，腳底癢癢心口驚驚，很怕走到橋上會失足踣落去。

天空豁朗朗明亮，農人戴笠荷鋤趕下田，水牛四蹄巴踏、巴踏敲打泥土路，跟著主人出門的土狗，有白有黑也有花，邊跑邊嗅，邊撒尿。

埤仔頭庄寥寥幾戶人家，路邊小間店仔，櫃上有賣糕仔，K目光盯著，食指扣嘴唇，一早在家裡吃的粥早消化了，雙腳走慢慢依依不捨。母親看出來，笑說：

「腹肚會飢是嚟？」

「飢飢哦，行路無力咯！」

母親停到店門口，指定要買糕仔三塊，生得矮矮肥肥的阿婆用羊皮紙包一下，K迫不及待伸手去接，她和藹的摸摸他的頭，附加免錢的甜蜜褒獎：「囡仔你生做真水，真秀氣哦，以後一定賢讀冊，賢寫字，賢賺錢，有孝阿爸阿母！」

阿母笑得眼睛眯眯嘴角咧咧，直對阿婆點頭。離開店仔，K急急打開紙包吃一塊糕仔，不停嘴吃第二塊，第三塊，只剩下小半塊了，才想到身邊阿母，塞過去：「阿母吃！」

她微笑推拒：「阿母猶未飫，你吃！」他塞入口，味蕾又快樂跳舞。

路是真的很遠，日頭已經爬到樹梢，也不知走了多久了，K頭一遭走遠路，腳腿痠痠快走不動了，勉強再走，到楓樹湖，路邊一棵兩三個大人牽手合抱的百年楓樹，枝繁葉茂涼蔭融融，母子倆歇樹腳，於近旁水溝洗濯清涼泉水，K的疲乏也洗掉了，愉快呼叫：「啊！泉水比咱的古井水猶闊卡清，闊卡涼，我欲吃甲飽！」真的捧起來喝，母親沒有攔阻，也捧起來喝。

終於到內林庄頭，蜿蜒的路都鋪滿石頭，出了庄頭地勢漸漸升高，再去不多遠接著登山小路，有點陡，盤繞著走一程，下了溪谷，再往上爬，轉個彎，湖山岩佛寺看到了，就在山腰上。

母親牽他爬石階，頗費力氣，喘吁吁流汗，上到廟前門口埕，先看到廊階左邊唐三奘負笈西天取經石像，極樸素衲衣草鞋，和藹可親模樣；右邊一個金剛像，比較威武莊嚴。K看了都喜愛。

佛寺巍巍然矗峙山腰，大殿和兩翼廂房背倚峭壁面向幽谷，屋脊聳翹有似曠世巨鵬展翅欲飛，美麗生動姿貌，K從來沒曾見過。再進入寶殿，又是另類的細緻美好，牆壁樑柱都是精工雕鏤，生動的龍獸人物渦卷花枝，神龕有蓮座，慈藹微笑白衣女神，就是觀世音菩薩。

母親恭敬口述描繪的救命神明，啊！

K情不由己，雙掌合十拜起來：佛祖，佛祖！

然後游目瞻視，彌勒佛袒裸圓滑肚腹，笑容可鞠好親善，阿難尊者迦難尊者也不嚴肅，金剛羅漢則個個威武凜然。

母親過去買了素果香燭，擺到供桌，點燃全束線香，分一

把給K捧著，牽他一起朝墊座落膝下跪，喃喃有聲稟告佛祖，今日母子悃誠叩拜，答謝當年解救小兒生命大恩……

這日上山香客稀少，佛殿氣氛寧謐莊肅遠離人間濁世喧嘩。母子靜靜等了一會兒，都沒有開口說話，一個和善的尼姑，看不出到底有多大年紀，過來教導母親和K再一次跪拜佛祖謝恩，捻指沾聖水抹抹K的額頭肩胸手臂，再抹抹母親的額頭胸口手臂，口裡唸唸有詞如夜鶯輕唱。

收拾供品時，分一些給尼姑，她吟誦阿彌陀佛佛號恭謹地接受，然後導引K和母親漫步登上寺廟背後山徑，大人腳步放慢慢，輕聲慢句說話，K聽不出其中趣味，逕自快步向前走，看看有什麼新奇，母親由著他去玩。

到上面平台，一座施工中浮屠，砌造紅磚粗胚大略完成，不知為何這日未見工人蹤影。

K仰頭看上面，想像著登高望遠的趣味，緣著竹槓鷹架上去，站到頂層了，放眼遠眺，山嶺谷壑梯田森林，襯著釉藍天空朵朵白雲，確是平地永遠看不到的奇麗景緻；K無法抗拒美景魅力，轉身換角度連續搜索嶄奇，忽然腳下踩空，上半身卡住，下半身懸空擺盪如秋千，「哇哇哇！」驚嚇大叫，千鈞一髮分秒必爭關頭，母親追過來，發現懸空的兒子，那一瞬間她忘掉登高恐懼，踩步上鷹架，到頂層抱了他，再小心翼翼匍匐著，小步小步挪移下來，K一直閉著眼睛，死緊抓住母親肘臂，平安踩到地上了，忍不住「哇！」大聲哭出來。

年紀增長，K回憶當年山頂涉險那一幕，想到膽小得厲害的母親，於兒子危急萬分時，不顧一切奮力搏鬥死神，保護心肝寶貝的安全，那一刻，她無可置疑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本尊化身。

* * * * *

這年, K 8 歲。

風和日麗, 百花妍媚三月天, 入溝仔埧公學校唸書。

那日早上, 父親帶他去上學, 經過庄尾四間店早市。所謂四間店是黃家的雜貨柑仔店, 劉家的剃頭店, 王家的飲食麵店, 和歐家的鐵馬店, 其實店口路邊榕樹下還有別的生意擔, 賣魚仔, 豬肉, 青菜, 水果, 鋤頭畚箕各種農具, 補鍋補雨傘, 挨挨擠擠熱鬧得很, 其中一個瘦瘦阿伯的杏仁茶擔, 和黃家柑仔店玻璃櫃的糕餅蜜餞鹼酸甜, 是最令人垂涎欲滴的東西, 很可惜, K 都沒有機會得到大人施捨零錢去花花, 他的童伴也一樣, 很少有福氣從天降去吃杏仁茶或買糕餅蜜餞撫慰口舌味蕾饞欲, 如果有所索求, 大人們都會口徑一致說: 「囡仔人, 三餐吃飽, 嚟餓著就真好了, 討嘴討鼻慙想喔。」或譏笑一句: 「餓狗肖想欲吃豬肝骨!」給人碰一鼻子灰。

K 想不到的意外, 這日經四間店早市時, 父親突然大發慈悲, 給了他五個銀幣, 合起來就是五分錢, 五分錢可以吃一碗香醇誘人的杏仁茶, 或者買糕仔蜜餞, 他喜孜孜把錢放入口袋時, 父親說: 「你讀冊卡認真咧, 以後每個禮拜一, 阿爸攞賞一次!」

K 心裡「啊!」呼叫, 樂歪了, 上學便成了一樁快樂。

到了下個禮拜一, 又得到父親的恩寵, 但說也奇怪, 他連一分錢也捨不得花, 吃零嘴解饞是一種快樂, 母親卻這樣說: 「杏仁茶和糖餅, 吃落腹肚會消化掉, 啥咪攞沒了, 錢留起來, 會愈來愈多, 乎你做好額人。」

人之初, 性本善, 八歲小孩在花錢買零嘴, 和存錢不隨意花, 竟然心甘情願選擇後者。父親鋸了一截桂竹做錢筒仔, 他很寶愛珍惜, 裡面的銅錢慢慢增多。節儉儲蓄成了他的一項生

活趣味。另外課堂上讀冊也一樣興味濃厚，上學是他的快樂，竹田先生教的讀、寫、算、書法、勞作、繪畫，每一樣都喜歡。到學期結束，通信簿掄元全班得到最高『全優』記錄，沒有一科目出現「良」或「可」。

上學唸書，是K的一項「創世紀」。很可惜，升上小二還不到一個月，恐怖的米國戰機日日飛來空襲，這時小一歲的弟弟阿松剛剛入學小一，開始唸50音アイウエオ，父親也每箇禮拜賞給五分錢，但他的錢筒總是空空，錢都買糕餅吃了。

同一個屋頂下生活兩小兒，一個愛儲蓄，一個愛花錢，性向截然迥異，也不知是什麼道理。

這日警報鳴～鳴～響過不多久，庄尾四間店早市發生事故，米國戰機盤旋低飛掃射，造成庄人不幸傷亡。

事態很嚴重，學校為維護師生生命安全，宣布無期限停課。學童求學進程一刀切斷了。百姓每日如驚弓之鳥逃避空襲，不敢下田不敢出門做買賣辦事。空氣沉悶陰晦如臨世界末日。更悽慘雪上加霜，父親罹患肝病重症，不得已以很便宜的價格賣掉三甲地籌措治療和家庭生活費用，僅留下兩甲地「過房香烟田」。

煉獄的日子忽忽一年，黑暗世界曙光乍現，停戰，空襲結束。

學校復課，K跳過二年級空檔，一下子升到三年級，弟弟阿松也跳過一年級升到二年級。日本人都走了，學生開始學閩南語漢文，唸三字經和四書五經。校園和校外，日日流行傳唱一首台語歌曲...

台灣今日慶昇平

仰見青天白日清

哈哈！到處歡迎，到處歌聲

六百萬民同快樂

壺漿箨食表歡迎

台灣今日慶昇平，歌是這樣唱，其實貧窮的社會仍然軟趴趴翻不了身，K的家庭憂患同樣不見緩和，長年卡在病床的男主人，終究遺憾逝世。

時母親三十歲，K九歲，弟弟阿松八歲。父親留下兩甲地，母親無法獨力耕作，分別放租給同庄世交劉飛和劉同，打算等到兩個兒子長大成人再收回自耕。

土地出租這段期間，佃農一年分兩期，上半年付租金，下半年付農產品實物。家庭收支仍有不足，母親去糖廠農場做工，平衡挹注收支。下半年收成季節，佃農常以生鮮番薯抵交租金，番薯不耐久藏，她暫時不能去做工，每日透早兩、三點起床，藉著星光月光工作，用剉板一下一下擦籤條，一畚箕一畚箕均勻潑灑打散，大片大片門口埕鋪滿白白番薯籤，等天光日頭曝曬，大約隔兩箇鐘頭用竹帚依序挑翻籤條，「翻埕」上午兩遍，下午一遍，傍晚七分乾籤條掃做堆，蓋蓆子防露水潮濕，隔天早上再掀開蓆子均勻打散，晒到傍晚，再一畚箕一畚箕入古亭畚儲藏。

製籤期將近一箇月，看天行事，最怕西北雨突然來攪局，雨水淋濕的籤條，不爛掉也發霉，讓人欲哭無淚。

不過真正讓她跌跌撞撞的，卻不是無有休止的體力操勞，是么兒阿松的失常改變。

這一年，K開始上中學，每日趕早從鄉下坐糖廠線五分車通學去斗六，多年以來帶著同進同出上小學便「拆夥」了，阿松開始逃學翹課，遊蕩田野溪畔，母親嚴厲告誡，他只能好幾天，又故態復萌。嬉皮頑劣，老師也拿他沒辦法。

母親用了最不得已的一個辦法，竹枝抽打懲罰，反應更糟

，他晚上就躲到荒郊野外，不回家。

庄人傳說紛紛，都說這孩子歹運，被魔神仔野鬼煞到。母親慎重請一位師公法師來家辦法事，紮稻草人祭煞。哪知道，他一樣逃學，有一天，還偷捉人家飼養的紅面大公鴨去賣給飲食店，結果被人逮到。

母親已心力交瘁了，拜佛祖發願吃早齋，給阿松消業障，一方面同意他輟學，帶他一起前去糖廠農場做童工。

母親期待兒子回心轉意，願意擺脫辛苦操勞再回去校園，至少也要完成小學學業。一日又一日過去，阿松寧願晒太陽做工，就是不肯上學。

母親的折磨，傷心的眼淚，無助的憂慮，K自始一樁一樁看過來，只比弟弟早生一年的他，體會得到大人的不甘無奈，但也沒有能力稀釋濃厚的悲情，改變小弟的歧途腳步叫他回頭。

K只能警惕自己，一定要規規矩矩唸好書，做個聽話好兒子，不能再讓母親增加一點點麻煩憂慮。他的潛意識裡，牽連著母親底超視覺超時空無形親情鎖鍊，維繫得越發緊密。

* * * * *

西元1953年，國民政府自中國大陸播遷台灣第四年，雷厲風行推動一項名曰「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政策。政策緣生於一項朦朧昏昧的認知基礎，把台灣持有土地地主一律視為「剝削者」，佃農是「被剝削貧民階級」，前者理當消滅，後者應加扶持。

國府制定法律，凡是出租土地地主准予保留水田三甲，旱田則為六甲，超過上限部分由政府征收，放領給承耕佃農，至於兩家以上聯名持有的「共業地」，則不分面積多少，一律征

收放領給承耕佃農，不准予保留。

據實統計數字，依據國府「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政策執行，合計徵收143,568甲耕地，其中屬第一項地主單名持有者僅佔22.3%，屬於第二項多人「共業」名項耕地，高到77.7%，結果後者皆不符保留條件，全數強制放領。

被征收土地地主，得到政府發放四大公司股票，數額微少價格又很低賤，根本不敷土地市場實價比例；這項徒有形式的補償，台灣有七萬多戶共有土地業主，很不幸淪為破產戶，成為比佃農更不如的新貧戶。

政策執行之前，台灣日據時代前輩民主鬥士林獻堂先生，拒受國府以「台灣省議會議長」寶座做為交換贊成條件，憤然避走日本，後來病逝異鄉；民國三十年代曾經擔任中國上海市市長以及抗戰陪都重慶市市長，來台接第三任省主席吳國楨先生，也不贊同不合理土改政策，畏懼執政者整肅異己，攜妻兒全家連夜飛往美國，不曾再回來台灣。

非常時期非常施政，居住在斗六鎮南郊老庄頭的K的小家庭，也是共業戶地主之一，兩甲賴以養家維生的土地，被政府強制徵收，放領給承租佃戶劉飛和劉同。

實施征收之前，母親憂心如焚，教兩個兒子前去佃農劉飛家央求他：「阿飛叔，阿飛叔，求你同情阮一家母子，放領一半，一半還乎阮，好嗎？」「阿飛叔，阮會一世人記得大恩情……」眼淚都擠出來了，他苦著臉，額頭汗珠粒粒，卻始終緊閉嘴唇不吭聲。

倆兒垂頭喪氣離開劉飛家，再去另一個佃農劉同家，他躲入房間關閉著門，呼叫半天都不出來。

這年K十七歲，唸嘉義高農二年級農藝科上學期。原本計劃精進農技學識，待畢業再收回兩甲放租土地，結合阿叔持有

的土地，兩家合作共同經營有規模農場，一方面把弟弟阿松帶上來，母親就不用再去農場做工，不會再操煩弟弟，結果孜孜矻矻打造的希望轉眼成空，化做泡沫。

阿松偷偷拎著包袱逃家，去到遠在天邊海角的台北，尋找他的活路，這年十六歲。

沒有佃租收入了，家庭生活和學費雜費，母親做工、種菜收入不敷，只有一次一次賤賣四大公司股票，又頻頻向外婆親友借錢週轉救濟。不到兩年，股票都賣完了，真正是家徒四壁了。

這段時間，母子相依為命倍加密切。不上學的假日，K掘厝地古井邊野草打壟畦種薤菜、高麗菜、花椰菜、猴帽菜和菜豆、絲瓜，做菜或做飼料養雞鴨豬胚，沒有錢買肥料，一擔又一擔挑豬糞尿，打古井水沖稀了澆菜，也能長得青翠肥碩。K除了拚學校功課，也拚勞動生產，減輕母親的負擔。

另外K也極力儉省，汗衫內褲破了，衣袖破了，自個一針一針耐心縫補，布鞋破了，能補就自己補，不能補再去找鞋匠。

晚上點煤油燈做功課，燈蕊挑短短儘量省油，他的日常便當菜，天天都吃自家種的青菜，偶有自家母雞生的荷包煎蛋，有如嚐到天上人間第一美味的快樂感覺。

那個下午，去學校甘蔗農場實習收成甘蔗作業，三箇小時繁重操勞，下工時肚子餓得很，經過福利社，忍不住進去吃一碗紅豆圓仔湯，花掉五毛錢，雖然肚子舒服了，卻排不去心裡的不捨。以後就沒有第二次、第三次上福利社吃紅豆圓仔湯享受經驗了。

畢業前夕，愛時髦摩登的同學，一道去求見教官，央求畢業班特准免除「髮禁」，竟然獲得開恩允許，全班欣喜若狂，

幾日內一個個留起成人髮型飛機頭，下課時不時有人用小鏡子照照這照照那，滿足的微笑；班上只有兩個格格不入的怪異光頭，一個是長年茹素的台南縣人阿銘，一個是斗六庄腳來的K，人家問：「你也吃素做活尚，是嗎？」K啼笑皆非搖頭：「沒啦，」又追問：「不吃素，為啥米剃光頭，360燭光大燈泡，好怪喔。」

K心裡是有一句話：「剃光頭只要一塊半，留頭髮要花掉三塊啊。」

可是他好靦腆，心事不好意思說出來。

另外有兩個苦衷，家庭負的債，升得高高，為了省錢，K沒有加入畢業旅行，也放棄買畢業紀念冊，雖然這兩項他都很喜愛，卻不願強求。

* * * * *

K對母親自小恭順敬佩，從未有逾分忤逆，成人後也能體恤她的犧牲付出，言出必從一片赤誠，弟弟阿松便直接間接霑濡了手澤。

阿松十六歲那年，單身匹馬勇闖庄腳人想像中遠在地球那一頭的大台北，人生地不熟，又加小學都沒有唸畢業的半文盲，要謀得好差事必然困難重重，卻始終未曾回到生長的出生地；直到第五年，才首次回來原籍地報到應召服兵役。那日突然踏入庄頭老家庭院，母親和K都呆了，從前那個生得黑黑土土的草地囡仔，如今判若兩人，不但長得高大壯碩，也變得皮膚白皙姿態優雅，宛如富裕人家有教養子弟。

很明顯台北是一個潛力無窮的城市，在地有錢人家好過日，窮得像乞丐的外來流浪者，也不致落魄到餓死。只會用鋤頭掘土，無有半項其他技藝的阿松，出賣原始的勞力，做飼料店

童工，攪拌原料再過秤打包，騎「驢仔卡」載去按址分送飼養禽畜客戶，在士林小東街一住兩年，然後有一位朋友，一樣是南部「下江」去的庄腳人，介紹他去市內洛陽街淡水河邊青果行做店員，每日透早三、四點在行口接南部運到的水果，約五點開始，市內小賣商人紛紛登門批貨，「驢仔卡」一輛輛裝滿離去，買賣互動到八九點差不多結束，幾個店員結算帳目，整理籬筐，清理垃圾，拎到後面淡水河拋棄，晌午十一點放工下班，一個個回家休息。

阿松手腳伶俐工作認真，深獲老闆器重，但他識字不多，算帳比較慢，被同僚輕視揶揄。從前很討厭上學讀書的，忽然渴望著有機會好好唸些書，得個正式學歷，打聽尋找，每日利用下午空閒，去萬華大理街一家私立補校，以小學畢業同等學歷，開始修習初中一年級課程。

阿松本質非屬駑鈍，發憤往前衝，衝出一張補校初中畢業證書，算是有學歷身份了。

這日回老家過夜，母親很關心一個問題，問他：

「你一箇月賺多少錢，有存沒？」

「賺是沒多啦，」他解釋：「台北吃穿比庄腳貴，費用多，去讀補校，學費也真貴，薪水差不多打平啦。」

母親體諒，沒有再說什麼。

阿松入伍，分發到嘉義縣崎頂陸軍營部，做二等兵。

滿一箇月星期日，K從雲林海口小鄉服務地，專程去到嘉義大林鎮上去的山坡地崎頂軍營看弟弟，嚇一跳，怎麼變得又黑又瘦，才受訓一箇月就這樣子，以後漫長的23箇月役期，怎麼撐得過去。

弟弟道出原因，一方面是操得太兇，一方面是伙食不好營養不夠。阿松幽幽的說：「在這裡，很少能吃到飽，大家都要

搶。」

K把帶的錢只留下回程車票錢，全都給他，交代好好補充營養，兵營福利社，米食麵食都有賣。

母親聽到K的描述，放聲哭了，說：「阿松是你的親腹兄弟，阿爸沒底了，你做大兄，就是伊的阿爸同款，以後好好照顧伊，麥發生三長兩短，好嚟？」

又說：「阿松細漢時嘅聽話，乎阿母氣心勞命，一定是阿母前世有欠伊的債，你替阿母還債，好嚟？」

K滿口答應：「好，好，阿母你免操煩，我一定會做到！」他是真心真意的。

K在海口小鄉教書，娶到一個賢慧溫婉的女同事，兩人節儉持家已有儲蓄，手頭寬裕方便，與當年景況相比有相當幅度的長進。

他自小與母親同心同德，對她一片赤誠，有了固定職業，開始前兩年，薪水大部份都拿回家，給母親還清以前留下的債務。自己省吃儉用一定要讓母親脫離貧困，日子過得好起來。

三箇月後，阿松隨部隊開到金門，家書提起每日打山洞挑石頭做防禦工事，累得幾乎撐不下去。K一次又一次匯錢去，也一次又一次包裹郵寄去傷解鬱名貴「七厘運功散」中藥粉，幫助他鼓勵他。

兩年服役期滿退伍，阿松回去台北市洛陽街水果行做店員，也在那裡找到一個賢慧對象，但他剛剛退伍還沒有能力籌措結婚成家費用，訂婚禮金新台幣一萬元，豬羊盤擔禮品及雜支四千多元，K和妻子歡歡喜喜全數負責支付。那時K一箇月薪水大約新台幣五百元，妻子也接近五百元。

K照顧弟弟，一直都不負母親的期望，在斗六故鄉庄腳，阿松與K共同持有約500坪厝地，地價稅年年由K一個人全額

繳納；結婚第幾年，阿松看中坐落三重埔仁愛街販厝，母親和K一起幫他付了訂屋頭期款，以後每年由他夫妻繳納分期貸款。這樣阿松也有一個家了。

這個林家的么兒，小時候不成材，母親為他飽受折磨，長大成人了，也從來不曾回饋母親一點點，倒是母親和大哥反過來孝敬，無怨無悔的。但世間事總是有開始就會有結束，因果定律從來無人能推翻。阿松成家以後痴迷金錢遊戲賭博，長期熬夜累積導致傷肝，他人生最寶貴的健康終於崩潰了。輾轉病床時，老母憂心忡忡去探望，聽到心肝寶貝微弱的呼叫：「阿母，」接著，提到一件他還放不下的二十年煎熬心事...

……以前……放領……兩甲土…地，有股票……我的分額……猶…有多……少？

阿母心碎悲傷到了極點，眼淚一粒粒擠出眼眶，喉咽哽塞說不出話來……

* * * * *

阿松在他人生落幕前夕，渾沌無知的私慾造成母親心靈深處傷害。原來他心裡一直都沒有忘掉故鄉庄腳曾經存在的土地財產，他以為土地被征收放領有補償四大公司股票，應該分到一份。可是幾乎等同破產的家庭困頓無以維計，母親做糖廠農場女工又到人家收成田地撿番薯，日子還是打不輪轉，只有一次一次賣股票來救濟，早已一張都不賸了。這麼兒捅到老人家生命傷口，隱沒的痛楚心寒被殘酷的挖出來，再怎麼都要不回股票分給兒子了，流淚悵恨食不知味睡不成眠。這一切K都了解體諒，他一定要把母親從黑暗陷阱中拉出來，要看著她恢復和風日暖的心情，沐浴安定順適的老年。

那日黃昏下班回到家裡，不見母親門口相迎，K以為妻子

早一步下班帶她上街散心去，可是待會兒妻子一個人走進來，母親沒有在一起。

母親失蹤了！

K和妻子倉皇失措了，動員親友協助找人；到第三日晚上還沒有消息。母親頭腦清明不可能外出迷路，這麼多年他個性颯爽也不曾單身出門。半夜裡K躺在床上輾轉反側，阿母啊，阿母啊，回來呀！瞬息間腦海裡浮上一間古老佛寺：湖山岩！

母親向來篤信佛祖菩薩救苦救難無量無邊，苦難的日子，慈悲的神明信仰是她生命的倚靠；數十年吃早齋慎重其事不稍逾越；晨昏捧香奉敬家庭佛案，也找時間前往佛寺拜跪。K的記憶中鮮明印象，孩提時住在故鄉庄腳，彷彿是八歲那年一個夜色迷濛五更早，母親自酣睡中叫醒他，帶出去埕邊打清涼古井水漱洗，灶腳吃熱熱的粥，然後摸著昏天暗昧上路，一程又一程，經過幾個陌生庄頭，咬狗山到了，下谷地翻山腰上去一間古老佛寺，母子奉敬素果餅乾壽金虔誠跪拜觀音佛祖……。

K心口一震。

翌日大清早，K搭乘計程車離開海口的家，走東西向158線縣道直奔虎尾，斗南，出斗六東行到石榴班，轉入林蔭道，過楓樹湖到咬狗山，駛上梅林山山道下了谷地，晨光熹微中蓮葉田田湖泊棲落早起的鷺鷥，司機泊車岸上休憩，K邁快步拾數十級石階上去埕地，氣吁吁跨入廟門，數位比丘尼持佛珠排排跪膝佛桌前喃喃誦經，身後一素衣熟悉背影雙掌合十跪著不動，K全身抽搐打顫，輕輕移過去依著身旁雙膝落地，喉頭哽咽附到她耳邊呼喚：阿母！

木魚喀喀喀經懺吟哦節奏緊湊清晰，高高蓮台香煙嫋嫋，菩薩慈眉低垂嘴角露出淡笑……。

歸 人》

短篇小說佳作

李金諺



李金諺

個人簡介》

72年生，筆名：鎬溪，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曾於96-97年間任台北縣土城市清水高中代課教師。目前就讀台灣師範大學研究所國文所碩士班。

評審評語》

以外地遊子的角度回頭來看家鄉事，貼近生活的寫實手法，十分能夠引起讀者共鳴。文字雖不盡精準但閱讀起來餘韻十足。

得獎感言》

我從出生以來，一直在雲林成長，自成年起，在外求學已七年餘，對於故鄉，總是魂牽夢縈。我經常在外地遇到同鄉，聊起雲林的美好，總有他鄉遇故知之喜。感謝雲林這塊福田，環境清幽、人情濃厚，滋養出我對雲林的深刻情感。因此，此次得以藉由參與雲林文化藝術獎，來表達我對雲林風土民情的熱愛，此後我將更加努力，以筆深耕雲林之美。

歸 人

李金諺

我邊哼歌邊到陽台的鐵窗前收拾衣服，以免離開的這幾天，衣服被雨打濕，望了窗外一眼，限於鐵窗的高度，仍然看不見太陽。走進僅可容身的房間整理行囊，大門深鎖後，步出大樓，我正準備踏上歸途。擠上公車，我看著窗外的景觀，稀疏的綠色行道樹勾起了許多回憶。

十八歲那一年，我填了離鄉背井的志願，背著簡單的行囊，北上求學，即將成為新鮮人的歡欣，讓我望著車窗外熟悉的故鄉，只感到終於解放的快感。故鄉像母親，人們還在故鄉的懷抱時，總厭棄它的老土，跟不上流行。還記得以往我在鄉下，總覺得走到哪聽到的都是某位親戚又如何，以及那幾首早聽膩了的台語老歌不厭其煩地播放著，什麼「愛拚才會贏」、「故鄉」……使我質疑：難道生活只能如此一成不變？生存的空間為何如此狹小？到了台北，我見識到另一個繁華卻不屬於我的世界。

記得我剛進大學時，開學參加班上的迎新，那是一場烤肉盛宴，聯想到每年家裡中秋烤肉的情況，興奮之情油然而生。晚上我騎著新買的腳踏車，載著同學一起往司令台出發，校園佔地寬廣，即便位於熱鬧的台北市，幅員廣闊的學校在夜間依舊散發出寧靜的味道，夏夜的徐風輕撫，伴著雄偉椰林的注目禮，我彷彿成了世界的中心。

「不知道班上同學都是怎麼樣的人？」我問坐在後座的同學。

「應該不錯吧！上次開學典禮時，大家的自我介紹都滿有禮貌的。」她說。

「對喔。我也有印象，同學們都十分溫文儒雅。」我的臉

上掛著新月般的笑容。

我們都是中南部長大的孩子，剛好住在同一個宿舍，新生訓練那天自我介紹後，便成為好朋友，雖然才剛開學，但已經同進同出，也許是淳樸的個性互相吸引吧。

嘻鬧之間，已到達目的地。我一停好腳踏車，就看到眼前走來兩個女生，看起來有點眼熟，但不確定是不是同班同學，對方便先開口了。

「你們好。你們也是中文系的同學嗎？」其中一人說道。
「對啊！你們也是要來參加烤肉的同學嗎？」我欣喜地回答。
「嗯。」

我們一行人走著，因為還不熟，所以介紹完名字後，出現了一段靜默的時間。

「你家住哪裡？」對方率先開口打破沉默。

「喔，我住雲林，是從中南部上來的。」話題又開啟了，我高興地回答。

「雲林？沒聽過，所以你不是唸台北的高中吧？」

我一時語塞，腦中想著：她不知道雲林這個地方？是開玩笑還是真的，抑或是……在我還沒想好該如何應對時，她已經拉著另一個同學跑去認識其他穿著光鮮、談吐不凡的同學了。

開學幾天後，那人成為班上主要幹部之一，而幹部們，個個都是所謂台北明星高中出身者，從此以後，每當有陌生人問起我的背景，我總是吞吞吐吐，盡快轉移話題，否則便是先自我調侃。在家中的豪放個性，已經轉為小心翼翼。

「媽，我這星期要回家，記得來載我喔。」大學生活固然有趣，但不知為何，我腦中總是固定響起一個月回老家一趟的念頭。

到台北車站了，我一個人疾行著，雖然我總是提早一小時

搭車，即便慢步徐行，也綽綽有餘，但是身邊的人們腳步緊湊，督促著我快速前進，只要稍一落後，便可望見多雙蹙眉正不耐煩地瞪著。我曾試過放慢腳步，下場卻是車站旁的問卷人員、直銷專員貪婪地蜂擁而上。

「小姐，幫我填個問卷吧！」

「小姐，你的皮膚不太好喔。」

於是追趕時間，對無利的人事不屑一顧，竟成了在這繁華都市生存的必要條件。

我背著包包，坐在車站等待，帶了一本小說，便能消磨這等待的無奈光陰。耳旁響起了一個熟悉而艱澀的聲音：「小姐……拜託……」我正眼也不瞧，繼續盯著自己的書，賞賜了一個搖頭給這個總是在車站乞討的人。我鄙夷他總是手心向上，因此這幾年來，我已經對他的聲音容貌十分熟稔，卻從未掏過口袋。昏昏沉沉地搖晃了三個小時，車子突然大幅度往右彎，我立即醒來，因為西螺到了，那林立的醬油招牌就是最好的證明。

我終於抵達故鄉的車站，興奮地催家人來載我，縱然時代一直演變，這個車站依舊保持老舊的原樣矗立著，看著它已經褪去光芒的大理石地板，仍然厚實堅固，我想它剛啟用時，想必也十分風光吧！幾十年送往迎來，默默地收留了無數背負夢想的人們暫時停歇。

「最近菜價好嗎？」我看著爸爸開著車，一邊關心外面的風景有什麼改變，一邊不經心地問著。

「都一樣，菜價俗死人，不過生活過得去就好了。」

我側頭觀察他回答的樣子，驚奇地發現他臉上沒有埋怨，反倒漾了些許笑容，可能是高興我回家了，又或許是他們總是不掛心於小事，我不禁訝異幾千年來的農民基因如此強烈，對

於自然，他們的態度一向既憂愁又樂觀。

「你媽媽已經和阿嬤都吃飽去田裡了，你要回家吃飯還是想買東西回去吃？」爸嘴角上揚地問著。

「家裡有煮就回家吃好了，省麻煩。」舟車勞頓使我只想趕快回家，不想在外流連，外食我已經吃膩了，這幾年來，我吃的不都是外食？爸爸還以為我是當年那個每天嫌家常菜的小孩。還記得以前我都和哥哥偷溜到街上買點心吃，多羨慕補習班裡那些晚餐吃鹹酥雞、吃滷味的同學們。如今每逢用餐時間，在台北居處外的小吃街，縱然琳琅滿目，卻常有不知道該吃什麼好，佇足良久的無奈。

我望著熟悉的街道，仔細地搜尋變與不變的景色。

「這裡本來賣麵，現在開了藥局了！啊！那裡居然開了燦坤？」我不可置信地望著這條淳樸的小街，曾幾何時，它慢慢地改變了它的樣貌，以人們不易察覺的速度。

「對啊！現在我們這裡愈來愈熱鬧先進了。不輸你們台北吧？」爸煞有其事地回答我。

聽到「你們台北」這四個字，不知為何，讓我不想接口，繼續看著沿途的景緻，我喜歡中南部明亮開闊的天空，這幾年來我從未搭過晚班車回家，因為我知道家人早睡，不好意思勞動全家專候一人，況且這個鄉村八點後便籠罩著靜謐的夜色，實在不適合夜歸者突如其來地闖入，打亂它的作息。白日裡看著故鄉，更能增添一種開朗愉快的享受。

「阿公，我回來了。」

「唔。」

走進大門，如同以往地打招呼後，我就立刻卸下行囊，走向廚房，本能地拿起碗筷，打開桌單，看著桌上幾樣簡單的綠色時蔬，我開心地夾了滿碗，還記得以前總是被阿公笑說：「

載整車的菜要去賣喔？」我仍不以為意，一餐至少要吃半碗蔬菜，是我的習慣。直到去了外地，我總是在用餐時間時搜尋有綠色的食物的店家，還是不習慣只吃黃色的麵或滷味雞排果腹的感覺，但是看起來長得一樣的菜，卻總在入口後感到少了一層味道，於是我經常吃飯配著電視新聞，掃光紙盤上的食物後，再機械地日復一日地生活。

飽餐之後，便是拿出甜甜圈和妹妹們閒聊的時候，這時候她們特別開心，總是問個不停，彷彿甜甜圈是來自一個充滿甜蜜生活的國度，吃起來特別香甜。

「最近巧克力又多了抹茶口味喔。」

「好棒喔！不過姊，我聽說上次吃的那種巧克力口味的已經不賣了是嗎？」

「嗯，對啊，可是因為太甜了，夏天不適合，希望冬天能再推出囉。」

跟三個妹妹們，總有說不完的話，有時候明明一個月沒見了，聊起天來好像只是接續昨天的話題，絲毫不必想該談些什麼，也不必擔心聊天間令人難以忍受的空檔，反正想說什麼便說吧。

「姊，怎麼辦？那個XXX每次都愛跟我比成績，而且如果我跟別人比較好，她還會對那個人生氣，然後又一直說我是她最好的朋友，讓我壓力很大。」

「不必在意啦，每個人都有她的優點啊，如果她沒有吸引你的優點，你們又怎會成為好朋友？」

「也是啦！她每次都對我很好，有人欺負我，她都會幫我罵回去。」

「將來你們想起這些小事，就會笑當年怎麼那麼單純。」
看著、聽著她們的生活、課業苦惱，我彷彿也回到那種單

純、強說愁的年紀，只是當年橫衝直撞的我，現在面臨各種問題，已能微笑以對，以人生而言，或許單純其實才是一種真正的美。聊天過後，我突然想起曾經聽聞的流言。

「你還記得那個當年說不知道雲林是哪裡的那個同學嗎？」

「嗯。」我無法忘記這段過去的。

「聽說系學會會長和副會長在開會時，聯手砲轟她，讓她離早離席了。」

「她們不是很好的朋友嗎？去年還一起過聖誕節……」

長大後，不知道為何總感覺人情的保存期限，特別短暫？

每當我返鄉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卸下手腕上的手錶，以及將手機放在房間裡，將時間留在台北，也忽略別人找我的急迫，回家是一種休閒，也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物質要求極低，華麗在此無用武之地，何況，做家事是不需要手錶和手機的。

「妹仔，記得幫我煮中餐和晚餐，不能讓阿公煮喔！長那麼大了，應該要學做家事。」

「知道啦。」

每逢我回家，媽媽總是特別開心，因為她可以專心在田裡工作，不必特地趕回來煮中、晚餐。從小看著她農事、家事一肩扛，總覺得她有三頭六臂。

「來幫我洗菜，媽交代我要煮飯。」有妹妹的好處，就是可以一起分攤工作，邊煮還能邊聊天，十分有趣。

「煮好了，阿公吃飯！」

「吃完了，今天輪到誰洗碗？」

曾經只會煮泡麵的我，出外後，為了一嚐家常，這幾年來的烹飪經驗，竟能讓我煮出一大家子的伙食，而不緊張出錯，

家常菜的魅力，無與倫比。

今天，一如往昔地，我已煮好滿桌菜餚，阿公、妹妹們也已經吃飽了，由於剛煮完飯，滿身大汗，降低食慾，因此我最晚用餐，但是爸爸、阿嬤和媽還沒回來，我拿著碗邊吃邊往外看，到後來，便只專注於電視螢幕上了。

「哈哈！」明知是藝人故意的賣弄，我仍百無聊賴地跟著笑。

外頭傳來機車熄火的聲音，我瞥見爸爸回來了，再瞄一下牆壁上的時鐘：下午一點了。

其他人卻沒回來？

「爸吃飯！」我頭也沒回地，例行公事般招呼他一下。

「好。」

「媽跟阿嬤呢？」

「菜正搶市，叫不到工人，所以人手不夠，她們做不完了，叫我回來幫她們帶便當過去。」

「喔。」

爸一聲不吭地繼續坐著，人手不夠？我有種熟悉的預感，於是我更不想轉頭，眼睛仍盯著電視。

「你今天和妹妹兩個人一起到田裡幫忙好不好？實在是臨時找不到人，才來拜託你們。」爸邊說著，邊搓手，彷彿這是一件十分為難的事情。

「不要啦！田裡面超熱的，而且我剛才煮完飯，已經很累了。」我想像在田裡曬成人乾畫面，和原本預定吃完飯後要開冷氣睡覺的計畫實在有天壤之別。

「我也不要！我要讀英文，快考試了，要是沒過我就慘了。」妹妹也找了藉口來搪塞，每當此時我們總是反應特別迅速。

餘光掃到爸爸默默地走進廚房，拿起碗筷開始扒飯，不知為何，忽地一股罪惡感襲心，但是我望望外面的強光，還是想繼續裝傻。我起身將吃剩的碗筷拿到廚房放下。準備好兩個便當盒裝媽和阿嬤的飯菜，我知道媽不要太多的飯、阿嬤要多點；阿嬤喜歡吃鹹的配菜，好下飯；媽討厭吃醬油。等我裝好飯後，爸也吃得差不多了，我看見他臉上的汗如雨下在餐桌上，讓人分不清楚是湯汁還是汗水，花白的髮根也都溼透了。

裝好飯菜後，爸收拾好餐桌上的殘渣，倒進廚餘桶中，到後院餵雞，我知道他接下來就要帶著便當去田裡了，我望著他的孤單的身影，他背部的衣服已經曬出一圈一圈的鹽分，那是汗反覆乾濕的產物，是我在台北人身上從未見過的。我突然轉身離去，迅速找出兩副手套和斗笠，去找妹妹商量。

「走吧！一起去幫忙，不然她們做到天黑都回不來。」

「可是我要唸書……」

「只是今天去一下而已，你明天也能唸，更何況，你以為我不清楚所謂唸書的真實情況嗎？只不過是一個下午而已。」

「好啦。」

我就是慣用唸書這個藉口的始祖，因此一個眼神便能使這招不攻自破。

目送爸開心的背影往田的方向消逝後，我們兩個開始為要去田裡，又擦防曬，又披外套，準備好一大瓶冰水共享，避免渴死，拖延許久後，我才騎機車載著妹妹出發。

沿途飄來蒸騰的土氣，薰得我兩眼發昏，衣服瞬間吸收毒辣的熱能，讓我突然有種想調頭回去的衝動。但我腦中浮現爸爸剛滴落的汗水，牙一咬緊，繼續往田地駛近。

轉念之間，突然覺得雖然酷熱，空氣中的成分卻是乾淨無雜質的，讓習慣在都市騎車閉氣的我，自然舒展肺部，大口大

口地呼吸。

「咦？那片田不見了，居然變成豪宅，我還記得以前我都和哥到這附近大冒險的，本來這裡全是田，而且大部分都是種稻，一片黃澄澄的。」我邊騎邊驚奇地觀望四周，原來，連最忠厚老實的田地也漸漸地被人們改變了外貌。

「姊，你騎超過了啦！我們家的田在後面那裡。」妹妹指著後頭，趕忙提醒我。

「是喔，太久沒來，都忘記農舍外面的樣子了。」我紅著臉，找了一個合理的藉口掩飾心虛。

停好車後，我們兩位貴婦還慢吞吞地走進農舍裡拿椅子和收割用的刀子。再踱步走近農田的中心，還未到達，便聽見在場的大嬸們，一邊迅速地收割白菜，一邊抬頭稱讚我們。

「你們孩子真乖，這麼熱還願意來田裡幫忙！」一個緊裹在農婦裝裡的阿婆抬頭讚美我們。

「對啊！像我們家那幾個都在家裡吹冷氣享受呢！」另一個一樣包得只剩兩顆眼睛的大嬸也加入話題。

「來！這個是姑婆，那個是阿婆，另外最旁邊是阿姨，趕快叫啊。哪有啦！她們都只會唸書，家裡的農事一點也幫不上忙，只是叫她們來湊人數的，哪像你們那些孩子，做起事來都是大人的速度，都是大人了！」媽媽的謙虛讓我聽了顏面無光，既然我們幫不上忙，又何必支使我們前來，每次只會在外人面前數落小孩。

我滿臉不高興地和妹妹找個沒人的地方坐下來，便開始動手收割。一方面是不想再聽她們的毀譽參半；一方面是不想離她們太近，免得動作或收成有問題被發現。

「你和妹妹先來看我怎麼做，再去和大嬸們配合，人家動作很快，收的菜又漂亮，所以你們要和她們搭配，她們會教你

們。」媽媽不放心地抬頭交代我們。

「不用啦！我會，我從國小就來田裡幫忙了，只是最近比較少而已，你以為我真的不會做？」我輕蔑地回應媽媽，再怎麼樣，我也不想和大人搭，壓力太大了，還不如我和妹妹自己佔地為王，反正我們也只是「湊人數」而已。

「對啦！她們會啦，不要看扁人家嘛。」一直沒發話的阿姨出來幫我們說話了。

於是媽媽一言不發，繼續默默地工作，但我感覺得到她的視線其實一直在注意我們收割的菜上。

四周出奇地安靜，所有人都集中精神在手掌裡的白菜，葉子鮮綠，脆莖潔白，每一棵都飽含水分，由我們親手收割，左手一邊輕握嫩葉，一邊將爛葉、黃葉推至掌外，連抓數把，右手微側刀鋒，一氣呵成地於根部輕巧一割，再成堆放好，放的時候還必須注意堆疊的美感，不能鬆散讓爸爸不好疊放。

當我望著身後的黃葉滿地，我不禁計算起來，捨棄的黃葉恐怕不比嫩葉少，為何我們必須這麼循規蹈矩地把辛苦種出來的葉子拋棄？反正最終是秤重賣給菜商的不是嗎？何不把這些壞掉的葉子參雜在好的白菜裡，又能增添重量，又能賺錢。於是我故意忽略幾片葉子，讓它若隱若現地夾雜其中。

「你收的這種菜不行啦！這樣我們交給菜商會很不好意思，而且這種爛葉你要客人怎麼煮來吃？這是做信用的，你這樣留著爛葉，我們還得幫你挑，還不如不要做！」媽媽立刻發難，指摘我的錯誤。

雖然我覺得挨罵很丟臉，但是更覺得十分汗顏，連這點誠信問題我都不能秉持良心而行，我真的是唸書唸到背後了。

「好，我知道了，我會仔細挑掉。」

空間又回復安靜而燠熱，只剩下媽媽的收音機聲音，唱著

一首又一首懷念的老歌，除了幾首最近的新歌，大部分都跟我離鄉前播放的相似。我不禁納悶，國語歌手的輝煌壽命平均是三年，一首歌由走紅至沒落的速度更是短促，為何台語歌手則用一輩子的生命歌唱，台語歌總是能隨著時間的醞釀，變得更加醇厚？是年輕人喜新厭舊，還是中老年人不厭其煩？也許這個答案等我邁入中老年後，才能解答，但是，這麼多年沒能時常聽到這些金曲，如今一聞，心中卻增添一種無比的懷念。

我偷瞄附近的大嬸們的樣子，幾個鐘頭下來，大家仍是那麼專注地工作，然而我的手腳卻已經因為機械動作而麻痺了，我起身活動，藉機觀察身後已完成採收的阡陌，如果由上空俯視我們，恐怕會以為我們是一群蠶寶寶，不動聲色，緩慢而專注地往前啃食綠葉，一步一步地努力，只為了家人溫飽，以及人類的營養。他們樸實無華，認真負責，身為人類應有的美德以及對社會的回饋，映顯在他們的汗水中。我想這就是千年來的農夫基因，也是人類社會持續向善的緣故。

「妹妹，你覺得唸書比較難，還是種田？」一位大嬸看著我汗流浹背，邊笑邊發問。

「那當然是唸書比較難啊！你不知道唸書不是人人會的，這種勞動工作有什麼好困難？」另一位大嬸在我還沒開口前，便急著搶答前一位的話。

「其實不會，唸書比這個輕鬆多了，唸書只要坐在冷氣房中動動腦筋；種田卻是相當辛苦的工作，又得看天吃飯，又得動腦思考每一個種植的步驟，最後還要花大量勞力來收成，實在不簡單。」我發自肺腑的想法，卻引了一陣騷動。她們無法置信我居然把種田的工作看得比唸書還要困難，但我的確是這麼認為，還記得國小第一次來幫忙的時候，全身幾近虛脫，伴隨著夕陽，和媽媽一起步上歸途，看著媽媽滿臉倦容地告訴我

：「希望你們要好好唸書，以後可以不用再這麼辛苦。」當下，我終於體會「粒粒皆辛苦」的道理。

所以我相當敬佩農夫，因為這是一項具備堅忍意志才能完成的事業，這一天，我想起了好多事情，好多以前的夢想和希望，曾幾何時，不知道被我拋棄了多久，經過這幾天下田，我又重拾了當初的信念，北上讀書是為了將來能讓父母過好日子，求知識是為了像農夫一樣回饋社會，因為我體內也留著堅毅的農民血液。

夕陽西下，最後一把菜終於也被安穩地放進籠內了，媽媽雙手將工資交給大嬸們，口中直道感謝。大嬸們客氣地接過一天勞碌所得，還不忘誇我和妹妹十分勤奮，誇得我們都不好意思，相視而笑了，誰知道我們剛剛弄壞了多少青菜。眾人回家之時，只有阿嬤望著滿佈雜草和黃葉的田地，二話不說地繼續蹲下來鋤草和撿拾黃葉，看見她彎曲的身影，除了佩服她的毅力，更擔憂她的身體，大家都勸她該退休了，可是她總是說：「不用啦！在家裡沒事做更無聊。」

於是我拖著妹妹，拿著布袋幫阿嬤撿黃葉，不知撿了幾個布袋，田地總算看起來比較清爽，但是茂密的雜草仍然需要人力親自清除，阿嬤仍不厭其煩地繼續斬草除根，我們則已是無力再戰了。於是媽媽走過來告訴我們說：「還好你們有來，大家才能如期完工，你們先回家休息吧，拔草很難，讓我和阿嬤做就好。」我們如獲大赦，一溜煙跳上車便踏上歸途。

就像以前小時候在田裡幫忙一樣，每當此時，便覺身心無比輕鬆，也許這就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真諦。夏季的黃昏，吹來徐徐的南風，暖暖的，吹拂著作物，也撫慰農人汗濕的臉龐。回程，夕陽映照著我們的身軀，將我們的身影拉得好長好長，原來，曾幾何時，我們已經被田土滋養得這麼大了

，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賣力生產，不知已經養活了多少人，卻始終最低姿態、默默不語。田地是農人的母親，於是農人也遺傳了這種不伐善施勞的個性，造就了鄉村純淨的風味，我想「天何言哉」確是最適合鄉村風景畫的題字。

過了幾天舒服的生活，我彷彿充滿電的電池，又能活力飽滿地回去。

「爸，謝謝，再見！」我開心地跟送我到車站的爸爸說再見。只見他的臉有些靦腆，生澀地說：「好。」於是我目送爸爸的車離去，才緩步踏入車站。三個小時後，我又回到台北，裡頭永遠都是這麼多人，有人等著車子進站；有人快速地吃著午餐；有人回鄉；有人在月台告別。我試著以自己的步調前進，不與眾人爭路，緩慢而踏實是農人的好處。我看見眾人的眼中，都是家人和夢想，即便在夢中，家人、土地的呼喚仍是那麼親切。我也告訴自己：終有一天，我會回來。

臨走前，我放了一些錢幣在眼前的人手中，看著他緊握，我們的嘴角都揚起了弧線。

「雲林文化藝術獎」徵選要點

中華民國94年3月8日
府文展字第0942400105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96年3月8日
府文展字第0962400186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97年2月1日
府文展字第0972400130號函修訂

- 一、為培養本縣藝文風氣，提昇創作水準，並鼓勵本縣之藝文工作者，特訂定本徵選要點。
- 二、本徵選要點自民國九十七年開始實施，獎勵類別分為文學獎二類、表演獎三類、美術獎七類，共十二類：
 - (一) 文學獎：分下列四類，每年擇二類辦理，每類各選出首獎、第二名、第三名，各一名，佳作、入選若干。
 1. 新詩類：每逢雙年辦理。
 2. 散文類：每逢雙年辦理。
 3. 短篇小說類：每逢單年辦理。
 4. 報導文學類：每逢單年辦理。
 - (二) 表演獎：分以下三類，每類各選出首獎、第二名、第三名，各一名，另取佳作、入選若干。
 1. 音樂類：
 - (1) 每逢雙年辦理：弦樂、管樂。
 - (2) 每逢單年辦理：鍵盤、打擊樂、聲樂。
 2. 舞蹈類：
 - (1) 每逢雙年辦理：現代舞。
 - (2) 每逢單年辦理：民族舞。
 3. 戲劇類：每年辦理。
 - (三) 美術獎：分以下七類，每類各選出首獎、第二名、

第三名，各一名，另取佳作、入選若干。

- 1.水（彩）墨、膠彩類：每年辦理。
- 2.書法、篆刻類：每年辦理。
- 3.水彩類：每年辦理。
- 4.油畫類：每年辦理。
- 5.攝影類：每年辦理。
- 6.雕塑、工藝類：每年辦理。
- 7.設計類、版畫、多元媒材類：每年辦理。

三、獎勵：

- 1.首獎：發給獎金六萬元，獎座及獎狀。
第二名：發給獎金二萬元，獎狀乙紙。
第三名：發給獎金一萬元，獎狀乙紙。
佳作及入選：發給獎狀乙紙。
 - 上述得獎者得由文化局安排展覽、演出事宜。
 - 各類獎項如未達獲獎標準，得由評審委員會過半數決議從缺。
- 2.如當年度有傑出成就者，得由各類別評審推薦，贈獎狀乙紙。

四、參選資格：本籍、設籍、就業或就學於雲林縣之民眾。

- 1.本籍：凡身分證字號英文字母為P者，即為本籍雲林。
- 2.設籍或就業：於當年度收件截止日前半年設籍於本縣者。
- 3.就學：於本縣各級學校就學者。

五、權責：

- 1.主辦單位對所有比賽作品有研究、攝影、出版、宣傳及上傳網路等權利，作者不得異議。
- 2.美術獎七類入選以上之作品，有參與展出之義務，於表

訂退件日之前，不得要求退件。

- 3.承辦單位對參賽（展）作品負保管責任，唯遇不可抗力事件致受損及逾期未領回者不在此限。
- 4.凡送件參賽者於報名表上簽章後，視為同意遵守本要點各項規定。

六、評審方式：

- 1.雲林縣政府文化局依獎勵類別，設置評審委員會。
- 2.評審程序分初審、決審二階段。
 - (1)文學獎二類：由評審委員書面審查（集中審查或先以郵寄資料給委員），另由文化局召開審查會議決定。
 - (2)表演獎三類：由評審委員書面審查（集中審查或先以郵寄資料給委員），另由文化局訂定甄選時間，另就現場表演評審決定。
 - (3)美術獎七類：由評審委員書面審查（審查徵件資格及邀請展名單），另由文化局邀請評審委員依參與徵件作品，評審決定。
- 3.各類獎項如未達獲獎標準，得由評審委員會過半數決議從缺。
- 4.獲獎名單經雲林縣政府確認後公布。

七、評審委員應遵守利益迴避，本於公正、嚴謹、守密原則，依下列規定進行評審：

- 1.不得參選同類別之獎項。
- 2.評審過程及相關資料，均應保密。
- 3.應客觀、詳細、嚴謹填寫評審表。
- 4.獲獎名單評審委員應簽名認證後，由雲林縣政府確認後公布。

八、辦理期間：

1. 每年一次。
2. 各類別聯絡人及電話：如附表一。
3. 參賽類別及規格：如附表二。
4. 收件、評審、頒獎等時間：請詳閱附表三。

九、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須屬未曾得獎之作品，翻譯不予受理，不得有抄襲之情事，各參賽作品如有抄襲、重作、臨摹、代為題字、他人加工及冒名頂替之情形或參賽資格不符或偽造參賽資格者，除參加者自負法律責任外，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參賽資格並公佈之，三年內不得再參賽，已發獎金予以追討。
2.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仍歸屬參賽者本人，出版權及公開傳播權則與雲林縣政府共有，雲林縣政府並得引用得獎人之得獎作品、照片、影音資料為教育推廣、文宣之用，有發表及印製之權利，不另支稿酬。
3. 填具申請表，並應依規定提供資料：
 - (1) 文學獎二類、表演獎三類：所送資料請附回郵信封，並貼足郵資，於公佈比賽結果後退件，或同年十二月底前自行至文化局領取，若逾期未領，文化局不負保管責任。
 - (2) 美術獎七類：經評審未入選作品先通知退件，入選以上作品，俟參加文化局安排之展覽及專輯編印完成後通知退件；經公文通知退件後，若逾期未領，文化局不負保管責任。

十、本要點自頒發日施行。

- (2) 曾受邀擔任全國、全省及本縣美展、兒童美展之評審委員者。
 - (3) 曾獲本縣地方美展前三名三次以上者。曾受邀於國立各美術館舉行個展者。
 - (4) 合於上述條件而有證明者，申請免審查受邀參展（一人一類一件）。
 - (5) 縣籍資深美術家由該類評審認定邀請之。
 - (6) 九十四年起已獲邀請且參加展出者，不須再繳證明文件，直接受邀參展。
3. 受邀請並參加邀展者不得再參加徵件比賽。

相關說明

- 一、報名簡章請於本府文化局網站下載，或親至文化局服務台索取。
網址：<http://www.ylccb.gov.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三一〇號
- 二、請依報名表格填寫資料，報名參加文學獎二類者填寫一份並另請影印，共六份；報名參加表演獎三類者填寫一份並另請影印，共六份；報名參加美術獎七類者填寫一份；連同參選作品，於各類別收件截止前，以郵寄（文學獎二類）、親送（表演獎三類、美術獎七類）至本府文化局（郵寄以郵戳為憑），資料不全或逾期者，概不受理。
- 三、請依報名類別之規定檢附作品資料，內容不符者不予受理。
- 四、表格欄位不足填寫者，可自行複製或影印。
- 五、得獎者應參加本府所舉辦之後續推廣活動。
- 六、最近二年曾因違反法令規定而受處分，或違反公序良俗，經舉證屬實者，不得列入徵選或獎勵。
- 七、本徵選活動美術獎特設邀請展，邀請資格如下：
 - 1.本屆美術獎各類評審委員作品。
 - 2.凡本籍、設籍或就業（於當年度收件截止日前半年設籍或就業於本縣者）或就學於雲林縣之民眾，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得由承辦單位通知，請附下列之一證明文件由各類評審委員認定邀請之。
 - （1）曾獲全國美展、全國油畫展、全省美展、臺北市美展、高雄市美展、臺陽美展、全省公教人員書畫展等，優等以上一次或入選三次以上者。

附表一：各類別聯絡電話

類 別		承 辦 單 位	電 話
文學獎二類	新詩類	圖書資訊科	(05) 5340919或 5327613轉104
	散文類		
表演獎三類	音樂類	表演藝術科	(05) 5350572或 5327613轉129
	舞蹈類		
	戲劇類		
美術獎八類	水(彩)墨、 膠彩類	展覽藝術科	(05) 5340920或 5327613轉111
	書法、篆刻類		
	水彩類		
	油畫類		
	攝影類		
	雕塑、工藝類		
	設計類		
	版畫、多元媒 材類		

附表二：（1）每逢單年參賽類別及規格：

項 目		作 品 規 格		說 明
文學獎二類	短篇小說	未曾發表之短篇小說，6,000字~12,000字；以中文電腦打字，字體以標楷體14號為標準；A4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		每人作品以不超過2件為限，繳交光碟1份，書面6份。
	報導文學	未曾發表之報導文學，8,000字~15,000字；以中文電腦打字，字體以標楷體14號為標準；A4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		
表演獎三類	舞 蹈	民族舞	自選一至二首舞碼演出。 時間不得超過20分鐘。	自由選擇曲目。
	戲 劇	戲劇	自選一劇目（或段落）演出。 時間不得超過20分。	
	音 樂	鍵盤	自選曲一至二首，時間為10~20分鐘以內。	自由選擇曲目，演出皆須背譜。
		打擊樂		
聲樂				
美術獎七類	水墨彩墨膠彩	裝裱後，長邊200公分、短邊150公分以內		1.作品形式及大小應力求方便搬運。雕塑、工藝、設計、版畫、多元媒材等類作品並請加附透明壓克力盒及木箱，以利展出及搬運。
	書 法 刻	裝裱後，長邊200公分、短邊100公分以內；限直式對聯或中堂，畫心限對開以上，且不得分割；篆刻鈐印以5方至20方為限		
	水 彩	限四開至全開以內（畫框正面裝壓克力，背面木板）		
	油畫	20號以上、50號以下		
	攝影	裝框後，長、寬60公分以上、100公分以下		

表演獎三類	雕塑工藝	雕塑	浮雕	限170公分以下、80公分以上；材質須堅實牢固	2.易損壞作品，未裝壓克力盒或木箱者，請至文化局陳列館一樓收件處，另加填切結書，否則不予受理報名。
			圓雕	型式不拘，重量限50公斤以下；長、寬、高皆不得超過100公分	
		工藝		型式不拘，長、寬、高皆不得超過100公分；長、寬、高皆不得小於20公分；作品一律加墊座，並用壓克力盒裝妥固定	
	設計版畫多元媒材	設計	平面	最小不小於四開紙，最大不超過全開紙；聯作尺寸總計最大不超過2張全開紙	
			立體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00公分	
		版畫		限四開以上不超過對開；畫面下端，應自行簽名及註明製作年月日	
		多元媒材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00公分	

◎文學獎二類，一人一年以每一文體得獎一次為限。

◎美術獎七類作品均需精細裝裱完整，不得草率，亦不得以玻璃裝框，否則不予收件，每人限參加二類。

(2) 每逢雙年參賽類別及規格：

項 目		作 品 規 格		說 明
文學獎二類	新詩	未曾發表之新詩（50~150行為原則之組詩或長詩）；以中文電腦打字，字體以標楷體14號為標準；A 4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		每人作品以不超過2件為限，繳交光碟1份，書面6份。
	散文	未曾發表之散文（3,000~6,000字為原則）以中文電腦打字，字體以標楷體14號為標準A 4紙張橫式打字、列印、左邊裝訂		
表演獎三類	舞蹈	現代舞	自選一至二首舞碼演出。 時間不得超過15分鐘。	自由選擇曲目。
	戲劇	戲劇	自選一劇目(或段落)演出。 時間不得超過20分。	
	音樂	弦樂	自選曲一至二首，時間為10~20分鐘以內。	自由選擇曲目，演出皆須背譜。
		管樂		
	水墨彩墨膠彩	裝裱後，長邊200公分、短邊150公分以內		1.作品形式及大小應力求方便搬運。雕塑、工藝、設計、版畫、多元媒材等類作品並請加附透明壓克力盒及木箱，以利展出及搬運。
	書法篆刻	裝裱後，長邊200公分、短邊100公分以內；限直式對聯或中堂，畫心限對開以上，且不得分割；篆刻鈐印以5方至20方為限		
	水彩	限四開至全開以內（畫框正面裝壓克力，背面木板）		
	油畫	20號以上、50號以下		
攝影	裝框後，長、寬60公分以上、100公分以下			

表演獎三類	雕塑工藝	雕塑	浮雕	限170公分以下、80公分以上；材質須堅實牢固	2.易損壞作品，未裝壓克力盒或木箱者，請至文化局陳列館一樓收件處，另加填切結書，否則不予受理報名。
			圓雕	型式不拘，重量限50公斤以下；長、寬、高皆不得超過100公分	
		工藝	型式不拘，長、寬、高皆不得超過100公分；長、寬、高皆不得小於20公分；作品一律加墊座，並用壓克力盒裝妥固定		
	設計版畫多元媒材	設計	平面	最小不小於四開紙，最大不超過全開紙；聯作尺寸總計最大不超過2張全開紙	
			立體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00公分	
		版畫	限四開以上不超過對開；畫面下端，應自行簽名及註明製作年月日		
			多元媒材	長、寬、高各不得超過100公分	

◎文學獎二類，一人一年以每一文體得獎一次為限。

◎美術獎七類作品均需精細裝裱完整，不得草率，亦不得以玻璃裝框，否則不予收件，每人限參加二類。

附表三：各類別送件、評審、頒獎及退件時間表**(1) 文學獎二類：**

項 目	日 期	注 意 事 項
收件時間	8月1日至 8月31日	1. 簡章報名表請於本府文化處網站下載，或親至文化處圖書館服務台或至陳列館服務台或至圖書資訊科洽取。 網址： http://www.ylccb.gov.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2. 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圖書館三樓圖書資訊科 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 13:30~17:00 洽詢電話：05-5340919或05-5327613轉104或123 3. 參賽資料請附回郵信封，並貼足郵資，於公佈比賽結果後退件，或同年十二月底前自行至文化處領取，若逾期未領，文化處不負保管責任。
文件審查	9月1日至 9月30日	
頒獎時間	另行通知	
退件	12月底前	

(2) 表演獎三類：

項 目	日 期	注 意 事 項
收件	8月1日至 8月31日	1. 簡章報名表請於本府文化處網站下載，或親至文化處圖書館服務台或至陳列館服務台或至表演藝術科洽取。 網址： http://www.ylccb.gov.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2. 甄選地點：本府文化處音樂廳，請依實際報名種類演出。 演出順序另行通知抽籤，無法出席者，由主辦單位代理。
文件審查	9月1日至 9月30日	

演出審查	另行通知	3. 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音樂廳一樓表演藝術科 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30~12:00； 13:30~17:00 洽詢電話：05-5350572或05-5327613轉119或129 4. 參賽資料請附回郵信封，並貼足郵資，於公佈比賽結果後退件，或同年十二月底前自行至文化處領取，若逾期未領，文化處不負保管責任。
頒獎時間	另行通知	
退件	12月底前	

(3) 美術獎七類：

項 目	日 期	注 意 事 項
徵件比賽作品收件	當年度訂定	1. 簡章報名表請於本府文化處網站下載，或親至文化處圖書館服務台或至陳列館服務台或展覽藝術科洽取。 網址： http://www.ylccb.gov.tw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310號 2. 收、退件地點：本府文化處陳列館一樓服務台 收件日期：如左表，上午08:30~12:00；下午13:30~17:00 3. 洽詢電話：05-5340920或05-5327613轉111或118 洽詢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00~12:00；13:30~17:00 4. 美術獎七類：經評審未入選作品先通知退件，入選以上作品，俟參加文化處安排之展覽及專輯編印完成後通知退件；經公文通知退件後，若逾期未領，文化處不負保管責任。
獲邀參展者作品收件	當年度訂定	
頒獎時間	另行通知	
徵件比賽未入選者退件	另行通知	
徵件比賽入選以上者退件	另行通知	
獲邀參展者作品退件	另行通知	

評審委員簡介

文學獎—短篇小說及報導文學

陳益源

地址：斗六市龍潭里11鄰忠孝路157號7樓。

簡介：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學士、碩士、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講師、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及現代文學研究所所長。

李喬

地址：苗栗縣公館鄉玉潛村16鄰261-10號

簡介：本名李能棋，以筆名『李喬』發表小說，以另一筆名『壹闡提』發表論述。一九三四年出生於苗栗大湖鄉境的蕃仔林。師範學校畢業後。曾任總統府無給職國策顧問。

李敏勇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光武里14鄰敦化南路1段142號5樓

簡介：台灣屏東人。曾任笠詩刊主編、台灣文藝社長、台灣筆會會長、鄭南榕基金會董事長、圓神出版事業機構社長、台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現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長、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

黃信堯：

地址：台南縣七股鄉看坪村27-2號

簡介：1973年出生，居住台南縣七股鄉，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畢業，目前為「三隻小白兔的影像世界」獨立製片。

胡文淵：

地址：雲林縣古坑鄉田心村溪州56號

簡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博士班(博士候選人)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碩士、環球技術學院視覺傳達系專任講師、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系兼任講師、亞洲大學兼任講師、雲林社區希望聯盟理事、清寰管理顧問公司文化創意設計顧問。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雲林文化藝術獎：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第四屆
/ 張益贍編輯. -- 雲林縣斗六市：雲縣府
，民 97.11

面；22公分

ISBN：978-986-01-5647-8（平裝）

GPN：1009702610

第四屆雲林文化藝術獎 文學獎得獎作品輯

主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

承辦單位 | 雲林縣政府文化處

發行人 | 蘇治芬

總編輯 | 張益贍

出版機關 | 雲林縣政府

地址 |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

電話 | 05-5340919

承印 | 育騰印刷社

地址 |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100巷25號

電話 | 05-5332266

出版日期 | 中華民國 97年11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